

记录的地平线
第十四卷 《黄
昏的孤儿》
(未完)

【WEB】 《喵翻连载先行》 《记录的地平线》第十四卷

《黄昏的孤儿》

◆1.01

就算是被说成迷宫也丝毫不过分的<生驹离宫>。

本来此处是<威斯特兰迪皇王朝>的古老帝王为了避暑而建立的行宫，但在历史的恶作剧下，这座行宫已不知道换了多少任主人。

因为这些主人多是皇王的母亲和正妻、有时还有颇受宠信的爱妾的缘故，建立在山顶附近的斜面的这座行宫，（随着入住之主的变化的关系）变成了跟花名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寝殿集合体。自<大灾难>发生以来，因为借助<冒险者>之手被反复扩建的缘故，现在这座行宫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微微超过村子的程度了。

这座行宫的表面的主人，是决定住在行宫最深处的斋宫藤利。为对京都的繁华喧嚣感到疲惫的斋宫殿下准备了风雅的住处——这话听起来不错，不过实际上这句话的背后却是<元老院>害怕藤利重新收回<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大权而将他软禁在这座行宫——这种近乎于在宫廷四处传播的故事一般的真相。

不过现在，斋宫藤利已经称不上是这座行宫真正的支配者了。

<Plant hwyaden>。

达到了以阪南为中心、支配着整个西大和地区的规模的、这座大和列岛上最大最强的公会。而作为该公会中枢的总部，就在这座<生驹离宫>中。至于为何<Plant hwyaden>不是在阪南的城中，而是在这座离宫中建立自己的总部，公会中枢并没有明示理由。

不过，因为规模巨大化的关系，根本没法弄清楚（<Plant hwyaden>）的全貌——因为要运营这个在<幻境神话>时代根本难以想象、成员远超过一万人的超巨大公会，恐怕是为了能够容纳因运营而出现的思想就觉得复杂的统治机构，不难想象会需要一个能够配得上这个统治机构大小的复合型的官署，自然这座行宫是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被选为<Plant hwyaden>总部机关所在地）的吧。

生驹的夜晚到处充斥着甜蜜浑浊一般的秘密的香气，同时夜色也黑到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在这座离宫中）到处都是日式的走廊，即便是拿着用和纸包着的灯火，似乎也没法驱散所有的黑暗。

倒不如说那橙色的灯凸现出的光芒，让被光芒照到的中庭的树落下一道浓浓的阴影，让漫布在走廊每个角落的黑暗愈发地加深了。

在穿着优雅合襟长袖和服的<年长女仆>徘徊行走的离宫南部的<芍药宫>，是让生驹怀抱快乐与痛苦的奥秘的、位于这座离宫最深处的存在。

甚至可以说，<芍药宫>是设在迷宫深处的异形的蜘蛛巢。

是用可以扰乱人的心智的蛊惑的香味来诱捕猎物的巨大的陷阱。

而此刻，或许并不知道这一点的欧鲁忒利斯伯爵来到了这银丝的陷阱的中央。

虽然伯爵并不是没见过美丽的女人，但眼前的女人——濡羽（和他见过的那些女人相比）根本就是另外的存在：浮现出若有似无的微笑、

在自报姓名之后明明一句话也没说，在她面前的伯爵却仿佛像是被她喝掉一样。

「……欧鲁忒利斯家对于濡羽大人推动的和睦政策也是持赞成的立场，请您务必把我家加到下月的仪式的末席上……。

<死灵荒原>是我欧鲁忒利斯的祖先之地，如果是找此地向导的话，我家家臣一定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伯爵说出口的语言简直乱七八糟，但就连这样的话似乎都是伯爵竭尽最后一丝力气从身体里榨出来的。

位于伯爵眼前如梦幻般艳美的女人是现在这个<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中最受关注的重要人物。她除了是统御<Plant hwyaden>的当主，更是在<大灾难>之后掌控西大和政局的关键人物，可是她却从未在表面的舞台上露出过身姿。

把一切都委托给全权代理人茵缇克丝、窝在离宫深处悄悄绽放的如夕颜一般的丽姬——这就是人们对濡羽的评价。

然而这个濡羽却以<虹色昏迷事件>为契机，出现在表面的舞台，发号施令——「东西分裂的悲痛，根本难以用语言和笔墨来表达。东方的英杰与大和的黑暗战斗多年直到现在，此刻正是有助于愈合东西方之间的伤痛的时候。」

濡羽的这个号令，以让<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贵族也极为震惊的速度全面渗入<Plant hwyaden>的每个角落，大部分<冒险者>开始把力量朝向中部大和地方的重建和防备，与东方之间的交易也开始

活性化起来。不，不是活性化，不过是正常化而已吧。以双方的经济规模和生产状况来考虑的话，本来有这种程度的交流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濡羽的这道命令让<元老院>分裂了。

正因为不承认东方的家伙们是对等的对手，所以才起了<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这个国号。现在<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是由贵族们统治的领地，主张（这些领地）本来就归自己所有的贵族就不在少数。东边的那些人是趁艾祖战争的纷乱之时窃取了（属于威斯特兰迪皇王朝的）领地的乱臣贼子！——如此疯狂叫嚷的贵族也非常多。

虽然欧鲁忒利斯并不像他们那样不知羞耻，但是，作为贵族扩大自己的一门还是必要的。

尽管像他这样强力的家族（因为享有）有关流通和许可的权益即便到现在也依然积蓄着财富，但就算是这样的伯爵家，能够支配的土地也只有（小到）令人吃惊的小小的庄园。更不用说，那些各种乱七八糟的弱小贵族之类的了，甚至明明是个贵族却比大店铺的商人都要贫穷这种事都屡见不鲜。

正如谚语「越没本事的家伙就越会叫」说的那样，类似这种贫弱的家族正大声疾呼着跟<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进行全面对抗。

当然，这边肯定不会向<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屈服的。如果严格来说的话，<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以及<元老院>根本没有理由去服从<冒险者>的同盟者。原本屈膝于伊斯塔尔这种事，从<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历史上来说就不允许。

可是，现在西大和的<Plant hwyaden>的影响力非常强大。连西大和的贵族的一部分都吸收进来的这个强大的组织，有着远超<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国力本身的强大力量，如果不是不知后路的愚蠢贵

族的话，考虑去公开反对那个<Plant hwyaden>的事情根本想都不要想。

而且，濡羽也没说（这次的议和是）「屈从伊斯塔尔」「主动归附隶属伊斯塔尔」之类的话。倒不如说，（濡羽只会说出这次的议和是为了）「拯救（双方黎民和天下苍生）」这种话，欧鲁忒利斯如此想到。

如果不是向对方谢罪而是彼此化干戈为玉帛的话倒还是有几分可能性的吧。如果是<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居于上位的形式的话就更容易了吧。

即便是濡羽也是知道这些的吧，既然<Plant hwyaden>的总部在这里，身为当主的她当然会考虑<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主体的纳入问题吧。

真的是这样的话。

——就是吞并。

好听的讲是这么说，实际上就是<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把伊斯塔尔地区一口吞下——根本就是新时代的征服啊。

然后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夹杂着战争、而是以社交作为战场的话，这根本就是名门贵族活跃的舞台。身为一身都背负着大和青色之血的历史的京都贵族名门的己方，又怎么可能输给那些山沟里出来的乡巴佬贵族呢？

为了深入这个新的战场，欧鲁忒利斯必须趁早投入身为这座离宫之主的<西之纳言>的怀抱才行。

今天的会谈，可是为了抓住这件事的头绪、确认濡羽的真意并作为合作者主动自报家门的，重要的一幕。

不知道是否体察到欧鲁忒利斯心中的想法呢？濡羽在倾听伯爵的诉说结束后，在脸上浮现出若有似无的微笑。那仿佛被天露濡湿的水晶一般闪闪发光的双瞳微微眯细，形状姣好的眉毛优雅地描出一道弧线。

那胸怀一切的慈母般的表情让人看得入迷，勾人心魄的嘴唇开始编织出柔软的声音。

「您能够给出这样的提议，真的万分感谢。欧鲁忒利斯伯爵。我听说终结之地正处于东西方分裂的紧张对峙之间，现在作为无主之地变成了<不死者>横行的魔界。如果没有向导，即便对于<Plant hwyaden>的<冒险者>来说，也是一块非常难以攻略的地区吧。」

欧鲁忒利斯闻言后下意识地点了好几下头。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不论是多么无敌的<冒险者>，挑战未开化之地都需要向导和支援吧。

濡羽那艳丽的微笑让欧鲁忒利斯的心中高鸣的同时，产生了与其说是正合我意不如说肯定濡羽的说法的想法。

不论是濡羽那仿佛溶入夜间般的黑色秀发，还是她身上穿着的暗色的立领制服，在欧鲁忒利斯眼中似乎都闪烁着亮丽的光泽。仿佛像是要守护从衣服的无袖处伸出的双臂下面一般，手臂周围裹着拉着长长的下摆的厚厚的披肩，披肩上绣着精美的绯色和金色如彩云般的刺绣。这是一件仿佛像是<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传统服装、又像是有着<冒险者>特有的新的样式的美丽的礼服。

然后穿着这件华美的礼服的主人又有着不输给礼服的妖冶的美貌。

光是看着眼前的丽人，就让欧鲁忒利斯感到窒息。

正因为<冒险者>多美女和美型男，即便是作为宫中贵族的欧鲁忒利斯，也应该获得了对有着端丽的容姿的免疫才对。但是，濡羽的美貌却与那些早已让欧鲁忒利斯免疫的美貌有着一线之隔。

相对来说的话，如果不让感情出现剧烈起伏的话，即便是出众的美貌也放在那里不管也行吧？大部分情况下（姣好的容貌）都是唤起（观者）忠诚心、憧憬、爱慕这种肯定性的感情吧。可是，即便这娇丽的容貌不会让人生出嫉妒、恐惧和反感之类的感情——不，如果实话实说的话，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有着不论如何都想要折磨她、用自己的手（对她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的、这种撩拨起面对她的人隐藏的嗜虐心的、蛊惑性的美貌。

欧鲁忒利斯为了让自己躁动不安的心平静下去，大口大口地做着深呼吸。

眼前的这个温柔的黑发美女，足以让欧鲁忒利斯想要为她展示自己这个家族代代构筑而成的财富。那灿烂秀丽的表情，让欧鲁忒利斯想要通过各种手段引起这幅表情的主人的惊愕和欢喜来扭曲它。而为了抑制住这个欲望（欧鲁忒利斯正拼命地大口喘着气）。

欧鲁忒利斯剧烈地摇晃着头，说着「当然如此，当然如此」答应下来。

「如果<Plant hwyaden>的各位作为东西间融合的桥梁，向现在正持续陷入混乱中的大和中央地区前进的话，请务必让我欧鲁忒利斯家为殿下前驱！」

欧鲁忒利斯的回答似乎顺了濡羽的意。

怀着仿佛被眼前的美女那如天女般温柔的双瞳吸入一般的心情，欧鲁忒利斯伯爵不停地感谢道。这次的会谈肯定会为欧鲁忒利斯家带来更进一步的飞黄腾达吧。

「（诚如大人对我方的诚意一样，）我方也对作为京都重镇的欧鲁忒利斯大人抱有深厚的期待。」

欧鲁忒利斯对濡羽口中提到自家的家名的事实，心中有种仿佛长了翅膀一般高昂亢奋的感觉。

「是是，我家自不会辜负您的深情厚谊！」

「鳩之淡海周边的好几个城市都荒废了，我想使其复兴一事将会成为在今后十年中最重要的事业呢。我濡羽想要给重新被修建的城市，冠以欧鲁忒利斯大人的名字。」

眼前的丽人遮住嘴角微笑着说这话，让欧鲁忒利斯瞬间猛点起头来。

「请务必把此重任交给在下！」

「此事我自会酌情考虑。我期盼着（届时能得到）欧鲁忒利斯大人的鼎力相助，期待与欧鲁忒利斯家的骑士团并肩作战。」

气氛和谐的会谈让欧鲁忒利斯伯爵感到充满了昂扬的激情，随后这场会谈在他感激般地对眼前的贵人殷勤致礼之下，圆满地结束了。

贵族的收入是复杂的。

它的多少，当然受到贵族家族当主和家人能力的大幅影响，不过也非常受继承权和贵族之间的序列的影响。

如果序列上升的话，自然会有更多的比自己弱小的贵族和商人上贡，相关的交涉、沟通和手续也会更快地优先自己家这边。作为结果来

说，如果是序列高的贵族家门的话，美好的赚钱故事的主人公就更容易是自己家这边。

门第和位阶并不不只是虚荣。这是能够影响现实的贵族的武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和军事力量匹敌。

欧鲁忒利斯与濡羽的会谈，在欧鲁忒利斯看来，等同于濡羽认可了自己一族向大和中央进军。也就是说，这意味着欧鲁忒利斯家的贵族序列已经上升了。

当然，为此欧鲁忒利斯家的负担会非常大，肯定也会被濡羽要求城市修建和为<Plant hwyaden>做向导吧。不过，上升了序列（的自己一族只要把这些事分配给从属）派系就行了。

预测到自己一族会有着蔷薇色的未来的欧鲁忒利斯兴奋地颤抖着离开了离宫。

如果数数同濡羽结束会谈后带着同样的表情离开的贵族的数量的话，他恐怕就不会如此欢喜了吧。

欧鲁忒利斯虽然没有注意到，要是为此责备他就太严苛了吧。渐渐地，<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贵族们，纷纷加入<Plant hwyaden>所持有的巨大力量和野心之中。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吞

下名为贵族的毒饵的<Plant hwyaden>的变质，不过这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预测那样的未来。

生驹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它将容纳着数不清的野心和阴谋一直持续下去。

◆1.02

结束了和欧鲁忒利斯伯爵的会谈——对方深信这是一场密谈——的濡羽，对近侍作出了详细的指示之后，走出客厅。

初夏的离宫，在夜里静悄悄的。

原本此处在整个占地中就相当靠东南，这座<芍药之宫>的配置的侍女的数量也非常少。因为身为宫主的濡羽和侍女们离得远远的。

不论是在屋内，还是回到自己的私室，如果是<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贵族子女的话，根本就不会考虑一个人自己走的情况。如果是以皇国公方称号的<西之纳言>的身份的话，变成出行的时候有十数个侍女和女官随侍在侧的情形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但夜晚的这里是濡羽的窝。

濡羽不带随从和近侍、径自一个人走的身姿轻快，看上去与恐惧和犹疑无缘。虽说夏天开始了，不过开辟生驹的山中建造出的这座离宫的空气，到了晚上可是送来凉爽的风、和濡羽一起夜行的朋友。

濡羽一直想要一个家。

从幼小的时候起就生活在充满敌意和侮蔑的地方，长期度过连令人没法满意的食品和床都没有的弃儿一样的生活的她完全不明白到底有什么才能算得上拥有一个家。从濡羽每天随意留着与其说放着不管也可以、不如说根本没办法拾掇的头发、穿着满是油污的衣服到小学校上学的那时候起，在放学的黄昏中看到虽然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学校、却和自己不一样，能够快乐地回家的孩子们，濡羽就非常想要名为家的东西。

有了家的话，不论是自由地洗澡、还是吃储藏在冰箱的食物吃到饱、还是清洁自己的全身、包裹着洗过的毛巾毯睡着，就都能实现了吧。——这是濡羽关于家的懵懂的想法。

正因为它与其他的孩子们不同，太过丑陋，导致自己没有受惠于那样的幸运，但濡羽觉得，只要有家的话，自己就能不害怕地一个人度过。因为对名为父母的存在感到绝望，濡羽从没有想过想要好的父母之类的事情。因为当时的濡羽年幼无知，所以她觉得自己与周围的孩子的差别，与其说是父母的好坏，不如说是是否有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心待下来的住所。

被周围的侮蔑的视线盯着的白天，对于濡羽来说是危险的可怕的时间。与周围大大不同、被放置不管面黄肌瘦的濡羽，成为了别说是她周围的孩子们、就连他们的父母都算上的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要是告诉这些孩子「绝对不要和那个孩子说话！」的话（与其说会刺激到濡羽）倒不如说反而令濡羽感激不尽，（平日里濡羽）被人故意骚扰、被人施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更进一步来说，在把自己当作奇珍异兽对待的同时、不论怎样都对自己这边不带入责任保持距离的学校

的教员和市政府的职员，比那些对自己施以暴力的同年级的孩子们，都更深深地刺伤着濡羽。

所以濡羽讨厌阳光。

在人群聚集喧闹的白天，濡羽品尝着根本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的凄苦。炽热的阳光是那么的暴力——濡羽明明想要隐藏起来的事、濡羽不想见到的事，全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在晚上，来自附近的人们的视线消失，变成了自己一个人，濡羽终于可以脱下紧紧裹在身上的全部的铠甲，终于可以慢慢地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作为巨大公会<Plant hwyaden>的盟主，现在濡羽身居大和之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高位，应该已经没有敢公然虐待她的家伙了吧，但就算这样，早已习惯的价值观还是很难改变的。

濡羽不擅长和别人说话。

但如果不能和人说话就活不下去，所以濡羽不停地锤炼着自己。调查别人的背景、察言观色、猜测着别人的愿望、然后做诸如设法让其圆梦这般的让人怀抱当时的宝物的事。

然而年幼的濡羽几乎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立身之资的本钱。在获得钱和工作以前，不论是安稳的环境、还是亲属、教育、什么都没有。所

以，当时的濡羽只能看别人的脸色，然后只能得到别人拥有的庞大的财产的零零角角。

为了睡上一晚的廉价的旅馆，能让自己敢出现在人前的起码的衣服，为了度过目前的困窘的现金——对于濡羽来说不管她怎么努力都无法获得的这些东西，根据不同的人，似乎这些是随便就可以施舍给自己的东西。慎重地接近，然后深深地注意不要说出引起对方的厌恶和嫌弃的发言的话，这些东西就非常容易获得了。有时候濡羽爆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

就像刚才从欧鲁忒利斯伯爵那里引出他的兴趣那样。

所以对于濡羽来说这种事并非不擅长。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濡羽喜欢这样。

给予濡羽东西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自己的自尊心被濡羽抚慰为代价施舍给濡羽东西的。濡羽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能够让濡羽足以生活，所以事到如今濡羽也不打算对他们的那种本性大肆叫嚷什么卑劣之类的，不过濡羽也做不到就此喜欢上他们那双浑浊的眼睛的颜色。

而另一方——不给予濡羽东西的人，到最后都是呆在某处猎捕并嘲笑濡羽的后备军。如果没把濡羽放在眼里的话，认为自己怎么可能成为像濡羽这样丑陋的家伙的清高的人，（在濡羽心中）是比讨厌更为恐怖的对象。

不论哪一方都是可怕的。所以濡羽喜欢静谧无人的深夜和形影相吊的孤独。

为了创造出渺小的、凉爽的、静谧的、谁也没法加害自己的用清洁干净的毛巾裹成一团的被窝，濡羽成立了巨大的公会，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小窝），并在周围施加了警戒和防备，终于得到了谁也没办法接近的圣域，但即便是这样，濡羽还是喜欢静谧无人的深夜和形影相吊的孤独。

「……？」

濡羽突然抬起脸，露出像是确认着风的颜色一般的表情，从走廊穿过拱门，濡羽走进了离宫深院中的一个。靠近寝殿建造的这座离宫在南侧拥有配有池塘的深院。

毫不犹豫地走进院中的濡羽，立时通过眼睛和鼻子发现：院中的夏草中也搀混着馥郁的芬芳。在每每由云朵横漂而过的慢慢荡漾着的月光中，濡羽穿过被护在含着露珠的紫阳花丛中的石阶的话，来到深夜中发出黑曜石一般迷人的光芒的水边。

「……是夜来香呢。」

轻飘飘地弥散在空中的馥郁的香气，让濡羽不由得低下头来。

少女默默自语的声音澄澈悦耳，与其说是优雅，不如说更像是对花朵调戏一般的慈爱。

真是个美好的夜晚。

在缺了半边儿的在朦胧的云朵的对面闪烁着光芒的瞬间，在草地之上投下了一道秀丽的影子。这道影子从濡羽的脚边向水边移动，有着黄色的花瓣的花，在离宫的遥远的灯笼的照耀下从黑暗中一起浮现在濡羽面前。

濡羽蹲了下来，但却没有伸出手，只是在视线中注入了哀怜和怜悯，凝视着对面，带着柔和的声音，「竟然一直等待着根本等不来的人？——你是个没有脚的东西啊」这般低语道。

「自己等不下去了吧？」

潮湿的恶意把濡羽的孤独（夜晚）打碎了。

一个平静地走过庭院池塘的石桥的女仆，用她那双冷酷无情的双眼俯视着濡羽。

茵缇克丝。

统率着<Plant hwyaden>的<十席会议>的第二席。

散布着让人冻住的冷气一般的威压站在濡羽的面前。

总是这样。

眼前的这个女人像是濡羽的支配者一样肆意俯视着她。

掩饰着吓到缩成一团、吓到快要把耳朵盖上一般的心情，濡羽任由自己的全身受到对面的女人的视线的凌虐。在上课中的教室，自己似乎被强迫半裸着跪在地上，全身都因为恐怖和屈辱泛起泡泡。（自己）什么都做不到、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无力感，就是茵缇克丝带来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应该是不一样的。

濡羽已经对茵缇克丝举起了反旗。

虽然是受激情的冲动所驱使，但为了遵守约定，即便是让自己陷入恐怖和屈辱的茵缇克丝也要打倒。

仿佛是感觉不到快要颤抖的膝盖的知觉一般，濡羽回瞪了茵缇克丝。

「好像你似乎是在努力侵蚀着<元老院>的样子。你就那么想推动跟秋叶原的合作？我还以为你到现在为止把<Plant hwyaden>弄得这么巨大是为了什么呢？（原来）你打算抛弃掉自己的住处，返回那个饲养你的小屋吗？」

仿佛滴入毒液一般的声音。

从以前就是这样。

这个女人不会大声呵斥别人。

但即便不会做这种事，充满恶意的舌锋，和注入来自心底的侮蔑的视线，让这个女人成为不论怎样都会伤及周围的人的女人。这个名叫茵缇克丝的家伙明明是出生于资产家庭、作为大家闺秀而被培育的富豪千金，却是一个专司凌虐他人、似乎不在乎一切苛责的女人。

濡羽也不不说这是罪恶的行径什么的。

自己根本就没有可以如此抗辩的身世。

但是，善恶和敌我是两码事。濡羽已经对眼前的这个女人作出了宣战公告。她已经是自己的敌人了。所以不论濡羽怎么害怕都不能后退。

「<Plant hwyaden>可并没崩坏呢。如果更加稳定的话它就会变得更强。」

一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因为紧张而体温下降，濡羽一边努力冷静地以能够让眼前的女人听见的声音进行着抗辩。

濡羽这么讲，并不是特别上心地为了公会的未来着想。

她更不会为此而做出什么行动。

不过是信口开河无中生有而已。

仅仅是针对茵缇克丝的找茬、回以配得上现场的顶嘴罢了。

实际濡羽对于<Plant hwyaden>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她感兴趣的只有自己的住处和幸福。她想要守护住的只有小小的卧室和安稳，然后是能够让自己幸福的某人而已。

但不管是多么没有兴趣的东西，也不能丢给敌人。这样做会变成什么模样，拜教室的惨痛经历所赐，濡羽已经清清楚楚了。只要不让牙磕着，濡羽知道（咬在嘴里的<Plant hwyaden>）会成为一件很好的消遣玩物。

「你懂什么了？讨人嫌的家伙，不清洁的肮脏的老鼠。根本就没有做过公会运营之类的事情的外行。」

「——现在<Plant hwyaden>已经不再是公会的东西了。它已经变得更为庞大，庞大到谁都没有看过的那般巨大了。不只是<冒险者>，就连<大地人>也被它吞噬掉了。——话说回来，你就保护过住处了？那你又是怎么失去<放荡者的茶会>的？」

所以现在濡羽说的这些话，根本没有什么深刻的涵义。

不过是针锋相对罢了。

在茵缇克丝说着「公会运营的外行（赶紧给我）退下！」的同时，濡羽则「你的老巢也根本没留下来吧？」反唇相讥。根本没有意义，本来濡羽也根本不了解情况。

但是，濡羽的那份苍白的反击却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反应。

「这是最后通牒哟，濡羽」

发出讨厌的声音——

生驹的夜晚仿佛被巨大的机器压榨了似的、发出嘎吱作响的尖叫声折腾着。

虽然没有看清楚隐藏在月的阴影和黑暗中的茵缇克丝的表情，但她用那让濡羽全身毛骨悚然、仿佛生锈的重型机器的呻吟般的声音，轻声低语着。

「赶紧给我滚回房间里裹上毛毯。我会给你准备漂亮的住处的。虽然你什么都得不到，不过要是些残羹剩饭的话，还是能有的吃的吧？如果你继续向直到前一阵为止那样继续充当傀儡的话，残羹剩饭程度的东西我还是会给你送来的。」

？

濡羽被称为「西之纳言」是以她从<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那里受封那个官阶为缘由的。但茵缇克丝的别名则根本没有缘由。

？

「魔女」——她只被这么叫过。

？

〈Plant hwyaden〉的魔女。

？

像是与这个名字相称一般，面对暴力恐吓，濡羽几乎快要哭出来了。濡羽感觉到自己的脚边就好像是正在暴风雨中剧烈摇晃挣扎的小船，背脊似乎变成了一碰就碎的水泡一样，失去了平衡感，她现在几乎想要立刻跪地乞求饶命。过去的一切全部成为诅咒，终于要把濡羽带回那个散发着臭味儿的地狱。

？

「……答案是知道的吧？」

虚张声势。

明明瞪着俯视着自己的茵缇克丝，但却变成眼睛只能朝上看却无法避开的情况。在强行无视背上冒出的黏黏的恶心的汗水的同时，濡羽发出僵硬的声音拒绝了茵缇克丝。

？

「声音都颤抖了哟！」

看到茵缇克丝向自己投来看穿一切的微笑，（濡羽明白自己的）一切都败露了。羞耻的过去也好，重要的思绪也好，被仿佛无礼地窥视一切一般的茵缇克丝那缺少光彩的眼睛瞪得发抖的同时，濡羽好几次握紧了拳头。

？

「讨厌。」

简短的拒绝并不是决定的意志的表现。

而是如果再多说几句的话，就会从口中漏出悲鸣声了吧。

「你是认真的？你，区区一个流浪儿的，脏兮兮的，就是一个笑料的你。我说的没错吧——萩尾小姐？」

为了反抗溺水的人所感受到的那股根源性的恐怖，濡羽睁大眼睛大叫了起来。

「即便是我做不到的事——」

还是有能做到的人——像是要切断濡羽所依赖的那个希望一样，茵缇克丝的声音盖过了濡羽的声音。

「即便是那个叛徒（城惠）也做不到。只有这件事他绝对做不到。不论是依赖别人还是统帅别人都做不到，他就是这样的家里蹲。取得大和的霸权什么的根本就不可能。终结这个乱世什么的，终究是痴人说梦罢了。」

明明张开嘴想要大喊，但是濡羽却亲耳听到了自己的嘴中泄露出的叹息，濡羽发现自己在哭泣。不会有这种事，绝对不会这种事——要是能如此断言就好了，但是即便是濡羽，也明白要求别人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是多么卑鄙、多么无耻。

如果是城惠的话或许就会一起救下濡羽和<Plant hwyaden>，但重要的是，濡羽自己是没有得救的价值的。为了具有那个价值，即便城惠还没有去做（拯救自己的行动），濡羽也必须把<Plant hwyaden>和自己绑在一起。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濡羽就没有从城惠那里获得幸福的等价物。

「咕咕咕咕咕。喂，你不想回到原来的世界吧？你是不想回去的吧？这里可是我们的梦之国度。<Plant hwyaden>是你最后的居所。我会让你知道这一点的。我会把你的希望和憧憬撕得粉碎的。我会让你知道你的身份的。喂，你在颤抖吗？咕咕咕咕。啊哈哈哈哈！」

茵缇克丝似乎把眼前的濡羽的沉默理解为了屈服和接受。

茵缇克丝发出心情愉悦地、但却疯狂的笑声折返回去。

紧盯着她的背影，濡羽咬紧了嘴唇。

不要紧的。自己不会输的。这次会痛苦的是茵缇克丝。所以濡羽自己的机会来了。

——虽说只是个吉祥物，但<Plant hwyaden>的公会之主是濡羽。这个立场不论是谁，哪怕是茵缇克丝自己也是承认的吧。虽说公会所进行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变成黑箱（操作）的部分也非常大，但大部分一般成员都会乐于听从濡羽的指令吧。就连对<大地人>贵族间的离间也很顺利。

想要成为，幸福的人。

为了如此，必须要打倒茵缇克丝。

夺取茵缇克丝所拥有的特权和权力，收回<Plant hwyaden>（的控制权），然后在这个城堡中邀请城惠吧。即便时间无多，也应该有十成胜算。

浮现出月光的生驹离宫，是<西之纳言>和<魔女>的暗斗的舞台。从这里掀起的风暴，将会把没有注意到大势的<冒险者>和<大地人>统统卷进来，不久这股风暴就会席卷阪南和京都吧。

但濡羽甚至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大和列岛最大的巨大公会<Plant hwyaden>，而统御着这个公会的至尊女王，却是连应该失去的东西都没有的、孤独的夜晚的徘徊者。

◆1.03

虽然大和列岛也有着相当于梅雨的时期，不过和原来地球世界的日本相比，简直可以说是清淡之极——大和的梅雨时节，只有如薄绢般包裹着城市的细雨，以及几天就过去的大雨天。

正如知道原来地球世界的如灼烧般的东京的夏天的城惠对此只能生出感激之情一般，这座大和列岛一年四季都是凉爽潮湿的。七月初的阳光虽然强烈，但吹拂过城市的风摇晃着树梢送来的水汽，让呆在城市里的人们不由得露出神清气爽的微笑。

在秋叶原的公会会馆发生的那场大规模战斗副本事件以来匆忙混乱的日子已经过去，城市重新回归了日常的宁静。

现在感到匆忙的只有城惠，最近的他根本就没法想起平稳和宁静这种话的意义。如果给城惠制作他自言自语的排行榜的话，排在第一位的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排在第二位的则是「文件增加了啊！」，排在第三位的则是「好想回家。」

至于为什么（城惠这么忙），是因为他牵涉进了为同包含〈P l a n t h w y a d e n〉在内的西大和的关系改善而遣送亲善使节团的计划之中。某种程度上讲自己不参与进去也可以吧——虽然城惠是这么想的，不过最后在使节团的问题上，该说是出乎意料呢，还是说果然呢，城惠最后也顺利进入了使节团的成员之中。为此，城惠正为了调整和旅行的准备而忙得不可开交。

？

交接工作、事前的准备、传达等等一切都像是处于匆匆而就的不完整一样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终于迎来了出发的日子。现在，城惠已经坐在西行的马上了。

虽然前往〈第八运河高地〉严格来说是绕远而行，但包含送行在内的这个大家庭简直就像是去远足旅游一般，在和谐轻松的气氛中前进着。

？

确实，轻抚过后背的风让人感到愉快。

同伴们也像是明白着气氛一样热闹地聊着天取乐。

「哼哼哼～。天空中万里无云，真是个好天气啊，比起live日还要好啊喵一！」

依旧自由随意的特托拉，该说是离开了对少年组们的指导，愈发松懈起来了吗，骑在直继的肩上一边哼着歌，一边陶醉于潮湿的香气。

「喵一可是老师的专利啊。半吊子偶像！」

「你又说半调子！」

在苦笑的城惠旁边，这个相声早已变成了惯例。在（直继）旁边紧紧拉着胳膊的玛丽艾儿，还有笑嘻嘻的特托拉。还有露出困惑的脸的直继。然后还有应援的两只……不对，是两姐妹莉多卡和蕾莉雅。围在他们身边唱着「因为是偶像一！」「即使是半吊子也是偶像一！」的歌。

「不管怎么说都是攀登架系的偶像好吧？！」

难以忍受的直继把身上的特托拉拽下来然后直接扔飞，不过被扔到空中的特托拉做出简直像是没有重力一样的动作咕噜咕噜地飞舞着，最后自然地在马车顶篷上着陆。

「似乎好象认可了我是偶像呢……。直继真是温柔呢……。要给你看内裤吗？」

「绝对NO！」

主动保护着看到特托拉那娇媚的姿势、怒上心头的直继，玛丽艾儿看上去似乎是幸福的呢。已经不打算再牵涉进来的城惠移开了视线。

？

「你们总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嘛。」

「简直就像是艺人一样的一行人。」

像是呆住一般的艾札克的话，让城惠「啊哈哈哈」地回以讨好的笑容。真是没法否定呢。

嘛，虽说是说着这样的话，但艾札克的话里却并没有传达出侮辱啦嘲笑啦之类的令气氛沉闷的感情。这是个始终开朗快活的男人。恐怕这个发言也只是有着吃惊啦、佩服啦之类的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艾札克根本就没有在这以上更多的目的吧、

风嗖嗖地吹过上空。

皮肤能感觉到、眼睛却看不到的那种（被风吹拂过的感觉），简直就像是白鸟顺着风流在空中滑翔一般。人们的肌肤上也似乎能够感受到或许是因为风的缘故，翅膀被固定下来、高性能的纸飞机一样的感觉。海鸟在蓝天中切开白色的云，以前方的蔚蓝为目标飞行着。

？

从树木间的间隙能够看见海。

？

从沿着腐朽掉落的柏油路面前进的一行人中，同时传来了叹息声和欢呼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

来到这个异世界已经有一年了。在这个如果说有什么想要的东西的话，就必须收集素材、然后出去交易的这个中世纪般的异世界中，秋叶原的<冒险者>的大部分人，虽然做不到远行，但前往周围的地区也已变成了日常性的出门了。

在因为<虚拟盖亚计划>而距离是原来的地球世界的二分之一的这个异世界里，即便是道路网断裂、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冒险者>脚下没法走遍的地区。更不用说从秋叶原向南方出发、只要通过旧银座地区，大海就出现在眼前。所以大部分<冒险者>都看过不少次赛尔迪希亚世界的海。

可是，即便如此，不论看过几次，每次在途中的废墟对面看到那青色的光芒时，看到它的人都不禁会发出感叹的声音。

光是所谓的海这一点，说不定就有着某种引诱出潜藏在人内心深处的感动的可能。

以被郁郁葱葱的树木吞噬的废墟群为左手边前进，不久脚下的柏油路就和沿岸的道路汇合了，真正的海风也吹拂过来。在神代时期填海造地的工事以呈几何学形状构成的沿岸地区，被茂盛的红色花丛覆盖，而在它的对面显示出身姿的，则是让人联想到天鹅一般的女性般的轮廓的（在这个世界的）大型船只<疾行号>。

「艾札克君，这船真大！好漂亮啊！」

「你、你这家伙，别随便就探出头来哪！」

一边被侍女们拉着上衣的下摆，一边一下子从马车探出脑袋的伊瑟路斯公子带着满面的笑容，频繁地挥着手。

艾札克配合着马的步调，把从马车里探出身子的伊瑟路斯公子像是抓小猫崽一样提溜起来，然后像抱小孩子一样抱在怀里。应该是比起马车的窗口，被抱在艾札克怀里的自己的视线更高了吧，伊瑟路斯公子「哇啊啊啊！」地发出了喜悦的声音。

「与其说是护卫不如说更像是爸爸呢。」

「我揍你哦！」

听到和蔼可亲的宗次郎的话，感到生气的艾札克这般回道。

而被他抱在怀里的伊瑟路斯则「艾札克君还没到这样的年龄哟！因为他连老婆都没有哦？」地立刻说道，恐怕，他本人是想要给艾札克做辩解才这么说的吧。

大概被这么一说连心中的恶意都被弄干净的缘故吧，艾札克只是一边念叨着「可恶」，一边用粗手指胡乱挠着红色的头发。

听到了巨大海兽一般的叫声。

是汽笛的声音。

从海岬的阴影处，慢慢出现了白色的船只的身影。

是<白银疾行号>。是由<圆桌会议>建造的搭载<火蜥蜴式内燃机>的单查船。有着诸如调查船、试验型之类的各种各样的名目的这艘在这个赛尔迪希亚世界中也非常稀有的搭载内燃机的动力艇，正准备朝欧雷德大陆进发。

「是公主殿下！」

像是浪费一般地活用良好的<冒险者>的视力，（人们发现）裹着浅葱色外套的少女挥了挥手。

「果然是看见了啊！」

「哦哦，对面也挥着手呢！」

悠闲的道隆等人发出声音。

<白银疾行号>，正载着作为<圆桌会议>代表的蕾妮希雅和保护她的〈D 3?P G〉的成员们，向欧雷德大陆进发。

以（这边的<冒险者>眼中）与其说是豆粒不如说更像是米粒一般大小的尺寸，站在船舷处的蕾妮希雅微微地挥着手。她的样貌是曾经的战乙女装束。而在她旁边的则是平时就保持直立姿势的女仆、还有制服样子的高山三佐。至于引人注目地挥舞着旗帜的，应该是〈D 3?P G〉的<冒险者>吧。至于飘扬在上空的，则是一面剑和扳手交叉的旗帜。——那正是表现出立于这片大地的意志的<圆桌会议>的徽章。

同船上的人已经告别过了，再说这里和海上的他们打招呼也根本听不见。

<白银疾行号>在海面上留下白色的浪迹，慢慢调转船头，向穿过东京湾的方向离去。

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因为有着<狮鹫兽>的成员也会参加，所以并不需要多么担心。暂时就同他们分别吧。

没有问题吗？准备足够吗？

消耗用的墨水和纸，是不是再多给一点儿比较好呢？弹药好好地装载了吗？虽然本人完全没有操心症的打算，但还是心不在焉地想着这些事的城惠，被坐在同一匹马背上的晓，拍了拍后背，不由得回过头去。

「怎么了？」

「还担心着哪。老想那样的事会让肚子变得痛哦。」

「咕。」

应该是注意到了被说中胃痛而变得愁眉苦脸的城惠的表情了吧，直继也靠过来。

「没问题吗，阿城。还是说，我也跟着去比较好呢？」

「不用担心，笨直继。而且（都）大致（定下了）顺序了吧？这次由我保护主公。」

「明明是个矮冬瓜呢！」

「你说啥？！」

喵太微笑地看着两人吵闹的交流，而在他后背的则是瑟拉拉。如果仔细看的话，也能看见坐在马车的驾驶席上的实莉和五十铃。

冬弥和伦迪浩斯，则骑着新买的军马。

「这次的使节团，可是有着的<记录的地平线>的出差组哦一！城惠和晓！然后还有来自年商组的两名男生的冬弥和伦迪浩斯！然后还有根本无需隐藏、正是银河所等待的超新星偶像，我特拖拉哟！」

「今天真是令人担心的一天啊！」

「有吗一！？」

几乎在同时，像仓鼠一样咕噜咕噜地缠着直继的特托拉「直继，你得好好感谢为了赠送出你跟玛丽艾儿小姐的时间而提出率领（小队）的我哦！」笑嘻嘻地说道。

听到这话，脸刷地红了起来的直继和玛丽艾儿几乎异口同声地「你在说什么呢！」回嘴，两人毫无条理可言的辩驳的模样，让旁边看着这一幕的荷丽艾塔都不禁「你们是小孩子嘛？」责备道。

「直继前辈。这次我也有跟去的，所以不要紧哟。」

<西风旅团>的宗次郎微笑着插话道。身着淡青色外罩的少女勇海、和穿着无袖长袍的<牧师>珊迪则跟从在宗次郎身后。

「<西风旅团>和<黑剑骑士团>都在的话，作战能力上并不会让人觉得不安呢。」

看着带着随意的语气如此断言的艾札克，，直继「确实是那样呢」点头道。

「艾札克是伊瑟路斯大人的护卫吧？」

「我不介意那些琐事哦。」

荷丽艾塔的叮嘱也好、把这些叮嘱当成耳旁风的艾札克也好，都是没办法的吧。这次西行的亲善使节团的成员，以<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代表，伊瑟路斯公子，和作为顾问的奇利瓦侯，还有<圆桌会议>代表、<记录的地平线>的城惠、以及<第八商店街>的卡拉辛这四人为中心，算上随行人员和护卫，成员人数总共超过百名。

能够袭击以<冒险者>为核心构成的这百名成员的大集团的武装势力，在这座大和列岛应该是不存在的。即便他们遭到了<典灾>的袭击也能杀出去，当然此时可是在秋叶原事件发生后不久，秋叶原肯定不可疏忽大意。但即便如此，秋叶原还是挑选了最好的成员组成了西行的使节团。

值得担心的事当然也是有的。

是不是准备不足呢、还是不安感平时就一如既往地萦绕在身旁呢，城惠反复多次地拜托、提醒宗次郎，还有把芥的担忧放在心上，说起来原本作为己方路途前方目的地的阪南和京都的内部情报就不怎么稳定，来自KR的联络，不管怎么换种方式理解他的话都觉得内容极为暧昧。

即便是作为战力来说，作为知道阪南的事情的向导角色的特托拉的能力虽然没有疑问，但因为他那自由奔放的性格导致可能引发问题，所以该担心的还是得担心。

虽然说是担心，可能没有那个必要，但选入了这次西行的友好使节团的候补成员的伦迪浩斯和冬弥的情况也非常值得在意。

——如果可以的话，城惠好想把实莉留在身边，当然也把同为双胞胎的冬弥留下来，但持有着这个愿望的城惠的立场是不是太过傲慢和任性了呢？就在城惠考虑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出发的日子到了也是不争的事实呢。

「呼呼呼，让咱们出发来一场美食旅行吧！」

「主公、主公。我想吃竹芋鱼干。」

但是，像那些烦恼也仅仅只是一转眼之间，是不是对沉默不语的城惠看不下去呢，晓和特托拉，围在城惠左右两边开始扯起他的耳朵来。

真是热闹的一行人啊，城惠被这突然出现的场面惊住的同时，内心也开始感谢起来。

虽然这次或许会离开公会屋，但城惠的归处（家）不就在那里吗？城惠在细细回味着这股温馨的同时，回过头对后面的队伍大喊一声。

「咱们出发！」

代表着〈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和<圆桌会议>、为了让东西大和间的关系稳定的亲善使节团就此出发了。这次的旅途将是他们挑战的冒险，新的故事也就此开始。

?

◆1.04

位于运河边的繁华街道上，许多遗迹大楼披上了五颜六色的巨幅标语。在文明荒废的这个赛尔迪希亚世界中，作为冒险者都市的阪南就环境的意义上来说是最先进的。不过，即便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废墟大楼都进行美化重建，导致繁华街的废墟群就像现在这样作为广告塔被盖上巨幅标语，以掩盖其荒废。

不过这样做并不是在伪装活跃，而且也根本没有进行这种伪装的必要。人们在那些废墟的脚下乱糟糟的岔道上建了无数的招牌，许多商店凭此招呼客人。总的来说的话，就本来的意义上的广告，就是来自于<冒险者>的审美意识。

可以说节日祭典日常化、终日充满着艳丽色彩的气氛正是运河边的都市街道的特色。

?

这样的阪南迎来了夜晚。

在没有电气运作的霓虹灯点缀夜晚的这座大和列岛上，街上点亮夜晚的是<萤火灯>和<魔法光源>。巨幅标语和招牌被灯光点亮，街道上弥漫着油焦的气味。

如果穿过像是紧紧抓住运河沿岸一样拥挤地建立于运河沿岸的摊子上的烧烤屋和一杯酒馆，混进<步行商业街>里的人山人海的话，就会被建立在繁华街道左右的数不胜数的餐饮店吞噬干净。这些餐饮店大部分都是利用废墟大楼的一层改装的店铺，不过人气店似乎把二层和三层也改装成客房来招揽客人。在没有电气式的电梯的这个异世界中，所谓的高层店铺似乎并不怎么受人们欢迎。

?

?如果在这条人声鼎沸的繁华街道上右拐的话，那么可供路人选择的，就不是像这样的路面店，而是建立在一条狭窄的步行台阶之下的地下商店。

虽然阪南的高层店铺很少，但像这种地下一层的餐饮店却非常多。<步行商业街>和〈道具街道〉汇合的繁华街道上的店铺人气极为火爆，故来自于〈P l a n t h w y a d e n 〉

的（关于在这片区域的店铺）承租抽签的竞争极为激烈。为此，像那些在使用便利度上稍微落于路面店的地下店铺也因为火热的需求度而不断进行整备和修建。

<杰斯塔店>是这一带并不少见的居酒屋风格的餐饮店。在与其说是日式、不如说是无国籍风格的店内，差不多十张桌子有五张底下铺着榻榻米。

博伊尔不用找向导、像来到自己家一样随意地在一张榻榻米上坐下，随后自然地喘了一口粗气。自出发前往赛特地方，数日之间（都未能回来），直到今天才久违地回了一次家。

「欢迎回来，博伊尔先生！」

「啊，薇卡！总之先——」

「先来啤酒是吧？人家明白啦！」

熟识的女孩撩拨着博伊尔的心。就在他的心砰砰跳的时候，冰镇后的装着起泡的琥珀色酒的金属马克杯一下子放到他面前。博伊尔一边抑制着内心的动摇，一边在脸上露出冷酷的（博伊尔本人是这么认为的）笑容掏出半枚金币交给眉欢眼笑的看板娘。原来是小费。

在卡结算已经完全普及开来的阪南，金币和半金币，几乎成为支付小费专用的货币。

在来京工作着的<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整个地区的<大地人>们，据说都在收集着这样的小费然后送给故乡家中的亲人。

被叫做薇卡的看板娘，也像那些<大地人>一样，把握着收下的小费的手送到用褶边装饰了的白色轻飘飘的布料裹住的丰满的胸前，然后一边紧紧握住拿着小费的手，一边转动着（打开着）肩膀下挂着的蛤蟆口钱包，然后把从博伊尔那里收下的半枚金币装进钱包里。

「这是今天的推荐哦！」

今天的推荐菜品有：橄榄沙拉、香味酱烤鸟胸肉、扇贝芦笋芥末蛋黄酱、生鱼片拼盘、熏鸭肉、姜汁烤妖怪茄子。

——菜单上的这些菜品光是听着就让人感觉到食欲不断从胃里涌出来。

<杰斯塔店>里，每周都向<冒险者>学习烹饪的厨艺卓越的<厨师>几乎填满了整个厨房。可以说这是一家有着相当正式的菜单的居酒屋。

在以酱煮料理和串烤料理为主要营业菜品的古典风格的居酒屋居多的这一带，价位多少会高一些。如果光顾的顾客不是博伊尔这样进行远征的<冒险者>的话，说不定对这家店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些。那么这家店的评价就会是「能做出稍微好的料理的居酒屋」。

看着一边接受着自己的订单一边笑着离开的薇卡，博伊尔不由得想着这样的事。

这家店内属于六成（顾客）就差不多填满的情况。

不论哪位顾客，（在店内）都是同伴。不论是哪位顾客，表情都非常快乐。

虽然这里是本来就有看欢快的气氛的阪南的街道，尽管如此，店内的气氛如此活跃，还是给人一种安心的氛围。

之所以会如此，果然是因为下周来自临近的东大和地区的亲善使节团的到来以及为此举行的后续的典礼的缘故吧。

这件事已是眼下这个都市里最火热的话题了。

亲善使节团本身，是关东的〈大地人〉组织〈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贵族这一点，已被〈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贵族集团，也就是〈元老院〉所知晓。

可对于博伊尔这群〈冒险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东京秋叶原的〈冒险者〉们帮助这次的使节团这一点。

所属于〈Plant hwyaden〉的关西的〈冒险者〉们，对于己方集合所有（关西境内的）〈冒险者〉创建单一工会的处置，他们认为是应对〈大灾难〉发生以来的剧变的措施，是考虑到现状并把混乱降低到最小限度的策略。

〈Plant hwyaden〉自成立起就一直进行强制的行动，对（其他势力）的加盟也是其强权的部分。但这是必要的，而且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接受了〈Plant hwyaden〉对自己的统治。

可是这群〈Plant hwyaden〉所属的<冒险者>也有一个担忧，那就是和关东的<冒险者>进行的精神上的冲突。对于基于单一行会、防止纠纷的〈Plant hwyaden〉的理念来说，临近的<圆桌会议>的存在是莫大的威胁。至于说到为什么的话，自然是因为那边即便不像是自己这边进行公会合并，就能和自己这边一样获得和平和繁荣。

另外，虽然大多数关西<冒险者>并不清楚，但对于一部分<冒险者>来说，<大地人>进行的东西间的分裂也是让他们烦恼的原因。像博伊尔这群<幻境神话>的玩家，觉得同为<冒险者>（玩家），还分成东西两边进行较量什么的，简直就是个笑话，根本就不应该这么干。虽然他们不想向着这种可笑的方向前进，但是一旦卷入了<大地人>之间的政治对抗的话，也有着（原本就不想对抗的）意图根本就没法传递过去的可能性吧？万一真的如此的话，事情就无法挽回了。有心的<冒险者>都是这样考虑的。

特别是〈P l a n t h w y a d e n〉和<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关系非常深。甚至可以说彼此就是泥沼般无法挣脱的依存关系。说起来原本〈P l a n t h w y a d e n〉组织的最高级的〈十席会议〉就有<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大地人>参加。

平心而论，从属于〈P l a n t h w y a d e n〉的一般<冒险者>，对于东边的<圆桌会议>可以说是有一种略微的自卑感。因为<大灾难>后的恐慌而容许强权性质的公会成立，即便是现在这个瞬间也和<大地人>的组织勾连在一起，并持续凭此寄生着。

如果（像东边的）<冒险者>们每天生活都拼命、或是不像现在这样感觉什么都无所谓的话，或许介意（现在这种状态）的人就不会少了，（也许一切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吧）——这边的<冒险者>和东边的人就是有着这样的精神上的距离感。

这次的使节团是带着怎样的意图被派遣过来的，只是普通一个<冒险者>的博伊尔并不是很明白，但<圆桌会议>的冒险者跟随使节团而来、而<P l a n t h w y a d e n>也能热烈欢迎使节团到来的话，那么岂不是让双方现在的关系往良好的方向改变的征兆吗？

都市里都流传着这样的推测。

察觉到这一点，都市里被一种总觉得让人松了一口气的气氛包围着，如果氛围松缓的话，那么留下的就只有庆典和欢迎了吧。

〈Plant hwyaden〉盟主<西之纳言>濡羽发表对东边的<冒险者>欢迎的声明可是一件大事。

从一时公开露面到不再出现在人前，导致在下面出现了濡羽被幽禁的说法和她与<十席会议>不睦的说法，但公会长久违的发言还是让〈P l a n t h w y a d e n〉的成员们感到大大的安心。

就博伊尔来说，他对虽然确实是绝世美人、但却处于自己够不到的高高在上的上面的濡羽绝没有什么个人的兴趣。而因为濡羽的吞并行动而让自己之前待着的公会解散，真要说起来的话，博伊尔其实对濡羽也不是没有过怨恨之情。

但在变成〈P l a n t h w y a d e n〉的成员的现在，公会长健在、并能就这样将〈P l a n t h w y a d e n〉持续健康地运营下去是最重要的。而且，如果仅仅是观赏用的话，公会长还真是个非常相配的美人。

总之，只要能缓和紧张的关系的话，那么就应该欢迎（她的政策）。

嘛，比起这种事。

还有另一件事更为重要。

幸好，这里的客人并不是太多。也没有值得关注的竞争对手。博伊尔正了正脖子上的印花围巾，然后在怀里掏着，然后从怀里取出一件首饰。这件首饰虽然从<冒险者>这边来看的话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等级的装备道具，但却是一件有着时尚的设计风格的玫瑰石手链。

像这样的道具在阪南这里可并不便宜。

在<幻境神话>中，良好的装备道具也是强大和高等级的物品。而这种装备道具在外观的设计上也通常如它的高等级那样有着相应的豪华和华美。也就是说，一般认为（包括外观在内的）装备道具的所有要素和其装备等级成正比这一点几乎没有错的。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道具对于大多数<大地人>来说，虽然被其美丽所倾倒，但却并不是实用品。因为他们的装备等级不够。对于<大地人>来说可能使用上的道具，是装备等级不过一到十程度的东西，而且装备等级过低的道具，大半都是外观难看的东西。

不过此时博伊尔拿出的这件道具，虽然一样等级非常低，但外观上却非常不错——也就是说，博伊尔此时送给中意的<大地人>姑娘的礼物可能都不是这个世界所拥有的。至于为什么的话，自然是因为它是<冒险者>的匠师们新开发出的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的绝品。当然，像这种道具，自然价格也非常夸张了。

「你在东张西望看什么呢？」

因为一直思考着这件物品的事情的缘故，意中人一直来到眼前，博伊尔都没注意到，以至于她出声把博伊尔吓了一大跳。

看到纸袋中的东西的薇卡，似乎在脸上露出了困惑般、但同时又有着掩饰不住的羞惭和欣喜的表情。即便是博伊尔，也是知道薇卡身为这个居酒屋的看板娘之一，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其他试图接近她的男人。

？

但是，如果不是自负的话，博伊尔觉得，在这些家伙中，一定有着和薇卡相当亲近的人。正因为肤浅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所以博伊尔绝没有自高自大地想当然地就觉得自己的感情一定会顺利，但自己也不会就这样被对方抱以嫌恶感才对……应该是这样的。

？

薇卡的视线往左右游移着，不安地踮起脚后跟又放下。随着无法镇静下来的姿势，被轻飘飘地衬衫包裹的胸部摇晃着，可爱的表情像万花筒一样不断变化。

？

「……（给我）好吗？这个，看起来好贵啊。」

「没有那回事哦。而且这次的任务是上级的。因为得到了相当罕见的任务道具，回报也得到了许多。」

？

博伊尔这回倒是说了真话。

虽然〈Plant hwyaden〉的公会成员超过一万多人居住在阪南都市，但是像博伊尔这种常常进行远征的战斗领域的成员也有三千多人。当然因为受到重视，博伊尔自己也在这三千人中逐渐获得上位的评价。虽然谈不上是原<咆哮>、原<残月>的成员那种一流战斗系成员，但博伊尔可以说在二流中也达到了最上位的程度。

？

在技术革新显著的现在，即便是对<冒险者>来说低中等级的不值几个钱的<魔法物品>，经过实验和研究，或者作为制造便利道具的素

材出乎意料地以高价卖出。在这次打倒<云外境>的任务中，也有着丰富的素材用以交货。让博伊尔的钱包鼓鼓的。

？

「所以可以哦。快戴上它吧。」

「嗯……！」

谢谢，这么笑着说道的薇卡慢慢地把闪着乳白色的光芒的手链穿过纤细的手腕，然后仿佛像是要把它拥入怀中似的把戴着手链的手腕挂在胸前，脸上也露出了仿佛令人融化般的温暖的笑容。

？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啦」这么回道的博伊尔，摁住像是急槌儿打鼓似的砰砰直跳的心跳，生硬地摇着手。

？

阪南的夜晚，还在继续。

？

这个城市是和平的，并且向着更繁荣的未来迈进。

？

博伊尔随后瞅准机会，和薇卡谈起天来，紧紧咬住了他在这个城市的幸福。今年这个夏天的前景是光明的。幸福终于降临到被流放到这个异世界的自己身上。、

？

回到窝里的博伊尔久违地享受了柔软的床。

？

因为一直远征的缘故，现在自己住的是个只有床的程度宿舍，不过搬家也不坏嘛。能邀人进来甚至住进来的程度的房间，〈Plant hwyaden〉会为自己准备的吧。

这是博伊尔入睡之前所想的，小小的愿望。

◆1.05

生驹离宫。

虽然是濡羽居住的离宫，但远离她所在的区域的每一个方位都有着各自相异的氛围。譬如离核心区域最远的东北部的金莲花宫，即便是在宫殿内部也被死寂的气氛包围。

使用着这座离殿的是斋宫藤利。

正是那个<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统治者。

他本人，正穿着单薄的便服正靠在可以看见庭院的大厅的座椅的扶手上。

在他周围的，是新兴的贵族马尔维斯和自秋叶原同行的亚因斯。斋宫藤利只有为数不多的参谋。但就算是把他的参谋和能够让他依赖的可以称之为同志的人都算上，藤利手中也没有什么战力和势力。身为<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最高权威的同时又是弱小的势力——这就是斋宫藤利一党的无可掩饰的现状。

「呜呜嗯……鳩之湖的虹鳟味道很好的…来，你也吃啊。」

「嗬……」

看着狼吞虎咽地吃着摆在眼前的烤鱼的马尔维斯，亚因斯也不由得跟着他吃起盐分较多的烤鱼来。虽然藤利的眼前也盛放着鱼和野菜，但他似乎只是专注地喝着杯中的清酒。

亚因斯一边看着他的样子，一边吃着饭。

感觉，并不坏。

自离开秋叶原起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从<诚信>公会长这个重责大任上被流放，跟随自己的人也只剩下十数人。虽然他领着仅剩的十几个部下跟着新的同盟者斋宫藤利一起来到西国，但亚因斯却不可思议般地冷静起来，并充满精力地行动着。

「亚因斯，你们在这边的生活还习惯吗？」

「是。我们生活的还好。」

对在西国这边的生活，亚因斯难以说到底是俭朴还是奢侈。

斋宫藤利给他们准备的宿舍是离这较近的拥有护卫的独立的建筑物，虽然不论是房间的宽敞的程度还是数目都足够，但不论怎样，亚因斯都觉得这栋建筑物有种古旧的感觉。柱子太粗，墙壁太厚，如果打水的话必须要到外边的井口那里才行。就连浴室都非常狭小。

这样的宿舍不便倒是不便，但另一方面，宿舍建筑本身和宿舍内的家具倒都是上等货。用螺钿和雕刻装饰了的衣橱和卧铺，在亚因斯这群<冒险者>们看来，正符合所谓的古董的标准。虽然功能性和收纳力非常低，但作为艺术品来说可是上等货。

就连吃饭也有相似的地方。虽说是失去了实际的权力，但斋宫藤利可也是位居<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顶点的位置的斋宫家的当主。在关于饮食和日常消费品方面，因为受到来自于<元老院>的支援，提供的食材都是他们能想到的最高级的。不过其种类少而偏，一开始亚因斯和他的亲信们对此还抱有疑虑，但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原来只是因为秋叶原和<冒险者>对食物的追求是非凡的，而作为贵族平素口中所吃的食品，作为品种来说是普通的，不过食材本身经过了重重筛选，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些食材就是「皇室御用品」。

总的来说，虽然这里的新环境到处都让亚因斯等人感觉到不便，但藤利所表示出的诚意已是在他们这种贵族中所能拿出的最高级的东西，对此，亚因斯等人也只能表示感谢了。

虽说是不方便，但这也只是说<冒险者>（对生活质量要求）的对应范围比较宽广罢了。只要追加或者更换家具，然后把宿舍改造一下就行了。如果饮食的时候能够在这边进行烹饪的话，那对拥有丰富的调味料的<冒险者>将压倒性地有利。就连配菜也都能准备好。

「喂，亚因斯。我说你别这么（吃独食啊）。也给我来一点儿啊。」

「……拿去用吧。」

亚因斯从<魔法背包>中拿出萝卜泥和跟酸橘非常像的小柑橘类水果，递给马尔维斯，马尔维斯立即接过并大大地盛放在餐盘里。

「嗯，稍微再加一点儿酱油吧。萝卜还是辣的比较好。呼呼呼，继续朝虹鳟那里前进吧！」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当亚因斯这么想时，他突然想到萝卜泥是从他自己的背包里拿出来的，亚因斯瞬间在脸上浮现出微妙的表情。

「<冒险者>真是强大有利，所以再多给我点儿萝卜泥吧。」

「哈？」

在这些不便之中尤其感到棘手的，就是这座离宫的位置。

虽然生驹离宫位于阪南都市的东面，而从京都那边来看是位于它的南面，不论哪边都有着同等的距离的离宫都可以说是要冲之地，但实际上离宫只是位于远离村落的偏僻的深山中。不论到哪都需要下山。就交通便利这个意义上讲离宫确实存在着大问题。

但是，对于<冒险者>来说就另当别论了。从这里到阪南约有五公里左右的山路，如果是<冒险者>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可能跑完。而<冒险者>操纵的专用高级坐骑，即便不是<狮鹫兽>，也有着短时间的飞行和走过森林的技能。

因此，亚因斯以及<诚信>的脱离组将外出前往阪南和京都两都市采购物品、调查收集情报变成了日常。

？

「兰德的形势也不稳定。」

「此话当真？」

「亚因斯。你怎么看京都和阪南的形势？今后我们该怎么行动才好？」

突然转向的话题让亚因斯陷入思考。

这与其说是唐突的话题，不如说是这两个月之间亚因斯一党都一直致力的话题。

客观来看，亚因斯，其实是没有为这个大和的没落王侯效力的。虽说是被赐予了秋叶原公爵的爵位，但那只剩个名字而已，亚因斯已经不再住在秋叶原了。从利益方面来看，亚因斯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去追随斋宫这个没落王侯的。

？

换句话说，亚因斯并没有抛弃斋宫藤利的打算。

因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因为有着义理和人情的存在——虽然根本不是这样，但（亚因斯没有抛弃斋宫的理由）比那个还重要——亚因斯他并不讨厌这个年轻的斋宫。这个可以说是大和列岛中最有历史渊源

的家族的继承人，这个少见地坦率和直言不讳年轻人，让亚因斯感觉到他身上有让自己追随他的价值。

？

「打倒<元老院>，建立一个由正统的主上统治的世间！」

「这太乱来了。」

「打倒那些天生有贵种的家伙们，然后风风光光地娶可爱娇美的公主！这可是男人的夙愿哦！」

侧目盯着「咻咻咻」地笑着的同伴（姑且是在同一个组织，所以也算是同样的同伴了。）马尔维斯的亚因斯，「嘛，你说的这个未必就不对呢。」这般一个人嘟哝道。

虽然并没有错，但恐怕也不是正解呢。

为了在<圆桌会议>中确保说服力而持续扩大的战略的〈诚信〉下台了，以成为秋叶原的统治机关为目的建立的<秋叶原政府>也失败了。

胜利又是什么呢？

<圆桌会议>中最有发言权的公会，毫无疑问是<D.D.D>。那个<D.D.D>在失去了他们的盟主克拉斯提（至少是他无法再指挥）之后，其解散其规模的形式自我解放成大大小小的个体，但在亚因斯看来，<D.D.D>的影响力丝毫没有减弱一丝一毫。

虽然<D.D.D>亲手解散掉让亚因斯眼红追求的规模，分割成依旧依恋的成员的指挥和权利保护这样的公会的机构，但这些机构仍然能够信赖和具有执行任务的能力。

？

要是说起亚因斯个人的领导能力不足的话，这个之前就曾体现过，但要是思考这个到底是不是问题的本质的话，恐怕不是吧。在领袖的超凡魅力和管理能力这种东西之前，事情更多的是和巨大的战略判断有关系。

？

现在正在这座大和列岛上发生和演变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大灾难〉。

〈大灾难〉没有结束，现在仍然在进行着。

这句话有两种意思。

其一是，〈大灾难〉这个前所未有的现象确实在现在这个瞬间继续着。

最初的〈大灾难〉被认为是让〈冒险者〉在这个名为赛尔迪希亚的异世界拥有了意识。而在亚因斯这群〈冒险者〉看来，〈大灾难〉则是让自己被卷入〈幻境神话〉的世界的事件。在〈大灾难〉发生后，〈冒险者〉和〈大地人〉双方均认为这个是「突然发生的不合情理的事情」和「瞬间的不可逆的事件」。要说为什么的话，〈冒险者〉是在这个异世界觉醒的，而其全员几乎是在同时觉醒的，后来也那个瞬间发生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异世界中。

但现在有看法觉得这个认识存在错误。通过〈圆桌会议〉洛德立克的研究，诸如这座大和列岛两点间的距离正在慢慢拉开的奇怪现象被发现并报告出来。其他的还有诸如来自〈典灾〉的袭击等现象。

？

虽然人们对于〈大灾难〉的成因和结构一点也不知道，所以对其的认识也谈不上清楚，不过所谓的〈大灾难〉并不是象一瞬间的爆炸一样的现象，而是在某时刻发生、在那之后也在缓慢地让世界变质一样的

现象——如果直话直说的话就是像是侵蚀着世界一般——应该是这种现象才对吧？从亚因斯开始，共享着关于这件事的某种程度的情报的<冒险者>，现在都是这么认为的。

？

其二，则是恐怕远超大和列岛、在赛尔迪希亚世界各地发生的社会和世界本身的变革。在这个异世界中，<冒险者>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了，但之前的他们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生活」。<大灾难>改变了一切，不管<冒险者>愿不愿意，在<大灾难>之后，他们都被迫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然后，<冒险者>以自己的意志在这片大地上四处前进的话，就会让一切都发生改变。

职业的改善和技术的革新就不用说了，就像在〈七瀑城塞〉看到的那样，一度到至今为止都没有停下的讨伐停滞下来，或者说一度到现在为止不被运行的制度被运行起来，没有见到过的怪物也会被讨伐吧。这些事情，都将让生活在赛尔迪希亚的<大地人>社会，带来非常激烈的变化不可。

虽然产生的变化中会有诸如眼前这个长得像鱼一样的贵族一边吃着萝卜，一边说「果然这个辣味儿真是让人上瘾啊！」这样友好的可爱的事例，但更多的却是无法挽回的变化，甚至会有不少巨大的变化。

？

<冒险者>和<大地人>。

<圆桌会议>和〈Plant hwyaden〉。

<斋宫家>和<元老院>。

〈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和〈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

这些对立不但数量众多还很容易造成混乱，但只是一点（游戏的）背景而已。而在〈大灾难〉重塑了一切的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

至今为止通用的规则崩坏掉，可以依赖的常识也变得不再有用，所有人都彷徨地追求着未来的路标。

？

动乱的时代到来了。

这不仅仅是武力和军事意义上的动乱，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也是如此，组织关系和至今为止的身份与序列等方面都是如此。

？

然后，亚因斯再一次询问自己。

胜利到底是什么呢？

？

「——〈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正处于空前的政治斗争中。」

亚因斯如此断言道。

当然〈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也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但相对来说，〈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所面临的这个问题的规模更为巨大，紧急性更高。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个问题点，归根结底在于统治机关的脆弱。」

「根本没有这种事！〈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可是历史悠久的大国！」

「不，不对。我们和〈元老院〉对立。〈大地人〉和〈冒险者〉对立。〈Plant hwyaden〉和以前的贵族对立。正是这些让〈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脆弱不堪。——是这样吧，亚因斯？」

藤利「啪」地一下合上手中的折扇，准确地汲取了亚因斯说的话中的论点。亚因斯对藤利的这份用心以目致意，然后选择着言辞继续说道。

？

「正是如此。或许〈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确实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正因如此，变得僵化的组织不愿接受时代的变化，主动地在其中汲取寻求自己的权益。马尔维斯卿，藤利大人，虽然因为我们是弱小的势力，所以要自重，但我却觉得我们其实并不弱。而且我也不觉得〈元老院〉很强。」

「原来是这样吗？」

打倒旧贵族的自己这一众成为了〈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主流。把握住时代潮流的castingboard（直译是铸造板，顺序倒过来是广播），改变这个世间。只想到这些的马尔维斯，两眼唰地放起光来。

「不论东西大和的哪边，和〈冒险者〉相比，作战能力也好，从等级到手中拥有的资产也好。然后是文明人的暴力性方面，比〈冒险者〉相比，东西大和的人不论哪边都显得『太过可爱』。而现在动摇着西大和的动乱根源，其实是〈Plant hwyaden〉的内部分裂。即使那个问题暂时得到解决，等在前方的还有〈Plant hwyaden〉和〈圆桌会议〉的对立。也就是说在〈冒险者〉之间的纠纷中，不论是〈元老院〉还是我们，都是跟在别人后头，在他们的战斗中鼓噪呐喊，暂且替无暇相顾的他们保管剩下的一点儿东西的角色。我是这样认为的。」

「……原来是这样吗？亚因斯是这么看的吗？」

当然，这只是观点之一。

<元老院>的野心的强大，<冒险者>被他们利用了。

——也有着这样的看法吧。

可是，原本<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和<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之间有着长达百年互不干涉的和平的。

马尔维斯也好，藤利也好，他们都想摁住自己的头想要否定自己吧，但在身为<冒险者>的亚因斯看来，<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很弱。

被<自由都市同盟伊斯特瑞>的武威吓到闭门不出的胆小鬼的子孙们，因为没有战力，连抱怨都不行。

从这样的关系到现在还一直持续着的事实来看，让他们表现出「强大」非常难吧。这样的他们要是还能暴露出赤裸裸的野心的话，那么在<冒险者>这个要素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之后，他们自然会想到利用<冒险者>的可能了吧。

「藤利大人，请不要再把<元老院>当成敌人了。」

「——」

那样弱小的敌人即便是当成敌人被击溃了又能怎么样呢？

那样只会发生新生的<元老院>之外的<大地人>势力之间的对抗争夺而已吧。为了坐上同这个世界中强大的存在，也就是<冒险者>的谈判桌，自己这边根本就没有消灭<元老院>的余裕。吞噬只会变得巨大，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在这之后该怎么办？终归要和<冒险者>势力进行较量吗？正如刚才所考虑的那样，从双方的战力来考虑的话，（与<冒险者>决战然后战而胜之的想法）很难实现。而为了与<冒险者>势力进行较量，己方这边也只能同其他的<冒险者>势力结盟。

？

结盟，毁灭，胜利，然后再迎战另外的挑战者。——反复进行着这个过程，没完没了。为了咽下胜利的果实，却卷入毁灭的战斗中。进入这个循环。

？

「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中分出敌方和友方的话，我方必定会一败涂地。」

因此亚因斯提出自己能够确信的最正确的建议。

作为弱小势力的斋宫家，根本就没有战斗的意义。

怀抱着风险，损耗珍贵的战力（去和其他人武力相搏），只能是白白损失名分这个当下唯一的财产的愚行。

？

「这是我从城惠那里学到的。不是去主动使用武力讨伐敌人，而是应该避免和消灭让敌人成为己方的敌人的源头。幸运的是我方手中还有武器（卡）。」

？

沉浸在思考之海的亚因斯，一直回应着藤利的要求。亚因斯所选择的不再是优柔寡断模棱两可的道路，倒不如说在这个动乱迫在眉睫的〈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中，亚因斯所选择的或许是最危险的道路。

？

「藤利大人的大义名分，比起用在争端开始之时，不如在争端结束之时使用才更有用。而到那个时候之前我方应该做的，是让任何一方都不对我方产生憎恨的、让我方得以从容延续到那个时候的事情。」

？

藤利将亚因斯的这段谏言深深铭记在心里。

怀抱着这段话，这三人在之后不论是被侮辱，还是被轻视，似乎到毫不在意一般，在〈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动乱开始之后，一直深深隐藏着自己的身影。

？

◆1.06

然后——

在同一座离宫中，在黎明到来之前的亭子中，留全发着和服的青年，像是剜挖同僚的腹肉一样贯穿了他的肚子。

？

猛烈的夜风让树梢猎猎作响，在扰乱了的周围的气氛中，被青白色的光芒映照出的是一副沉郁忧愁的表情——正是〈十席会议〉所属的剑士一彦。而躺在他脚边、露出疲惫不堪的表情、从嘴中吐出血来的，则是童颜的魔术师〈预言的歌手〉库昂。是同属于〈十席会议〉的〈冒险者〉。

「这样做，好吗？」

「嗯。」

一彦简短地回到。

经常像是忍耐着痛苦一样的那个表情，虽然现在也是一样挂在脸上，但从口中漏出的声音中却有着担心。

「嘿嘿嘿嘿。终于啊，终于能够想办法睡着了。」

「……」

虽然〈冒险者〉的五感和原先的地球世界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变化，就是对痛苦似乎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在〈大灾难〉后，〈冒险者〉即便手臂被砍掉、即便受到全身骨折一般的伤害，其痛苦可以说是热和发麻，变更为能够忍受一般的感觉。

虽然一彦不喜欢这个措施，但正因为它的存在，<战士系职业>能够得以在这个异世界中同巨大怪物战斗也是不争的事实。

是不是因为这个处理呢？库昂也似乎并未感觉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反而带着兴趣浓厚的视线，紧紧地盯着自己的腹部。

？

腹部的伤如果在原来的地球世界的话是致命伤。

贯穿库昂肚子的本色木刀鞘的日本刀与其说是贯穿他的肚子，不如说是钉在地板上、把他的身体和地板紧紧「缝」起来更为准确。

长袍上渗出的鲜红血花的蔓延速度极快，并迅速氧化开始变黑。

「姑且听说过一次，要是好好地这样做的话就能退出（回家）了哟。」

「恐怕是吧。这个是天道。其次去的则是人道哟。既然是<幻想级>（这个道具）的说明，也只能照做了呢。」

说完，一彦将道具窗口显示出来的名称为<六道轮回>的这柄刀，从库昂身上拔出来。这是一把在这座大和列岛中堪称独一无二的能够杀死<冒险者>的武器。

如果相信这个武器上风味独特的设定文本的话，这把武器就是将被它干掉的牺牲者送到对应的世界的轮回转生的装备，一彦确信着这把刀能够将被它杀死的人送回地球世界。至少，被它杀死的人没有被送回大神殿。

「已经无所谓了。即便不能返回，即便不能像这把刀的文本说的那样，我也能好好地睡着了。」

库昂用敷衍般的语气这般说道。

对于自己被一彦杀掉这件事，他似乎并没有愤怒和怨恨。

仅仅只是厌倦了而已吧。

「……你有什么愿望的话可以说出来。」

一彦这样说道。

他无法道歉。

他是基于自己的情况而杀了库昂。虽然在事前取得了对方的同意，但还是一彦抱有罪恶感。可事到如今他也不能对库昂道歉。不论自己是否征得对方的同意，但自己到底是杀了库昂。

虽然因为非常没有干劲而显得不起眼，但这个童颜的魔术师的潜在能力非常高。光是关于〈幻境神话〉的知识了解得足够深入这一点，就足以在这个赛尔迪希亚世界中构成巨大的威胁。要是连其身体上的刻印〈来自彼方的呼声〉的能力也一起考虑进去的话，他已经到了非除去不可的地步。

一彦到现在为止已经处置了许多<大地人>。虽然没有动手杀害，但也曾排除过<冒险者>。而他们其中的大多数，虽然不乏来自盯上一彦和茵缇克丝的刺客这种没办法置之不理的方面的人，但也有着对一彦他们并不抱有什么恶意的人。

为了守护阪南这座城市。

为了不让茵缇克丝的疯狂伤害到大多数人。

有着能够嗅出对方讨厌的事情的直觉、脱离常人的天才茵缇克丝，以其能力来说，把最亲近的异性一彦作为对手，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那些似乎根本不知道一彦的存在一般，在阪南都市幸福地生活着的数万<大地人>（不会知道）——（茵缇克丝曾放言）如果一彦违逆了茵缇克丝，她就会夺取年幼的孩子和手无寸铁的女人们的性命。

我既没有什么兴趣，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更不会感到不安或者痛痒。一彦也没有这样的情分吧？都是因为你的原因，让数十人死去。如果你违逆我的话，光是那些和你我毫无关系的无辜的路人都会毒发身亡哦！

这种冷冰冰的威胁，然后再加上仅仅数名被用来惩戒的牺牲者，就让一彦成为了茵缇克丝的狗。

为了不让茵缇克丝杀死数十人，一彦选择了杀戮。真是一场让人无法笑出来的喜剧。

拼命压住像是给自己辩解一样的悔恨，一彦只是询问着这次的牺牲者的愿望。

「我什么愿望也没有。」

库昂用那没有干劲的三角嘴，厌烦地回道。

他是真的厌倦了吧，浑浊的双眼中只有倦怠和嫌恶感。

「是游戏，还是现实，都已经无所谓了。我也懒得区别了。重要的是地球也好，还是赛尔迪希亚也好。如果我能够到那边的话，即便地球是在游戏中也没有关系。只要不再听见这个门口音乐的铃声，不管怎样都好啦。」

毫无气力的发泄出的声音与沉重笼罩的乌云颇为相似。

「——你看又来了。『阿尔芬开放了』，『泽鲁布里斯开放了』，『图奇法多开放了』。这该死的声音乒乓兵地在人脑袋里随意地放。音乐铃声在我脑子里连续冲刺哟。啊，已经是八点了，赶紧适可而止吧！」

一彦沉默地听着那个声音。

这是<典灾>的预告。

正是库昂的这个预言，才让〈Plant hwyaden〉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威胁，也做好了对那个时限的事件的防备。恐怕正是<开拓智域>资料片的实装，才有了这个时刻化的特殊怪物的进行。

「总之这可不是塔防游戏。没有宣传网站，也没有资料，根本没法像游戏那样进行引导哟……」

现在已经变质了，<典灾>本身的内容变成了不清楚的秘密。可是，其身体毫无疑问是<幻境神话>游戏中的怪物。正因为如此才能够突破。

「啊，原来是这样啊。」

带着让一彦觉得呆滞的、缺乏悲壮感的声音，库昂继续说道。

他身上的那身长袍的边缘，皮卡皮卡地，开始燃烧起青白色的火焰。火焰的焰头被强风煽动着，随后变成彩虹色的光芒。库昂的HP也变成零，损耗（血量的）时间终于结束了。

库昂，现在在这个赛尔迪希亚世界，正在走向死亡。也许另一边他正在迎来新的觉醒。

「你，要，用那把刀，（像刺杀我一样）刺入阴险的女仆的身体中哟！」

？

库昂毫无责任感般地如此说道。

听到这句话的一彦，像是没有承载感情一般地纠紧着表情，继续听着库昂说下去，并

说着「让我听听你的愿望吧」。虽然绝不能违反那句话，虽然要是能做到约定的武士道似的清正廉洁的话就好了，但现在的一彦已经是堕落之身、只是个卑鄙肮脏的刺客而已。他根本没法实现库昂的愿望。只能听着而已。但是，一彦也没有听完同僚的遗愿后就翻脸不认人，而是选择了沉默。

「那个性格阴暗的女人因为某种原因到处都制造着巨大的骚乱。另外，不是说我特别偏袒濡羽，也没被她的那对奶子所左右，但不论怎样考虑，那个眼镜那边的事情更为麻烦哟。……如果这把刀的能力真的存在的话，如果能借此返回地球的话，你就照我说的这样做就行了。毕竟即便是在那边你也（和她）相识啊。」

该说连转动脖子的力量都没有了吗，库昂只是一个劲儿地把事先向一彦那边看去。数瞬间，两人视线交错，他慢慢地眨了两次眼。

带着非常疲惫的、如老人一般的声音，库昂「算了。我收回。」推翻前言。那股火焰，已经开始烧到手腕和胸口了。

「对你们的事，我就不插嘴了。无论怎样都无所谓了。只要这边能够变得安静的话怎样都好。我想对你说的就这一句话。」

带着精疲力尽的声音，全身都变成彩虹色的摇曳的光芒的库昂继续说道。

Have a nice day。

根本是一句什么意义也没有、轻薄的毫无责任感般的话。

这就是十席会议的一个成员留在这个赛尔迪希亚世界最后的话。

「真是一句不错的话呢。」

「我现在可没有心情和你聊天，KR。」

一彦没有回头，就这样回答着出现的旧友。

被强风吹拂着，一彦身上的和装的袖子，和KR身上的古旧披风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死寂的深夜，如暴风雨一般的大风，一转眼把彩虹色的泡泡吹得四散，最后留在现场的只有库昂所使用的装备。而就连那个也在随后变成灰随风而去了。

「我想不论是对库昂来说也好，还是对茵缇克丝也好，这并不是个坏的休止符。」

连对KR发牢骚一般的话都无法回嘴的一彦紧紧咬着嘴唇。

?要是真的能够像KR说的那样的话就再好不过了吧。如果能有幸回到那边的话，即便是一彦都没有拒绝做出这个选择的理由。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对于茵缇克丝来说地球才是畜生道。

如果一彦的知识和直觉正确的话，库昂这会儿应该已经退出这个游戏、回到地球上了吧。虽然他在赛尔迪希亚世界的记忆会全部丢失，但他应该会在那边醒过来吧。

但是，茵缇克丝却不会这样做。

一彦盯着留在自己手中、让他感到比起实际的重量还要重上几倍的本色木刀鞘的刀，咬紧了嘴唇。

即便是刻在刀上的名为<六道轮回>的铭文的解说，也没法保证一定能回到地球世界。因为出现在<冒险者>面前的，除了天道（赛尔迪希亚）和人间道（地球），还有其他四种结果。

(注：六道轮回原为印度婆罗门教的世界观，后被佛教引用，在这个世界观里，基于世间众生因造作善不善诸业而有业报，此业报有六个去处，被称为六道。六道是佛根据业报身所受福报大小划分的。分别为：天人(化生)、人、畜牲、阿修罗（魔）、饿鬼、地狱（化生）。

这里是指库昂被有<六道轮回>效果的刀杀死，不一定就回到地球，有可能会遇到更可怕的其他四种情况。）

更不用说茵缇克丝和一彦所走的道似乎确定了呢。或许对这两人来说，现在的这个世界才是修罗场（魔道）也说不定呢。

？

2.01◆

要是成员超过一百人的集团行动的话，根本没法做到让旅行轻松。

更不用说这次的旅行有着「让许多<大地人>展示（跨区域）移动（和交流）」的目的，为此，这只从秋叶原出发的亲善访问团，似乎制定出即便牺牲速度、也要在移动的路上的主要城市进行宿泊的这个方向的日程表并为此编组。

从秋叶原都市出发之日算起，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虽然访问团的旅行非常缓慢，但却平稳地向着目的地前进着。

就连今天也和往日一样，全体人员在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的时候停止前进驻留下来，离黄昏来临应该还足足有五个小时吧。

冬弥和伦迪浩斯，从旅行的第二天开始就期待后面的宗次郎的训练而领取随身的行李。

？

再次造访的南部村镇是洋溢着南国风的平静的渔村，虽然和附近的村子相比规模较大，但即便如此这个村镇也没有能够让使节团全员宿泊的规模的设施。因此，以伊瑟路斯和其护卫为中心的主要成员宿泊在村子里，剩余的则在村子外搭建野营进行分宿。

？

少年组以较少的人数进行旅行时，冬弥等人都是无名的<冒险者>。不过如果和<大地人>相比的话，他们是有战斗力能解决其土地的纠纷的存在，再加上他们作为当地村民销售自己的物产的对象理所当然受到村民们的欢迎，但这是村镇的村民们对旅行者所表示出的态度。

？

而这次的旅行的对象是〈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以及<圆桌会议>这样堂堂的公权机关的代表——使节团，自然威风凛凛。

？

到<恒冰之古宫廷>为止，伊斯塔尔的贵族送行与欢迎的密度到了恐怖的地步。当然，贵族们这样做，有着想把自己引见给和自己同样所属于<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次世代领主候补伊瑟路斯的想法吧，不过这样做的绝大部分的原因是作为贵族的门面吧。城惠如此想到。

虽然从此西进的话几乎就再没有贵族的欢迎了，但这并不是说有人故意轻视他们这一行，横滨前边的土地既不属于〈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也不属于<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在这块可以说是自由国境区域的土地上，似乎并没有称得上是贵族的人存在。

？

但是来自当地实力派热闹的问候却持续增加，镇长、村长、船主渔霸等人都在旅店门前等候着，向伊瑟路斯公子和城惠他们叙说着欢迎的话语。冬弥他们上次来的时候在酒馆记住的面孔，其实是周围地区的地主等等之类的偶然的让人不禁感到愉快的事件自然会有，这里虽说是冬弥造访过一次的地方，但对这里的发现却根本不会竭尽。

意外的是对这样的欢迎最习惯的居然是艾札克这样的人。他随意地低下头从身为当地最厉害的渔夫的粗狂男人那里收下他拿来的大鱼，然后大大地拍着肩膀（虽然这样有些粗野啦）用牛气十足的声音说着感

谢的话，那个渔夫带来的非常棒的鲷鱼，艾札克约定好要出现在伊瑟路斯的餐点里。

?

村镇的村民们被欢声笑语所包围，非常喜悦。用伦迪浩斯的话来说，使节团让他们有了面子。拥有美丽的海洋的渔村，有着如果周围的村落想吃美味的鱼的话就去南部村镇这样的评价。而这样的村镇，似乎在今天有来自东方的有名的贵族的公子旅行至此。和做买卖的契机啦，今后的利益啊之类的东西无关，当地的村人们觉得如果不请这样的公子吃让他们自豪的鱼的话可不像话。最后似乎变成了如果不请使节团吃鱼的话那周围一带的村落和人民都会感到耻辱的情况。

在旅馆门前虽然有着这样的热闹场面，但这里也不会有在贵族的宅邸招待贵宾的晚餐会的夜会。城惠等人消失在宿驿中，而冬弥和伦迪浩斯今天的任务终于结束了。

?

现在的季节是初夏。只要不下雨的话，作为<冒险者>的两个少年，睡觉的时候根本无需搭建帐篷，只要有睡袋就行。到这里为止的旅行，也是在同行的马车边搭开篷布然后在那下面睡觉之类的方法野营的。真正的野营似乎没必要进行多少准备。。

?

说起来即便是野营，冬弥等人也没有在单纯的大道和丛林中进行着正宗的野营。在城市外的这里的话，即便没法洗澡，要是能得到煮沸的热水，和从饭馆那里获得的温热的餐点的话，那么野营的难易度也有着天壤之别。

?

就这样，两人开始向宗次郎请教学习。

「放松下来，不要紧张。没问题没问题的。」

满脸微笑的宗次郎，像挥舞小树枝一样轻松地挥舞着手中的打刀，有趣的是冬弥却被打飞了。大喊着「冬弥！」的伦迪浩斯也在迟了一拍之后和冬弥一起翻滚起来。

「还没完呢！」

跳起来的冬弥，在像是挡住伦迪浩斯的视线一般的路线上使出<飞渡浮舟>。他的身体尽情前倾，以几乎可以伸出舌头舔到地面的气势压缩着和宗次郎之间的距离，这正是<武士>的步法。

？

可是，宗次郎也是<武士>。他预测出冬弥的肤浅的意图，在冬弥的移动路线上就像是轻轻地放置一样现出了刀锋。宗次郎对硬是用肩铠弹开那冷冽的光芒的冬弥挥起了太刀。

「不坏嘛。」

像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一样，刚才被冬弥肩头弹开的刀，轻易地防御住冬弥的攻击。可以称之为钢铁的鸣响声一样的清澈动听的声音不绝于耳。宗次郎的刀法出色，如剃刀般锐利的他的刀，对攻击一方的冬弥来说简直有如要塞一般厚重坚不可摧。不论怎么砍，冬弥的剑戟都只是一味被击落。

冬弥的视野被宗次郎挡住暂且不说，就连伦迪浩斯的攻击似乎也被宗次郎读取了。要是冬弥的白刃攻击（被挡住）的话还算说得过去，就连伦迪浩斯发出的火球和暴风雪都被宗次郎轻松切开如雾一般四散简直就是开玩笑一样。

？

不用说冬弥两人和宗次郎之间当然存在着等级差，不过要说等级九十五以上谁连那个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因为<三日月同盟>的小龙曾对此说过「你在说什么傻话呢（根本不可能做到嘛）！」，所以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技术吧，冬弥如此想到。

？

这个技术恐怕是<武士>的技能<从云之太刀>的变形运用吧，它有着即便是同为<武士>的冬弥也不甚明白的强大。

「什么！？」

伦迪浩斯震惊地大喊道，不过他依旧颇具韧性地继续用雷击魔法进行对抗，但这次虽然不再像刚才那样魔法被从正面击散，但对方却趁他的魔法咏唱时间过长之机主动出击，把伦迪浩斯击破。

看到这个情况的冬弥和之前一样被击飞，之后连再度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就仰躺倒在地上。

？

「宗次郎大哥好厉害。教得也好厉害啊！」

「哈？这是犯规吧！？明明打断了我的属性攻击呢！」

「啊哈哈哈哈！」

在体力用尽而趴倒在地的两人面前，宗次郎开心地笑着。经历公会会馆的大规模副本战斗让冬弥两人觉得能力提升的自信也被宗次郎压扁了。

？

海岸沿线的地区特有的强风摇曳着树梢。

这是像是要吹走海的盐分一样的让人感觉清爽的晚风。

三人被吹过去的晚风所吸引，把目光看向海岸的远方，暂时无言地做着休息。

冬弥想方设法调整好气息，支起上半身，然后在混杂着沙砾的广场上盘腿坐了下来。此刻的冬弥，连再战的余力都没有了。

？

<冒险者>的体力无穷无尽，如果有心的话在一整天内穿越山道都可以，但这不过是和地球时代的体力相比，相对上升而已。<冒险者>虽说是强韧，但与同等级的怪物和同样的<冒险者>作战的话，体力就会有相应的消耗。更不用说冬弥两人还同等级远在自己之上的宗次郎进行练习了，两人变得非常疲惫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

看着海的宗次郎的侧脸依旧是平时那样，不过冬弥看着这样的宗次郎，还是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

「宗次郎大哥这次为什么也跟着大家一起向西旅行呢？」

对冬弥的问题，宗次郎在脸上露出让女生们觉得好可爱的疑惑表情、姆姆姆地皱了几下眉头之后，微笑地「因为西边有我想去问候的人在哟！」答到。

冬弥困惑起来。

因为他有着不论怎么想，都觉得宗次郎西去一定不是去问候的预感。

该说是注意到了冬弥的困惑了吗，宗次郎脸上露出颇有深意的微笑。

「因为我的脑子不怎么好，所以乘这次机会一口气解决是不是比较好呢？」

啊啊，狂暴起来了啊。

宗次郎的这句话让冬弥这么觉得。

宗次郎即便是在指导他们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地方啊，也就是说，语言和行动存在着某种偏离。不过冬弥倒是不太容易说明这种情况。嗯，在宗次郎这个身体中，有温柔可亲的宗次郎，也有狂暴猛烈的宗次郎，有让人感到有趣又可爱的令人喜欢的宗次郎，也有刻薄到只要顺着自己的意就OK、其他什么也不在乎的宗次郎，就像是（人格）分裂一样。现在冬弥他们看见的平静的表情，从表面上看，就像是膨胀起来的气球的橡胶皮一样。

因为这样评价一个长辈是非常失礼的事，所以冬弥并没有表现出来，但宗次郎，在某种意义上说，算是一个困扰的孩子。但是，大概在那之上，是善良温柔，严守礼节，能够为人所信赖，所以宗次郎才能成为<西风旅团>的公会长，就连城惠也说过宗次郎是个可以依靠的人。

这样的宗次郎这次为什么要前往西大和，如果像他说的那样，即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辞的话，那么事情就严重了。恐怕大乱就要来了吧。

虽然不是要插嘴，而且就实力来说堪称累赘的冬弥也没法对此说些什么，但听到宗次郎这么说后，他的心中还是有种混乱、吵杂的感觉。

「那个，请不要勉强。」

跟随直继学习战斗、似乎天生就是这块料的青年，似乎并没有明白冬弥的话。他笑嘻嘻地笑着，然后不知道是在心中的某处还是其他的某个地方一般的声音回答道。

「好。」

「如果要去问候的话就要和我一样哦，宗次郎先生！」

似乎调整好呼吸的伦迪浩斯撩了下自己的刘海这样说道。

伦迪浩斯的要事也是问候。

倒不如说这次冬弥是陪同他过来的。

——同 <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 的掌权者见面（陈述）寇德家的灭亡
还有换代继承领受先主的骑士爵位。

那是伦迪浩斯的目的，就冬弥这个外行人来看，这次的受勋对于伦迪浩斯来说应该是一次相当的难关吧。当然，如果只是不受勋的话那么对于伦迪浩斯来说毫无问题（大概伦迪浩斯对于那个爵位应该也毫不在意吧），不过冬弥觉得伦迪浩斯卷入纷乱的可能性可不低。

？

所以自己这次才陪他一起来。冬弥觉得作为朋友来说这是当然的吧。

心中的嘈杂声变得更厉害起来了。

比起面前这两人来说，冬弥其实并没有参与这次旅行的重要理由。当然，不重要的理由还是有的，倒不如说跟眼前的这两人相比较起来的话，这种东西冬弥心中累积的比他们还要多。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冬弥的心中变得混乱起来。

？

这些问题是在冬弥心中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现在冬弥还不清楚，但大概这正是冬弥此刻位于这里的理由吧。

？

突然想起了实莉。

大概，自己是不想输给实莉吧。

冬弥如此想到。

身为让自己自豪的同伴（双胞胎姐姐）的实莉，敢于去赌博，然后战斗，然后终于有所得。如果在这世间的其他人看来，或许实莉是败北了，但从冬弥这边来看却并非如此。实莉比谁都出色地战斗着，显示出她的价值。

？

在冬弥的眼中，实莉是个闪耀的存在。

是令自己自豪的姐姐。

但正因为是双胞胎，所以冬弥不想输给她。冬弥不想看着一个人前进的实莉的背影。

虽然冬弥最喜欢实莉了，但现在的这个瞬间冬弥却并不想和实莉在一起。安慰实莉的角色就让女孩子来担当吧，冬弥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战斗。

？

随着沙沙沙的海浪声，天空渐渐步入黄昏。

在沙滩上的三人都各自紧紧咬住自己参加这次的旅行的目的。

至少，冬弥想要在这次的旅行中，发现自己有的东西，和自己没有的东西。

大概这次旅途是一场试练。虽然冬弥不知道自己未来该怎么做，但冬弥为自己的这个预感而震颤起来。然后能够让自己战胜这场试练的力

量就像是寄宿在冬弥的身体中一样，冬弥有着让半月在较低的位置闪耀出光芒的心愿。

◆2.02

<记录的地平线>现在是十一人在籍的公会，而<三日月同盟>则是四十人规模的公会。而这当然从公会屋的规模就体现出来了，就连厨房的大小都有着较大的差异。

?

<冒险者>大概都是比较能吃、而年轻人居多的<三日月同盟>中，这个差异格外明显。不但烹调饭菜所需的厨房调理间本身广阔，就连食品储藏室都是大规模的。在这个异世界中，有名为<住房供给道具>用来搁置住房时使用的魔法道具存在。

在这种道具中，类似于<魔法背包>的<贮存箱>、<停滞箱>、<冷藏箱>等道具比较有名，它们有着地球世界的冷库一样的大小，而贮藏东西的容量则是地球冷库的数倍。

?

而在这样的魔法箱子里做着家常菜的五十铃，转过身做出OK的手势。眉间鼓起干劲的瑟拉拉则在脸上露出微笑，穿着围裙的实莉似乎也松了口气。

「这下子终于算是做完了吗？」

「做了很多呢。」

「<三日月同盟>平时都是这样吗？」

嗯，这个嘛。瑟拉拉一边取下腰上的围裙一边回答道。

「因为我们这边的人数比较多，所以饿肚子的人也有很多啊。因为早晨是战场，所以哪怕只是一点儿，也想要变得轻松起来呢……」

？

五十铃、瑟拉拉、实莉三人制作的是预先做好的保存家常菜。

她们做的菜品有炒牛蒡丝、煮豆、温泉蛋、还有鱼粉拌紫菜。只要预先做好这些菜肴，然后早晨的时候拿出来吃就行了。这些菜肴是即便不是专门的<厨师>的五十铃她们（如果有适当的参考书的话）也可以烹调的，这就是她们在今天的作业。

「休息吧—！有大福（注：日式点心的一种，中国普遍称之为团子或者糯米团子，我们辽宁这里叫凉糕）哦！」

微笑着的瑟拉拉带着习惯的动作在厨房调理室的作业台的一角，取出茶壶和茶杯。这里就像是她的主场一样。

「啊，这么多真的可以吗？」

「盛得满满的呢……」

犹豫起来的五十铃和实莉的包里，满满地装着在<三日月同盟>做的家常菜——不光是今天做的份儿，还装了更多的菜。是瑟拉拉硬塞到两人的包里的。

「因为我请你们帮我的忙了呀！」

「虽然确实是那样没错啦。」

今天的联合烹饪会，是为了减轻公会的厨师的负担，三名少女自主举行的活动。

就烹饪本身来说并不怎么复杂。

这些都是如果有最近新出品的道具<新娘的围裙>的话，即便是料理初学者的五十铃也能制作的菜品（不如说正是为此而选择了这些菜品）。瑟拉拉作为料理老师的角色，而五十铃和实莉则作为学生的角

色。然后她们做好了这些菜品，就作业完成后相当的数量来说足以让她们三个感到自豪。

？

剥了四公斤胡萝卜的皮，另外还有八公斤的牛蒡。

虽然也有五公斤的大米，但三人也没想过牛蒡会有那么大的体积。不过三人并没有感到非常勉强，而是完全有种进行讨伐任务的乐趣。在预备材料放在眼前的时候，实莉其实已经做好了和另外两名少女在今天不用回去的觉悟。

？

眼看着迅速把预备材料做成成品的瑟拉拉真是令人感到耀眼啊！

五十铃明明拿着快两倍以上的菜刀，甚至有着大方闲谈的余裕，根本就是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

原本<冒险者>的身体能力即便是在这种地方也能有效地表现出来，其实菜刀并没有那么快，只是拿菜刀的手并不像在地球世界那样感到疲劳，身体感到发倦，工作快速顺利地进行着。

所谓烹饪其实就是完成预备工作而已，瑟拉拉的这句话渗入两人心中。五十铃就觉得烹饪真的就是如瑟拉拉所说的那样。

「我今天大致已经明白料理的事情了哟！」

对在茶的香气中微笑的瑟拉拉，加深了自信的五十铃做出了强有力的宣言。

「是吗？」

「嗯嗯！那个，就是稍微切一下，然后加热调味，料理就完成了!!」

炒牛蒡丝，煮豆，鱼粉拌紫菜。如果回顾下今天做的菜肴的话明显（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些菜品当然是如炖煮咖喱一样即便是料理初学者的五十铃也能做的料理。预备好加工材料，然后在厨具里加热，再放进调味料的话，一道美味就完成了。

「……五十铃酱。」

看着困扰般地半笑着看着自己的两人，五十铃笑着挠了挠头。

好像料理不仅仅是这样啊。

「啊一，不。我说的是明白料理的基础！是基础啦！」

诶嘿嘿嘿嘿，五十铃尴尬地摇着手搪塞道。对普通的女子高中生来说，触摸到料理的精髓还早啦。

「好象累了呢。」

老实说其实并没有感觉到累，但被大量的菜品和材料的那幅画面的压迫力所震慑，完事后的五十铃像是抛出双手一样突然趴在厨房的桌面上。

「做这么多炒牛蒡丝还是第一次哟！」

「这可是十二公斤的材料哟？十二公斤真是个不得了的数字。连制作的调味料都有一脸盆的分量哦！」

「就像球一样。」

「还有计量杯啦！」

让瑟拉拉和实莉的脸颊鼓起来的指摘让三人瞬间沉默下来，随后都大笑起来。

真是个平静的下午啊。

趴在桌上的五十铃斜眼一晃，确认着对面两手像是要夹住茶杯一样拿着茶杯的实莉的状态。

实莉看上去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安定呢。

从那个深夜外出之后的数日间，虽然五十铃担心过实莉有可能因为失恋的打击而突然难以启齿，但实莉还是渐渐地回归了日常的生活。

虽然并没有商量过，但那几天五十铃都是和瑟拉拉围着实莉度过的。喵太老师送来了甜品，特托拉也过来看看情况，蕾莉雅和莉多卡也在周围变得圆滑起来，但即便上一起度过的就是这三人。

因为被称为少年组的五人常常在一起度过好多日子的缘故，所以那几天是久违的女子小队的日子。简直就像是地球世界的女高中生放学后的日常回来了一样。

「姆。」

实莉的这副表情让她对面的五十铃鼓起脸颊，「就不能摆出温柔的表情吗？」抗议道。就是在是不是换上温柔的表情比较好呢，虽然是这么想着，但身体却很老实的五十铃兴奋地戳着实莉的脸蛋，说着「实莉好～可爱！」，于是想让实莉换上温柔表情的想法也不了了之。

实莉现在真的变得好可爱。

？

当然实莉从以前开始就很可爱，但在这半个月以来变得更加漂亮，虽然现在的实莉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但却变得更像一个女孩子了。自从<哈美伦>脱困以来，实莉就一直是一个有着不符合她的年龄的智勇双全的女孩子，虽然五十铃觉得这样的实莉好厉害，但她觉得现在的

实莉才是真正可爱的女孩子。（不论是谁来看都是这样），因为是专业的女子高中生的五十铃保证所以这绝对不会错。

？

「真是的！」

脸颊鼓起来的实莉暂时发起脾气来，不过随后还是露出稍微困扰的表情对五十铃说道。

「五十铃不跟着去关西，这样好吗？」

「为啥这么问？」

五十铃有些呆滞地反问道。五十铃的这个样子，给人一种她们的对话已经跑偏的印象。

「不……。我是说，不与伦迪浩斯先生一起去真的好吗？」

「啊。啊一，嗯。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又不是整天和狗狗黏在一起啦！」

五十铃干脆地回道。虽然如此，但她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脸颊变得火热起来。虽然五十铃觉得实莉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对让她感到困扰的自己的报复，于是一瞬间想要回嘴顶回去，但看起来似乎并不是那样。对面的实莉脸上是真的感到疑惑的表情。

？

「此次可是难得的自由自在的，属于少女的休假哟！」

「哈？」

可是，也许是发觉脸红的缘故吗，五十铃仿佛在给自己做苍白的辩解一样。独角戏虽然让人感到好羞耻，但也没办法。即便是自己不也是

毫无责任一般地给实莉的恋爱之路鼓吹呐喊吗。

?

「还是在实莉身边比较好。」

因为怎么也没法说（伦迪浩斯和自己在一起）是一场让人感到甜美的追求，五十铃带着仿佛临终前的恶劣态度把脸埋进搭在桌面的臂弯里。

窃笑着的瑟拉拉的补刀好残酷。

?

两面作战。没有援军。五十铃队长大危机，不过狗狗队员却没有赶来帮助自己。不，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让狗狗队员跑来援救自己的话，受害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很高。

五十铃在那场战斗中看到了实莉的感情的碎片。

换句话说，实莉和瑟拉拉搞不好也看到了五十铃的那个碎片。这种可能性，让五十铃本就火热的脸颊愈发炙热起来。

?

当然五十铃的碎片和实莉的碎片相比，不论是数量还是闪耀的程度都非常保守。倒不如说，五十铃心中那只有些许的一点儿，应该是内心迷失的东西，实莉注意到它的可能性应该不会很高。而且说起来，实莉在那个时候作为大规模副本战斗的指挥官虽说是关注着部队所有人的状态，但五十铃当时只是作为魔法攻击班的掩护角色，所以常理来看，实莉对自己的关注度应该和担任其他更紧要的角色的人大大不同才对。

?

在那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为了处理自己的麻烦而竭尽全力，根本没有余力（来管其他人的事吧）……因此实莉和瑟拉拉两人应该都没有注意到五十铃的感情碎片吧。

或许有非常低的可能性，虽然自己的感情碎片很薄，但或许两人发现了也说不定，但这一点是无法确认的。

（你在那个时候）看到了从我心里涌出来的伦迪浩斯的碎片了吗？——要是向实莉和瑟拉拉两人发出诸如这样的询问的话，简直就像是把至今为止她们有可能还没发现的东西供出去一样，说到底像这种自我意识过剩，根本就不能提出这种像是承认狂妄的事实一样的问题。光是想想就让五十铃的肚子感到痛苦不已。

？

「我和狗狗的事怎样都好啦，比起这个，瑟拉拉为啥不和喵太班长一起呢？最近他一直来这边吧？」

总之先转移矛盾，五十铃开始了反击。

「不不，我的事该说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没办法了，还是说已经是持久战了呢……」

「啊咧、啊咧咧？」

平时总是因为这一击而变得满脸通红、慌乱地手舞足蹈的瑟拉拉，明明应该会因五十铃的这一击而转换攻守之势的，可为啥现在的瑟拉拉会像是感到迷茫一般的、但却真的毫无迷茫和犹疑一般地双颊染上红晕、露出让人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温柔的微笑悠然地挥着手呢。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因为我明白感情要是简单得到，自己就会同样很轻易就被甩掉，所以我觉得感情的事最好以粘性胜利比较好哦……而且，我想珍视实莉酱和五十铃酱——」

好像和话题没有什么联系呢，嘿嘿嘿——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羞涩地微笑的瑟拉拉非常可爱，深深地震动了五十铃的心。

就算是把作为普及型的女高中生的五十铃和眼前这两人比较，也是没办法的。五十铃觉得实莉和瑟拉拉非常厉害。如此想来，脸上满是雀斑、如吃完鸡肉后剩下的鸡骨头一样、不论是勇气、温柔、还是关心都不够的自己就像是白铁工艺品一样扭曲而废柴。

最重要的是，自己对伦迪浩斯的恋情，缺乏眼前这两人的恋情里所拥有的认真、献身还有爱情。

不像样的自己的自卑感，而真的好帅的伦迪浩斯令自己妒忌得要死，但似乎自己还是被他所吸引，自己的心砰砰乱跳，更害怕（自己和伦迪浩斯的恋情）失败。

非常害怕。

令人心寒的恐怖、难过、想哭。

总之自己非常胆怯。

本来的话，对面的那只白痴狗狗又是金色的又是毛茸茸的又是王子大人，五十铃这边根本就（不可能）拥有。所以想这种事也是枉费心机罢了。

明明想要痛快地放弃的，但就在五十铃想要放弃的时候，又总觉得自已自我中心，自我嫌恶起来。感到气馁起来。

作为结论来说好想打滚啊。

五十铃急得想要闹腾起来也是没办法的。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恼恨的情绪把心里堵得满满的。

五十铃留在这里的理由的一半，当然是不想把实莉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这里，至于另一半，则是如果和伦迪浩斯一起西行的话，自己的动机会变得激烈起来，自己届时也会因为这而死掉吧。

「五十铃酱。」

「呼呼呼呼。」

实莉和瑟拉拉似乎在抚摸着把头埋进搭在桌子上的臂弯间的五十铃的后脑勺。失败感沾染全身的五十铃并没有因为抚摸抬起头来，而是就这样埋着头挣扎着。

对这样的五十铃，两名同伴永远都在温柔地安慰着。

宽阔的厨房的午后的时间，还远远没有用完似的依旧剩下不少呢。

◆2.03

在以前曾一度是大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作为<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首脑区域的京都，也因为阪南的存在感的增加，而渐渐失去了活力。

当然事实上当地居民并没有因此而大幅减少，京都的治安得到改善，文化的时尚水平也（在通过<冒险者>所带来的生活用的魔法道具后）得到显著的提高。

可是京都的街道上不论是上街散步的人流、还是大声叫卖的生意人，还是全副武装的护卫佣兵团的身影全部都消失了。恐怕这是因为这些人把活动据点都搬到作为西大和的物流和商业中心、正飞跃性地持续扩大着规模和人气的阪南那里去了吧。和定居的场所分开，现在的京都都是在<元老院>支配下的政治首都。

京都的夜晚，人影愈发深沉起来。

影影绰绰之间，男女之间的潮湿的密约，还有为了赶走政敌而进行的如毒液般的谎言，遍布京都的每个角落。下至管理马厩的仆人和书库的官吏，上至大臣，几乎都在为了自己的特权和立场进行着阴谋，所有的阴谋如蜘蛛网般交织起来。写着不知真伪的流言蜚语的亲笔信、装着糅进<苦命蛙>的毒的油的小壶、隐藏身份的黑色斗篷、粗薄绢。

在潮湿和仿佛不快粘着在身上的死寂中，这些东西根据它们主人的图谋而复杂地纠缠交织在一起，预料之外的警情渐渐靠近着。

这就是京都的政治。

乌德尔公爵家主导着<元老院>，是这个京都中以最为滔天的权势为傲的世家。虽然<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是由斋宫家支配的，但实际上那只是名义上的支配而已。斋宫藤利是被架在神舆上的傀儡，这是京都小儿都知道的事。主导<元老院>的乌德尔公爵，可以说是这座京都的统治者一般的人物。

可是这位公爵——年逾六十的乌德尔此刻却气急败坏地把手边的亲笔信撕碎扔掉。这是拒绝宴会邀请的信。派系的——嘛，实际上<元老院>的一切都是乌德尔的权力基盘，但其一部分成员却拒绝了参加宴会。虽然信里写着诸如身体状况和其他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宴会的理由，但信里却明显吐露出这些人想要同自己保持距离的意图。

「这群该死的家伙把贵族的荣光和威斯特兰迪的悲愿都忘了吗！」

饱含怒火的话语，让递信的侍女严肃低下头来。也许是害怕受到乌德尔的责罚吧，平日里经常围着乌德尔转的年轻侍女们此时也不敢接近他。这个没有眼力劲儿的笨女仆此刻就像是担任着这样（挨骂）的角色一样承受着（乌德尔的怒火）的逼迫。

不知道这个笨女仆是否讨厌被迫担任的这个角色，至少从她脸上那如木雕般缺乏生气的表情上没法知道答案。

「话说这些家伙们的借款又怎么样了呢？」

「我们收到了似乎变成<第八通商网>的商会正进入尾张地方及黄泉岛的庄园进行重新开发，和来自那里的财富流入了一部分贵族家里的报告。」

「掌控着阪南的财富的是茵缇克丝吧，到底在干什么啊？！！」

乌德尔怒不可遏地甩出这句话来。

「是来自东边的<圆桌会议>的资金。似乎还有巨量的来自东边的大米流入到这边，好像他们就是靠这个来偿还了借款。——他们现在正努力摆脱乌德尔阁下的控制，至于其影响…」

该说是丝毫没有感觉到乌德尔的愤怒吗，不知名的侍者带着低声又清澈的声音做着状况报告。

来自东边的大米的输入增加的事情乌德尔也有所耳闻，但却不知道居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在以大米为主食已经常态化的大和列岛中，大米就是金钱。如果（巨量的）粮食流入到这边的话，将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且原本贵族之间也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同盟关系。跟从宫廷序列和派系互相敌对也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要让这样状态下的<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整合起来的话，竖立一个<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这样的假想敌进行对抗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

「……」

忘了应该控制的根本，向敌军屈膝投降，这根本不是贵族应有的态度。他们难道都忘了在这数十年来穷困之极的情况下是谁让他们成为统治阶级安然度过了吗！支撑着没有皇帝的神圣皇国的，到头来就只有乌德尔一家了吗？

「茵缇克丝怎么样了？那自负的猎人在干什么！」

「一彦大人的行动尚不清楚，不过，茵缇克丝大人正在向濡羽大人直接施加压力……」

眼前这个让人感到完全无趣的石头人偶一般的女人，被乌得尔命令呆在他的房间中随侍在他身边，像现在这样通报着情报。乌得尔之所以能够在宫廷诸事上消息灵通，全依靠他麾下所使用的情报网，也许是掌握了更多的情报，乌得尔的情报网甚至连<冒险者>的事情都要调查。

「是因为压力没起作用（这个女人）才变成这样的吗？」

「……」

能够做出这样的报告，这女人这样的态度并没有让乌得尔感到有多生气，不过像她这样沉着冷静的性格似乎也并不欠缺操弄阴谋的资质。眼前的女人像是同意乌得尔的话一般，恭恭敬敬地低下头来，给乌得尔手边的酒杯斟满了清酒。

？

「另外还有作为傀儡的那位斋宫家的当主，到现在为止<元老院>（乌得尔家）是与茵缇克丝结盟的，那么是否就这样不把他收纳在手里、先放着不管呢？」

「比起这个，你说我有讨伐东边的逆贼们的必要吗？」

听到仿佛硬是要询问的侍女的问题，乌德尔皱了皱鼻子，发出响声。

「<奈恩提尔>距离遥远，<弗兰多>荒芜不堪。〈兰德真领〉虽然丰饶，但土地却没有多少。我认为至少要把<尾张>掌握在手中，如果不进一步攻占东部地区的话，〈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霸权则无从谈起。」

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但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贵族数量多到让乌德尔恼恨不已。

如果就这样得过且过下去的话，〈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会在大和列岛的草民中，如迎来春天的融雪一般渐渐消失。光是现在，不畏惧宫廷的力量的大不敬者就在不断增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因为<元老院>正不断失去它的力量啊。

？

如果现在还不改变这样的趋势的话，〈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就会灭亡。不明白这一点的无知之辈太多太多了。

？

「那就把<红色小鬼>们——」

「它们如果以<大地人>（草民）为对手的话拥有足以自夸的无敌的力量，不过，它们至今还是不如<冒险者>。至少现在它们是无法抑制住西边和东边的<冒险者>，只会白白地损失兵力。」

侍女冷静地告诫着不知不觉间被诱惑驱使的乌德尔。

其正确性让乌德尔都说不出话来。

<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之所以能够猖獗到这个程度的根本原因，还不是因为己方的战力缺乏吗。而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能够填补<大地人>战斗能力的缺乏的兵团，但这次却连发挥其力量都不被允许。

明明经过多次实验挑选出来的<红色小鬼>们，战力已经凌驾于<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精锐的<舞滨骑士团>之上了啊。

「正因如此，茵缇克丝说的都是梦话，为了给她所说的成为大和最高位的<冒险者>然后管理统率全部的<冒险者>之类的蠢话，我们出了多少力。<元老院>给那女人的财产和草民，都不知道有多少了……。可恶的混蛋！」

茵缇克丝是值得依靠的对象吗？

反正是优先自己的感情而行动的小孩子一样的家伙罢了。

可是她那罕见的野心让她比其他<冒险者>更为出众也是不争的事实。

「再送钱过去。然后发动间谍帮助茵缇克丝。虽然是连暗杀个公子都失败的家伙，不过，但刺探到他们内部的弱点还是能办到的。」

「遵命。」

乌德尔深深的呼吸着，收纳着自己的怒火。

不论如何，没有骑士团和军队的<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已经没有其他的手段了。即便暂时抱着那个女人（的大腿）也好，不论敌人有多少士兵，如果有<冒险者>在的话，便能轻易转换成数量优势吧。

只要还对这个大和有着野望的话，就必须要让<冒险者>成为同伴，至少如果无法取得他们不干涉的承诺的话，一切便都是徒劳的。<元老院>不论如何必须让<冒险者>成为同伴。然后一旦成功的话，不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走狗，对大和的统治就无法如磐石般稳固。

愤怒让乌德尔的视野蒙上阴影。引入<冒险者>（加入自己的阵营）是必要的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论是吞毒也好，还是饮剑也好，

除了赢过茵缇克丝外没有其他路可走。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一定要有，也一定会有的。

「这个屋子的守护可是固若金汤的！但要是卷入了<冒险者>之间的争斗中可是会不得了的。来人！来人，把翠叶叫过来！！告诉她有脏活干了！！」

满脑子想着关于这件事的谋略的乌德尔狠狠地一挥手，催促侍女退出房间。害怕乌德尔的怒喝声的家人根本不敢接近这个房间，只是逼迫着被叫到的人，为了迅速确认书信的内容而开始打开信箱。

〈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是乌德尔的东西。

不论是小毛孩子的斋宫，还是从别处来的<冒险者>，更不用说那群呆在东边的乡下、除了磨剑之外什么都不知道的〈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乡巴佬——〈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可不是他们的东西。

为了保护自己的至宝的乌德尔，在这个腐朽的京都的黑暗中，为了操纵用惯的阴谋诡计而开始挥舞起笔来。

但正因为这样，乌德尔公爵才没有注意到。

深深地低着头的无表情的侍女，居然在脸上露出微弱的笑容，走出昏暗的走廊。

被灯笼光照到的她的身姿，在昏蓝的夜晚中，摇曳着比夜晚更加深沉的影子。

然后那个影子幻化成九尾的样子，摇曳着消失在京都的暗夜中。

为了得到大和的统治权而挣扎的<元老院>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2.04

买卖东西的喧闹声在蓝天下交互相响着。

原本被称为阪南的城市就是下流杂乱、人满为患的城市。

在城市面积上弱于秋叶原的城市，从构造的意义上看相当难懂。不用说，这边的地面上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遗迹建筑群，而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多如牛毛的地下店铺空间和地下通道让阪南的城市构造愈发复杂起来。

虽然阪南是作为玩家都市、为了支援关西方面的<冒险者>而产生的冒险都市，但在<大灾难>发生后的这个世界里，阪南比秋叶原都要早地流入了（和原本的<冒险者>的数量相比占）压倒性多数的<大地人>。

从现在的人口比率来看，现在的阪南的居民数量大概是<冒险者>的十倍左右吧？这些居民多是常驻阪南的商人及商会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被〈Plant hwyaden〉雇佣的<从者>。这些人现在作为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居民为这个城市的活跃和热闹做着贡献。

虽然人口急剧增加的都市是常有的事，但像阪南这样的城市的构成居民的平均年龄实在是太年轻了。关于<冒险者>的年龄，该说是无法触及还是已经沉默的了解过了呢，（没有人去专门打听这件事。）不过即便是从<大地人>这边来看，阪南都市的居民中，新进的商人和年轻的从业人员更多一些。至于<从者>，大部分都是少年少女。整个都市内明显有着浓厚的挑战性的氛围，和构成居民大部分是年轻人也不无关系吧。

这样的阪南都市平日里就热热闹闹的，更有着越来越严重的举办祭典的喜好。

在<大地人>看来<冒险者>这种存在有着多到超乎寻常的财产。即便他们是那种（恐怕是自谦地这么说的吧）自我介绍自己只是中等级的<冒险者>，其<魔法背包>中也有着满满的远超过大型商会的资产的物资。如果成为高等级的<冒险者>的话，更是以百为单位收藏国宝级的武器和防具的存在。

以这样的<冒险者>为对象进行交易的话，交易的人会获得巨大的利益是明摆的事，而<冒险者>自己虽然有着癖好、但并不是难以交往的对象这一点也在很早的时期就知道了。基于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和修饰语言总是捆绑在一起的缘故，<大地人>之间进行的普通的交易的话效果非常低、但只要诚实地说明这是质量好的东西的话，作为交易对象的<冒险者>往往都是不计金钱、豪奢购买的顾客。

另外，<大地人>的文化中对集会、活动这样的词非常弱，对于这样的活动，对于祭典这种东西，如果让<大地人>理解的话，就是只要材料和加工费就能作出让他们大吃一惊的东西的活动。

而今天正是这样的活动中的最盛大的时刻。

大街上放置着用花卉制作的欢迎彩门，上面写着「欢迎<圆桌会议>的特使一行！！」的字样。

从花园咖啡屋那里心不在焉地抬起头来看着外面的情况的博伊尔的耳中，早已听到了相关的情报。阪南的居民们非常喜欢市井传言。

看来，似乎是会在今天傍晚之前——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正午、马上就快到傍晚了呢——外面居民谈论的话题中那只从秋叶原出发的使节团会到达阪南的样子。

据说这只使节团是绕过<鳩之淡海>周围进入阪南都市的，也就是说比起京都，他们会先访问阪南。

因此对使节团的欢迎会的事前准备的要求颇有种微妙的判断。最后针对先访问阪南的〈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友好使节这个情况，

〈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代表者拿出来对应的，到底还是京都的仪式。

？

据说黄昏时分到达阪南的使节团，今晚会先进行休息，明天再参加由〈Plant hwyaden〉主办的阪南都市的欢迎会。当然，与会的当然会有作为〈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使节团的代表的伊瑟路斯公子，不过他和对面一同出席的京都的贵族们一样，根本不算「正式」会面。据说双方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约定。

？

「美味的欢迎披萨饼烧烤哟！还有新鲜的凤尾鱼和菠菜！再加上好吃的奶酪的话美味度会增加三成哟!!」

博伊尔从穿着写着「热烈欢迎」字样的围裙的售货员那里买了一份披萨饼。总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呢。不过说起来，也有着像这种在新品种料理的实验中出现的新商品呢，而且在这种商品中，不论是食材、还是特别进货的质量上都非常好的商品非常多。博伊尔也打算顺从潮流，买一个这样的商品试试看。

「谢谢惠顾！」

少年售货员一边发出明快的声音，一边熟练地切下一块披萨饼，装进准备好的纸碗里，递给博伊尔。似乎这种披萨饼不是整张出卖而是切开零售的。博伊尔在对眼神敏锐地指出玻璃杯空了的少年的询问提出再倒饮料的要求后，无心地询问道「差不多也快了吧？」

这是今天最热门的话题吧。

作为大街对面的大型咖啡屋的服务生的少年，听到博伊尔的询问，圆滑地「我觉得差不多也快了。」回道。

「如果东边的食材进入这边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比如这个凤尾鱼啦！」

少年店员说着露出笑脸来。

「这个东西很好吃呢。」

大快朵颐的博伊尔也同意少年的意见。

经历过<大灾难>的<冒险者>——也就是对所有（玩家）来说，或多或少都会变得贪吃起来。如果经历过那样（吃着没有味道的发泡煎饼）的生活的话会理所当然地（变得贪吃吧），而且经历过那样的生活的所有人几乎都会喜欢上好吃的东西，并对新菜单增加的事情非常敏感，新出现的料理不论什么时候都大受<冒险者>们欢迎。

「对吧，今天我本来已经做好将盈亏置之度外的觉悟咯！」

「说是这样，但还是赚了钱吧？」

「即便置之度外，但<冒险者>的各位对好吃的东西也真的会给钱哟！每次都是这样！」

对红着脸颊羞惭地笑着的少年伸出的蛤蟆口式的钱包，博伊尔（也和其他<冒险者>一样）数都没数从身上掏出一把金币就扔进去。

？

就在这个时候，从东南方向响起了欢呼声。

虽然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但传来的低吼声表明：使节团距离这里已经很近了。

马上跳起来从咖啡屋的另一端飞奔出去的售货员马上赶回来，对博伊尔做着「使节团好像已经到了！」约有百人规模的队伍，现在正在大

道上前进。马上就要走过这前面了！」的报告。大概是刚才博伊尔的豪爽支付让这个店员觉得这是一位贵客吧。

这个花园咖啡屋的建筑物说起来约有两层楼高的程度。是利用原有的废墟改建的空中庭园之类的地方，在这里能够俯视下面的<步行商业街>。

因为把武器防具托付给预定的锻冶屋进行修补的缘故，博伊尔即便今天是在野外也有避免战斗的想法，于是最后抱着想来看看来自东边的一行人的想法的他在这里呆着。

「呐呐，这位帅气的小哥能不能告诉我，那边的人到底是怎样的感觉呢？」

随后没有耽搁时间，以骑士团为先导的队形把现场围观的群众分成两边，使节团队伍慢慢地走在<步行商业街>上。虽然使节团的成员大半都骑着马，不过因为也有乘坐马车和徒步前进的成员，所以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非常平稳而缓慢，也有着向来自周边的包含好奇心在内的欢呼声挥手致意的余裕。

「怎样的感觉？」

被这么询问的博伊尔，一边挠着下巴，一边「你说的是不是指那边的使节团成员呢？」反问道。

从清楚地点着头的店员的表情来看，应该是希望自己为他解说吧。博伊尔似乎被这里的人知道，他是这附近为数不多的作为战斗职业的远征成员，所以这个店员肯定是一开始就把他作为目标而接近了吧。

即便对于<冒险者>来说，这不过属于娱乐的话题，但对于像店员这样的立场的人来说，却是容易左右他们的收入的重要情报。即便是听说的传言当作重要情报、被人们重金求购的<冒险者>也不在少数吧。

这个可爱的少年，倒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嘛。

？

然后对这种顽强的大地人精神并不讨厌的博伊尔露出会心的笑容，以开始打算一一说明的样子，指着刚才在前头附近、现在正通过大道的青年开始介绍起来。

「——那个骑在马上、给人一种轻佻的感觉的男人是卡拉辛，他是<第八商店街>的公会长。它的这个公会规模很大，就生产系公会来说比圆紫菜（都要大）……。他可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家伙，可以说掌管这种巨大组织的家伙都是怪物。」

「是吗。原来是这样吗。掌管一个大家庭是很辛苦的吧。」

拼命地在小抄上记着关键的情报的少年，嗯嗯地点着头。

他自己也着能够被人认同的地方吧。和是否有战斗能力无关，光是能够在阪南这种精明的商业之都开拓出这家餐馆这一点，就足以展现出他在其他方面上的卓越之处。

博伊尔觉得被称为<大地人>的这群人是比谁都要坚强、不气馁，是一群了不起的家伙。明明奈恩提尔都变成那副模样，却从未听说那里的<大地人>哭哭啼啼地抱怨诉苦。

阪南的<冒险者>应该都对此有着一份罪恶感。而比起一般人更有这方面的自觉的博伊尔，则对他们更有一份同情心。

博伊尔一边想着这样的事情，一边用目光寻找着接下来要解说的对象。

「在那个卡拉辛斜后面的有女孩子跟随的，是宗次郎。他是<西风旅团>的公会长，这家伙可强了，他可是壬生狼的弟子辈。」

虽然不是非常清楚，但应该不会弱到哪里去吧，带着这样的预测，博伊尔马虎地继续解说着。一边说着，博伊尔一边看着对面那个不论在哪里都让人感觉不到严厉的气氛、总是露出如春日下从树梢露出的暖人的阳光一般的和煦笑容的青年。

「是那样吗！？这么说他果然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剑士大人吧？！」

「嗯，他非常强大。」

虽然没法确定这一点，但博伊尔还是肯定地点点头。一彦可是这个阪南中最有名的剑客。担任护民司的职务的他所领导的取缔不听话的<冒险者>的<壬生狼>，获得了阪南<大地人>压倒性的支持。听说相当于那个一彦的弟子的少年狂暴起来的样子，非常可怕。

「这个剑士大人比小哥都强吗？」

「确实如此，不过到了他那个级别的基本上全都是怪物。」

博伊尔像是激励眼前的少年一般继续说道。

的确，不论是眼前经过的宗次郎也好，还是博伊尔也好，都是超过九十的高等<冒险者>，但其在具体的实力上应该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就累积参加大规模副本战斗的经验、因掌握<幻想级>装备而坚韧无比的战斗系公会的家伙们的实力来说，像博伊尔这种「在某处的副本洞窟打怪挣钱」程度的武斗派完全是另一次元的人吧。

「刚才经过的卡拉辛先生也被小哥称为怪物，同样是<冒险者>，到底如何才能被称为怪物呢？」

像这种感觉不到真实感的店员少年的询问，正是因为是无知所以才纯粹无比吧。博伊尔捏着下巴想了一会儿，做出了即便是自己也明白非常笨拙的说明。

「如果变强到那种程度的话，与敌人战斗已经不再重要，他们已经<冒险者>的等级中脱颖而出，或者该说与自己的战斗更为重要比较好吧。」

嘛，实际上就是这样吧。

如果硬要说逞强的话，博伊尔和宗次郎相比，博伊尔只是普通的在洞窟里努力打怪挣钱的盾职。在这种时候，残酷的实力差距也（因为无可相比而）不会暴露出来吧。宗次郎的强大确实是事实，但他和博伊尔的实力差距却不是体现在一天比后者多挣两倍还是三倍的钱上。硬要?比的话，看似强大的宗次郎在挣钱上充其量也就比自己多个两三成吧。即便是博伊尔也有着这样的自负。

但是，如果在没有见过的场所，遇到没有见过的对手，并且陷入极限状态下的激战中的话就不一样了。说起来像这种状况的话，两、三成的实力差就足以分出高下了。够的话就能够获胜，不够就没法取胜。这个差距是残酷的。进一步来说的话，就是和宗次郎这种程度的强者相比，博伊尔在「与未知的强大的敌人作战的经验」压倒性地不足。博伊尔并不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下自己还能够保持斗志。

虽说如此，博伊尔的心里的想法，应该并没有传达给眼前的少年。他正做着年幼的动作频频地扭动着脖子。

「……嘛，不管怎样。如果和别人做一样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人和别人是不会有什么差距的。像这种怪物正是能够做出让别人吃惊却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才能从一般人中脱颖而出哦。当然做出这种事之后也可能单纯被人们以为是奇人怪人就完了，所以气势和运气是非常重要的。」

「是嘛，原来是这样吗？」

虽然仍然不是很懂，但该说是硬吞下这些珍贵的情报吗，少年点了点头。博伊尔觉得，那些强者并不是变得比其他人更强，而是做出了与

众不同的改变，然后侥幸成功所以才成为了强者。而自己因为喜欢普通，所以根本没法脱离普通人的范畴，也超不出去。

「从那样的意义上讲的话，看那个宗次郎的后面。恰好在那辆豪华的马车上的那个红头发的男人就非常厉害。」

「是他吗？总觉得他好像露出坏人样儿的脸笑着呢。」

听到这没有孩子气的认真的指摘，博伊尔不由得笑了起来。

「他叫艾札克。是〈黑剑骑士团〉的公会长兼首席战士。如果说在这大和中最强的战士职的话，可以考虑那家伙哦。」

博伊尔一边回忆起在游戏时代的〈幻境神话〉战斗动画中看到的如鬼神般的强者身姿，一边这样告知道。

〈D.D.D〉的克拉斯提。

〈咆哮〉的纳卡尔纳德。

〈黑剑骑士团〉的艾札克。

这三人正是大和服务器中的所谓三大〈守护战士〉，只要是〈幻境神话〉的日本玩家的话，几乎无人对此有异议。从仪表和实绩的意义上讲，这三人如同从玩家中隔绝出去一样，几乎没有能够追上这三人的〈冒险者〉。

在〈幻境神话〉的大规模副本战斗系统中，最优秀的盾职正是〈守护战士〉。而以大规模副本战斗的突破实绩来说的话，〈西风旅团〉的宗次郎也算是优秀的盾职吧，正因为他是〈武士〉所以结果也颇为文艺吧。

而他们三人是最优秀的TOP三。而一般认为，在这三人中，艾札克显示出的斗志是非凡的。

「他比纳卡尔纳德大人都厉害吗？」

「行使沉默权。」

博伊尔皱着眉头说道。

即便比不上一彦，纳卡尔纳德如今也是〈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英雄之一。没必要在阪南都市说出成为纠纷一样的评语。

原本博伊尔就没有大规模副本战斗经验，只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不起眼的玩家而已。

虽然博伊尔看到艾札克战斗的动画受到了冲击，但有关另一位<守护战士>纳卡尔纳德的情报则是公会的公式博客的水平，至于克拉斯提，则更因为所属公会的规模的巨大，以至于让作为旁观者的博伊尔都不知道他这个盾职的功绩究竟是在何时何地立下的。

——也就是说，即便是博伊尔刚才的判断，究竟哪些靠得住，哪些靠不住他也不知道。只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像是对某个一起念高中、后来却去打职业棒球的连朋友都算不上的后辈「那家伙好厉害啊！」的褒赞一样的东西，不过就是自己主观上的偏心而已，这一点连博伊尔自己也明白。

「那那个无精打采的人呢—？」

「啊……是他啊。他是流浪的<赋予术师>城惠。（听说）他好像也创建了公会了呢。」

不。

即便如此。

博伊尔还是觉得艾札克比较强。

就在博伊尔一个人孤独地左思右想的时候，来自秋叶原的使节团正持续不断地从大道上通过。

随后被店员少年出声叫醒的博伊尔，发现他询问的对象的名字是自己见过的名字，于是想也不想就回复道。

「那个人也很厉害吗？」

「——我曾与那个家伙一起去过副本洞窟哟！」

博伊尔这样说道。

博伊尔的回答虽然意外但却并不是谎言。而且博伊尔同城惠一起作战的次数多到一只手数还有剩的程度。自己居然曾和眼前这个行进的队伍中的有名成员的一位，一同潜入过一时生成区域（instance）中——正因为对象是自己，所以博伊尔有着不可思议的感慨。

「诶！好厉害。小哥果然是名人啊！」

「不是的不是的。那个家伙从前是独行玩家，只是在野外的募集任务做过许多次。与那家伙一起冒险过的人，太多了。」

在跟刚才相比无法比较的，闪闪发亮的笑容的凝视下，博伊尔慌忙挥了挥手予以否认。

虽然听说城惠以前曾从属于一个大型的战斗公会，但等博伊尔迷上<幻境神话>的时候那早已是过去的事了。

虽然听朋友说起过这件事，但博伊尔时期的城惠应该只是一个独行的<赋予术师>玩家而已。虽然以身手高明为人称道，但博伊尔却并没有感觉到他身上有那样的气质。

「那么就是说那个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吧？我好像看到了，他露出一副疲惫的表情哦！」

顺着店员少年的手指，博伊尔看过去，发现了青年露出一副难受的表情。

这是一副像是愤怒、又像是困惑一般的难受的表情。但即便如此也能够从他身上看出这个有着基础的人的素养，如果能售卖名为「辛苦」的标题的写真集的话，这副表情绝对能够被从海量的画中脱颖而出成为封面吧。虽然博伊尔绝对不会买这种东西。

「不，别看他那样，他也是个怪物哦！」

「诶诶诶？」

确实，博伊尔和城惠第一次组队去副本洞窟的时候，觉得城惠并没有传说的那样神奇。倒不如说在那个时候，博伊尔只有着诸如对初次在原野遇到的新人<德鲁伊>的良好技术感到赞美之类的记忆。那一天的收入和幸运让大家都不由得庆幸感谢起来。

城惠自然没有失误，不过虽说他技艺娴熟，但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让人感到特别厉害的play。原来只是个有才华的人而已。如果是这种程度的玩家，在<幻境神话>中多少都能找到。

？

第二次组队，也是在有同样厉害的<回复系职业>的情况下以顺风顺水地所有人都挣到钱结束。

第三次组队，在有同样很棒的<回复系职业>的情况下，出现同样的敌人，然后同样顺风顺水地打倒敌人，然后同样顺风顺水地结束了。

第四次组队，同样厉害的<回复系职业>看起来变得洋洋得意起来，然后发现自己简直就是<德鲁伊>高玩。

简直就像是在同样的时刻一样出现的怪物，还是一样只能一次次攻击的怪物，简直如同己方策划好的一样轻松打倒沿着同样的路径巡回的

怪物，要是不论做几次都是这样的结果的话那么己方这个队伍的成绩应该好到足以让人感到惊叹。在原野聚集的技艺七零八落的成员们进入副本洞窟中，不可能这么安定啦。不可能不发生纠纷和麻烦——可是这一天大家依然顺风顺水地结束了狩猎。

「他确实是怪物。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和他一起组队的时候，我都没法说明他到底干了什么。」

至于为啥他也是怪物的理由，博伊尔大致上是知道的。

理解副本洞窟的构造，以秒为单位测算怪物的巡回（路径），再调整战斗和休息的速度的话，就能够避开突然的遭遇战。如果没有怪物的增加和突然袭击的话，〈回复系职业〉也不会出现瞬间的（巨大）负荷，也就能够处理好稳定的战斗吧。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如果只有这个唯一的解释的话，那么作为技术上的理由，城惠被称为怪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技术上的结构的理解和将技术和想法实现之间存在着致命性的背离也是事实吧。

「刚才的那些人你也这么说吧？这样说的话，刚才的这些人不论哪个都是怪物，简直是怪物成套了嘛！」

看着眼睛瞪得圆圆的店员少年，博伊尔再一次告知道。

「告诉你啊，他们很厉害的，东边的人都很可怕的。」

大口吃完披萨饼的最后一块，博伊尔垂下肩膀。

要是这个少年能够天真烂漫地度过一生，那他该有多么幸福呢。

这里最近的博伊尔的雇主，说起来，还是一个在曾在什么地方和城惠组过队的女人。光是和那么可怕的女人在一个公会玩儿这一点，就让博伊尔对城惠产生接近敬畏的念头。

「——即使是<Plant hwyaden>的上面，也是没法说别人家的事的怪物的天堂啊？」

支撑着巨大公会的头脑、处理各种问题的家伙们，果然也是在某个地方脱离了常轨啊。即便是因为压力而让脑袋出了问题，也是有的吧。

博伊尔突然非常想念薇卡。

自己已经和那个胸大可爱乐于助人的<大地人>女孩儿关系变得亲密起来了呢。博伊尔一边祈求着平稳的日常，一边来回抚摸着身旁店员少年的头。

◆2.05

如瀑布般倾泻而出的竖琴的音乐是耳熟能详的音乐。虽然来到这个异世界之后已经参加了好几次像现在这样的正式的宴会，但城惠觉得这次跟那些自己参加过的宴会比较起来感觉不错。

因为贵族也参加了这次的宴会，所以有着对贵族的文化关照。

现在城惠正身着无尾晚礼服参加着这场宴会。

不过另一方面，这次的宴会提供的料理并不老套，而是温暖人心的自助餐，就算是舞厅也是特定的，休息用的（作为用途上来说或许还有密探这个作用）单间也好好地准备着，似乎连日本出身的<冒险者>所感到困窘尴尬的事情也好好地考虑进去了。

不过说起来，<冒险者>原本只不过是网络游戏达人罢了。虽然这其中也有在社交上发挥才能一样的人才，但那只是少数派，真的说起来的话怕生的人占大多数可是不争的事实。在熟人和朋友们那里非常豪放的男人，对从没有交流过的他人保持过分的警戒而忽然与他们疏远起来这种事，并不少见。

不知道这个宴会是不是也注意到这一点，以竖琴为背景的<大地人>女人们以保守的音量歌唱着，总觉得听着这样的歌谣和音乐，自己的距离感也得到确保了。

？

以城惠个人来说的话，他暂时审视着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边靠近的<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贵族们。虽说真正的谈判还在前面，但以这种理由就停止行动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虽然大人物们谋求着最佳时机并没有轻易行动，不过那些势力相对较小的贵族们，正因为其势力弱小而争先恐后地过来，为了建立友谊的关系而和这边攀谈起来。这就和战斗一样，自军势弱的话就只剩下奇袭了。

(不怎么专业啊。)

这种微妙之处是城惠在跟<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贵族的交往中学到的。

这样的城惠旁边（或者说背后），被丝白整洁的礼服裹住身体的晓正散发出不开心的气氛。恐怕是刚才京都的贵族「城惠大人请带走我家可爱的女儿吧！（我会很高兴的！）」的话让她生气了吧。当然这话不过是恭维之词，完全没有什么恶意，但即便如此，对于晓来说对方把站在城惠身边的她当作小孩子的事是不会消失的。

？

别看晓只有城惠胸口那么高的身高，给人一种娇小的燕子般的印象，但她却是真真正正的<冒险者>。如果这样的晓眯成三角眼释放出怒火的话，对于不知道修罗场的宫廷贵族来说可是相当的重压吧。

？

跟城惠寒暄的什么骑士爵之类的家伙，（察觉到他身后的晓的怒火后）都纷纷像是吓死了一样一个个带着苍白的脸色匆忙从他面前离开。

虽然晓干了坏事，但作为城惠来说却庆幸她让自己得救了。

？

「给，喝吧。」

「嗯。」

带着怜恤（刚才那群落荒而逃的贵族们）的心情，城惠把刚才收到的无酒精饮料递给晓。

这次的这只访问团有着多个政治目的。

把这些目的整理一下的话，首先，<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和<圆桌会议>这种事实上有着同盟的关系的两个组织，各自在这次的西行中所抱着的目的就不一样。

如果是从<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这方面来考虑的话，在（双边紧张的关系）达到极限之前，缓和同<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之间的紧张的关系，即便是在将来也想增加双方共存的可能性，甚至以奢望来说的话，<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这边甚至有着想朝这条共存的道路上发展下去的想法。这种想法，城惠是通过卡拉辛从赛尔济亚德大公那里听说的。

另外，虽然（在这次的诸多目的中）并不占大的比重，但从舞滨公爵家的立场来说的话，让这次的代表——不久会继承舞滨公爵家的伊瑟路斯积累外交方面的经验，进而使其赚取（本家和临近诸侯们对他的）好感分应该也在舞滨公爵家的计划之内吧。以蕾妮希雅继承舞滨公爵家的新当主这个事虽然已经彻底凉了，但城惠从多方面听说如果对贵族家的继承问题等闲视之的话可是会招致灾难的。这种没办法关心的家族却有着（让人介意）的纠纷的情况，也是能够理解的。

？

当然，最后就变成了伊瑟路斯以及顾问奇利瓦侯、护卫艾札克等人之间的战斗——「在采取友善的行动的同时，不要做出许诺。」「即便进行亲密接触，也不要和对方分出上下等级来。」——这种千叮咛万嘱咐的情况。

即便是在现在这个宴会上，接近伊瑟路斯的人也很多。艾札克对于这样的情况「今天可是<冒险者>的聚会，伊瑟路斯是要为了将来而积

累经验的啊，你们这帮贵族不能自重一点吗？！」这样像笨蛋似的大声宣言道。就算是看不懂气氛也要有个程度吧，奇利瓦侯苦笑着想到，但是，真是和他相称啊。

不过，城惠觉得那个名叫伊瑟路斯的少年倒是有着一副相当细心的性格。在清楚现状中最重要的部分到底是什么这一点上，是稍微有些顽固地墨守成规的类型呢。在经验浅薄的现在的年龄上，虽然有可能会被利用这一点，但只要积累经验的话也能成为一位良好的领袖吧？这是身为领导人初学者的城惠的感想。不过他并没有自己的感想是否就是正确的结论的自信。

反过来说，即便暂时有多少失分之处，伊瑟路斯也只是个嫡子，又不是现任的掌权者赛尔济亚德大公本人。因此，之后再恢复的话还是好使的。如果大公是考虑到这一点才让自己的孙子作为使节团代表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位不可轻视的人物。关于这方面的预测，城惠倒是有几分自信。

然后，这样的<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使节团和个别的、作为秋叶原<圆桌会议>的使节团（所要达成的目的便是）同<Plant hwyaden>改善关系，如果这一点达成的话，<圆桌会议>这边还有就返回地球与<Plant hwyaden>建立双方合作体制的课题。

虽然（此次的西行让）城惠感到心情沉重，但双方确实需要情报上的交流。

<Plant hwyaden>内部的情报即便经由KR之手也未必能全部获得，但如惠二一般的情报源恐怕不会再有了吧。那家伙即便是从城惠的角度来看，也是属于不规则的存在吧。

说句不害怕被误解的话，秋叶原的<冒险者>之间已对西边的<Plant hwyaden>有着不信任感。那是混合了自己生活的家（公会）的同时、保持住了各自的独立性而一直存留至今的秋叶原所感到的对巨大行会统治般的体制本身的不信任感。

可是这种体制无论东西、不论是在哪里都会让人觉得不可靠，不论是在哪里都无法彻底理清楚。<D.D.D>成为了<D3>的现在姑且不提，<D.D.D>也好<海洋机构>也好，都曾在<大灾难>后大大增加成员。如果是考虑到在紧急状态下靠上大树好安心这一点的话，作为思维正常的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吧。因此也没法彻底否定这个部分。

可是另一方面，在没有对立组织的情况下、往一极集中后往往会暴走——这种程度的政治知识，作为日本出身的玩家们来说不论是谁都明白。事实上<Plant hwyaden>就有着往这方面发展的倾向，而秋叶原的<冒险者>们也隐约地开始知道这一点。

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还非得与对方进行谈判不可，足以让人感到心情沉重。即便是稍微抓住契机的城惠在出发为止的期间努力收集情报，还是没能找到破局的突破口，而接下来的调查又被前往前往阪南的旅途所覆盖——也就是说，这正是在目前为止的路途期间城惠继续不断处理着和平时一样的海量报告和进行联络的原因，变成现在这种黑眼圈的模样也是没办法的吧。

「主公你没事儿吗，奇怪的笑容出现在脸上咯。」

「真的变得好奇怪啊。」

明明眼前的晓板着脸捏着套装的衣角，城惠还是能耸了耸肩这般说道。

「卡拉辛好像说过『我会负责商业系这边啦！』哦！」

「哎呀……」

「我会负责商业系这边啦！」

「哇！」

突然从背后响起的声音让城惠吓了一跳。

回过头看去，出声者正是满面微笑的卡拉辛。

「不用那么吃惊吧。」

「你吓死我了！！！」

仅限今天穿着晚礼服的卡拉辛给人一种潇洒的印象。因为看起来给人一种和清爽相配的感觉，所以让城惠产生了些许自卑感。
<圆桌会议>的成员们不论是谁，外表上看起来都不错吧。

「本来我就是负责这方面的，所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我觉得这么安排的话可是非常妥当的哦！」

卡拉辛负责商业方面自然是妥当无比，不过城惠负责政治议案方面的事务就完全不妥当了。可是，这句话却被晓「我听说原本这次的这件事，可是主公的希望」的回答——这个决定性一击给堵在喉咙里出不来了。

这确实是事实。

的确非常麻烦。

好想不做。

但是，听说同样出身<放荡者的茶会>的茵缇克丝，掌握了〈P l a n t h w y a d e n〉的实权之后，对于城惠来说（除了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派其他的谁过去和她进行谈判的选择。

城惠对于茵缇克丝的感情是复杂的。

虽然城惠觉得她是个不错的同伴，自己也想要向她传递作为同伴的好意，但却感觉到自己被她讨厌了。<放荡者的茶会>解散后，虽然不

论是城惠还是茵缇克丝都继续在<幻境神话>中游戏，但彼此间却再也没有对话过。

应该是被她避开了吧。

然后城惠也避开了茵缇克丝。面对这个（自己）以高概率的可能被其讨厌的女人，城惠根本没有从自己这边接近的战术。

（虽然不管怎么说自己这边都非常胆怯就是了）

在失去<放荡者的茶会>之后，即便是城惠也不是没有低落过，只是，城惠觉得把自己的丧失感向周围的人传播是不对的，所以强行忍耐了下来，但是，正因为忍耐着这份痛苦和失落，城惠可是耗费了以年为单位的时间才重新振作起来。现在的城惠认为，自己度过的那段独自游戏的时间，正是这么一回事。

而且这耗费了如许之多的时间，可是一段为了重新振作起来，直到获得直继和晓、班长和双子的支持为止都悲惨之极的日子。

而比起城惠，一直都是一本正经的才女的茵缇克丝，比城惠都更热心地致力于<放荡者的茶会>，所以茵缇克丝被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它的解散这个残酷的事实搞得乱七八糟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虽然不是很清楚女性的心理，但城惠觉得（未能阻止茶会解散的）自己甚至有可能被她怨恨上也说不定。

「嘛，这方面的事就交给我吧。我也做了相关的准备。……我可不像城惠大人那样着急，所以能够轻松地去处理哦！」

卡拉辛用温暖的笑容拍着城惠的肩膀。

听到这句话连城惠也不禁露出苦笑。

说不定自己此刻确实非常着急。

?但从知晓<召唤之典灾Tacritau>和<失望之典灾艾雷努斯>城惠这边来看的话，（典灾们）恐怕也着急起来了吧。

搞不好它们也在寻求着认同呢。

即便别人都不明白，操弄<契约术式>的城惠也是明白的。至于原因，自然是因为城惠明白自己所操弄的魔法术式和它们一样，都需要以对方的同意作为必要条件。

如果真的如城惠所料的话，那么所谓的<共感子>应该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能源。而<冒险者>那超人般的能力正是以这个名为<共感子>的能源为动力源泉驱动的。

尽管<共感子>通常是在个人人体内部循环并只能供个人单位使用，但如果消除严格的限制条件的话掠夺别人的<共感子>为自己所用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为了真正地得到它，掠夺者必须以获得提供者的同意作为必要条件。

乘着混乱以物欲为代价求得提供者同意的<度量之典灾 BAGLIS>；通过迷醉的气氛的约会来趁机钻过异性的警戒心得手的<结婚之典灾卡玛伊萨尔>；以回到地球世界为代价要求所有人停止活动并要求他们提供<共感子>的<召唤之典灾Tacritau>；还有通过打破对象的憧憬打算引起人的绝望的<失望之典灾艾雷努斯>。

恐怕，它们就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法用武力强行夺走别人身上的<共感子>的。不，倒不如说作为<同感子>的本质，根本不允许通过武力强行转移。（如果强行这么做的话），或许会在这个瞬间崩坏掉什么也说不定。

就在想到这里的瞬间，城惠看到了<Plant hwyaden>在夜幕中乱跑的车辆。

不论是<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和<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扭曲了的关系，还是作为巨大的单一公会孤立于关西的<Plant hwyaden>，如果站在<典灾>的角度上看的话，这些应该算是最好的狩猎场吧？对于通过引发混乱和失望来强行要求受害者虚假的同意的它们来说，这个状况恐怕正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吧？

城惠把这样的疑问在会议上报告给<圆桌会议>，会议成员虽然并没有全部同意城惠的意见，不过也认可了收集情报和修复关系的必要性。而这正是从<圆桌会议>这边所见到的此次派遣使节团的背景。

「你又陷入沉思中咯，城惠大人。」

听到像是开玩笑般的略微温柔的卡拉辛的声音，城惠回过神来。

「说起来，宗次郎大人又怎样了呢？」

「什么？」

「哦，也没什么要事找他，只是在平时的话，现在他身边不是早就美女如云了吗？」

哎呀，城惠嘟哝道。

听卡拉辛这么说，好像确实没在宗次郎身边看到那种情况了。

宗次郎的话这次聚会本身应该是去参加了。因为是一起访问的所以这一点不会弄错。这么说的话，难道他是从宴会大厅中离开了吗？

「是不是去厕所了呢？」

「说起来，冬弥和伦迪浩斯也不在吧？」

城惠也感到疑惑起来。

虽然城惠本人并没有那种常常把新人们带在城惠身后以随时看顾的把他们当成小孩子一般的想法，但城惠在用眼睛粗略扫过大厅一遍后，只看到伊瑟路斯公子和奇利瓦侯、艾札克、担任护卫的成员以及<西风旅团>的成员。这种情况下当然会对找不到的三人感到在意了。

「嘛，大概是在哪里受着欢迎和追捧吧？」

「啊一嗯。」

听到卡拉辛的话，自觉感到有些疲劳的城惠一边点着头表示同意，一边像是想要确认自己公会的两名年轻人的位置一般地继续用目光扫着大厅。

「主公，是不是去找找？那么我也分头去找吧。」

「那样的话你身上的礼服会静不下来吧？」

「才、才不会有那种事啦。」

晓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红着脸消失了踪迹。对这种情况，城惠是又安心又感到麻烦。从他自己的意识来看，晓身着礼服的身姿可爱无比，让城惠有着想要一直看着她的情绪，但同时也有一种不想让别人看到的心情。城惠对自己居然有这种想法感到吃惊。

这些事暂且不提，城惠似乎又产生了新的工作。虽然这让他心情郁闷，但这种情况从他决定西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预料到了。在用背部承受着隐约的视线的同时，城惠向用大玻璃制作的开口区域那里走去。

欢迎庆典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

◆2.06

灯光落下的中庭是从大厅那里延续过来的会场的一部分。

贵族的房屋似乎是考虑到了这样的用途所以在建造时特意设计出这个庭园。早已被宴席的空气所迷醉的醉客在凉台这儿乘凉醒酒，依靠着白色柱子的男女则诉说着恋情。被月光照射的小湖和象玩具一样的桥提供仅限一夜的浪漫的相会，凉亭处则是朋友之间商谈聊天的舞台。

然后还有隐藏在树木里的古老的石制长椅，也自有它的用处。

感觉着气氛的城惠，一个人走出庭园、依靠着月光找到了这个小小的空间。被夜风沙沙摇晃的树梢仿佛注视着城惠一样，落下了温柔的影子。

离开喧嚣把身体置放在寂静的黑暗中，城惠感到非常安心。从小时候就有的经验，让他习惯了一个一个人坐在长椅上。（不过这可并不算什么好习惯呢。）

城惠一个人坐在这条长椅子上，让风的声音澄澈着耳朵。

虽然没有什么确证，但城惠有着在会场那里感觉到会有隐秘的视线看着自己的预感，而且那个确证性已经通过亲身感觉能够确认到。

虽然或许是城惠在离开拥挤的人群的夜晚通过耳朵听到了那样的感觉，但现场的音乐确实是甜美又悲伤的圆舞曲。那个声音突然变得昏沉起来。尽管音量并没有下降，但在这个声音的作用下，仿佛背景都要远去一般变得朦胧起来，让夜晚的黑暗更加深了一层。

在粘粘的甜蜜的黑暗中，逐渐浮现出一张朦胧的白皙脸庞。

这是一位脊背较高、身体又不是很大、倒不如说骨骼纤细的美女。濡湿般的黑发缓缓地流淌着的那个身姿，仿佛是要澄清周围的黑暗一般，或者又像是拒绝夜晚的纯净一般。

在丧服一般的禁欲似的礼服上，这女人身披一件镶嵌着金丝和朱红色刺绣的散落的奢美的披肩。

艳然微笑的那个表情，从在秋叶原的废墟那里相遇时起就未曾改变地释放出魔法一般的磁力。

(眼前的这个人正是让自己心情沉重的另一个原因。)

城惠的困惑溢于言表。

如果说茵缇克丝是掌握〈P l a n t h w y a d e n〉的实权的存在的话，那么眼前的这个美女，就是代表着〈Plant hwyaden〉的权威、君临阪南的<西之纳言>濡羽。

?

城惠凝视着濡羽。

眼前的濡羽也若有所思地看着城惠。

浮现出如花蜜般甜美的笑容的濡羽停下来，她的头发被夜风吹拂着，轻轻地飘舞着。

「城惠大人。」

「濡羽小姐。」

如果从礼仪的角度来说的话，城惠或许应该低下头来致意，不过他并没有这么做。城惠觉得要是把眼前的这个决不可掉以轻心的女人处于

视线之外，那绝对是会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的大意之举，而且城惠此时更有着别样的不可思议的心情观察着濡羽的想法。

「真是别来无恙呢，城惠大人。」

「久疏问候，濡羽小姐。」

不知道是不是也察觉到了这一点、露出平静的表情就这样继续着寒暄的濡羽，也没有低下头来。

(真是不可思议呢。)

看起来城惠似乎是在那个秋叶原的废墟那里见过眼前这个毁灭的魔女濡羽，但他?依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濡羽。眼前的这个女人全身散发出的充满着潮湿和忧郁的感觉的艳美依然存在着，将现场的气氛全部溶尽、舐取着，释放出仿佛将人吸进去一般的倦怠般的诱惑。

但是，城惠明白，被不会被这诱惑迷失的坚定的某种东西正维系住自己(便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女人所魅惑。)

所以城惠从长椅上站起来，重新和濡羽对上视线。仔细看过去，濡羽的身高比自己稍微低一些。来到如果前出一步便能触碰到的距离上，两人寻找着可以交谈的话。

「——得救了吗？」

「嗯。」

城惠一边苦笑着一边肯定道。

一开始就被对方硬卖了人情啊。

话虽如此，不过在那场涩谷发生的大规模副本战斗中，〈P l a n t h w y a d e n〉和<圆桌会议>主动进行配合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此表示一下感谢也是应该的吧。

「——久疏问候。我一直在考虑着城惠大人的话。我曾想要城惠大人，不过，城惠大人却没过来呢。（成为我的人）这一点的好处我已经在那一天说过了。至于我们彼此成为敌人的好处，就那句话的意义来说——」

可是濡羽似乎并不打算如此。

「能让您悔恨吗？」

在自豪地这么说道之后，（濡羽）微微后仰娇笑起来。

露出这种微笑和有着骗人般的美貌的濡羽，让她看上去比她的真实年龄更为年幼，也更为楚楚可怜。

被濡羽突袭了的城惠，在眨了两次眼睛后「嗯」地点了点头。濡羽一定很开心吧，眼前的丽人简直就像是要让喉咙鸣叫起来一样从喉咙深处发出惬意的笑声。

「我试着做到了您不能做到的事呢。」

「这一点从一开始就不能做到吧。我根本没法做到诸如创建〈Plant hwyaden〉之类的事情，因为我没法应对贵族的对手们呢。」

「呼呼呼呼。城惠大人今后需要继续前进的话，〈Plant hwyaden〉的力量正是您必须的东西。」

「确实如此呢。……我认为不论是〈典灾〉的事也好，还是〈大地人〉的事也好，磋商这些事情的时机到来了。」

大概，这就是位于〈Plant hwyaden〉的顶点的女人的自豪吧。像是夸耀着自己一样，但也露出稍许不安的样子的濡羽的心情，被城惠坦然接受了。

濡羽是个魔女。

就像KR说的那样，她为了统治这个地方或许使出了各种各样的阴谋也说不定。

但即便如此，主动倾听超过一万名<冒险者>的声音、运营着这个庞大的组织这一点也算是超出常规了吧。这其中的艰难困苦，城惠也感同身受。毕竟他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城惠通过濡羽这面镜子，回顾了在这个赛尔迪希亚世界度过人生的自己。然后微笑着点着头。

在那个废墟邂逅的记忆被再生、然后被附加了新的意义、并解释出来，让城惠感到满足。那个夜晚，对濡羽感受到的强烈的同情和诱惑，恐怕是城惠的弱点吧。城惠感觉到（自己）希望跟着去的心情，所以感受到了濡羽的提案的魅力。

那个夜晚拒绝了作为敌人的濡羽，绝不只是因为对方是濡羽的缘故。濡羽之于那时的城惠，就像是一个暴风般突然出现在城惠面前、完全改变城惠过去的人生、带城惠到新的地方开始新的人生的人。——对于这个新的加奈美，城惠是拒绝的。

对于不擅长自己发现目标的城惠来说，那个提案就像是顺水推舟一样。城惠觉得如果能这样活着的话一定会很快乐吧。这一点，即便到了现在城惠也依然如此认为。但是，要是就此就把濡羽当成加奈美，不论是对城惠还是对濡羽都会导致大大的不幸。这一点，如今的城惠是明白的。

那个夜晚，城惠和濡羽并不对等。

虽然濡羽因为情义而撤退了，但城惠心中，并没有还给濡羽的东西。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失，城惠也在发生着改变。大概，城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城惠。现在的城惠，既不是<放荡者的茶会>的城惠，也不是独行玩家城惠。这个事实，让城惠感到乡愁般的寂寞和满足感的同时，也把温柔放进了他的内心深处。

「为了能够与你共舞，终于（到了今天）。……我改变了胆怯的自己，终于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就像那天那样，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绝不是为了陷你于不利。我有着能够帮助你的力量。但正因为如此也成为你的敌人（注：小字是你的东西）」

？

看着双眼如闪耀的群星一般寄宿着光芒如此宣告的濡羽，正因为她如此闪耀和强大，所以城惠以同样的强大面对着她。

？

濡羽也许是魔女，不过城惠已经变得不需要害怕魔女了。所以才能如现在这样平静地对话。虽然这种（改变）很小，但依然让城惠独自前进。虽然城惠并不觉得自己被濡羽蛊惑，但或许被她玩弄得变得软弱也说不定，而城惠对此感到安心。如果是现在的濡羽的话，即便是成为朋友或许也能够习惯呢。

？

「要是作为有劲头的对手的话，我们就能够共舞吧——？」

「如果是作为〈记录的地平线〉的城惠的话。」

大概，这就是契约。

和那个夜晚一样，并没有通过语言、而是无声地追求彼此的灵魂而交换的契约。

濡羽，选择了城惠作为自己的证明（注：小字是价值）的见证人。

城惠，选择了濡羽作为自己的证明（注：小字是改变）的见证人。

城惠觉得，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城惠和濡羽之间，既有只能作为敌人而相遇的缘，也有只能作为互相讨厌的人彼此间结下的缘；既有城惠觉得已经断掉的联系密切的缘，也有从一开始就不曾存在城惠所认为的所谓联系密切的缘。自己和濡羽之间的缘，只要这样就好了，此时的城惠如此想到。

？

「终于……城惠大人终于抛下一切来给我们两人之间一个交代了。您得到了我，我也得到了您。……是这样吧？」

「我倒是觉得根本不是那样。」

插科打诨一般的濡羽的话，让城惠嘴歪成「へ」字形答道。

要是如魅惑一般危险的笑容就是眼前这个样子的话，城惠觉得，大概，濡羽心中并没有阴暗的东西。（与）在那个夜晚，那个废墟那里所感觉到的被逼到极限的急迫感（所不同的是）、（城惠现在从濡羽身上感觉到的是）像现在这样如果不握住手绝对会死一样的快乐与苦闷的感觉。

「我是想这样做啦！」

看着眼前这个女人不如说是恶作剧一般的捉弄的目光，城惠露出遇到困境时的不高兴的脸摇了摇头。

「在渐渐明白这个赛尔迪希亚世界的情况的现在，在？<典灾>这个威胁威胁着我们的现在，大部分<冒险者>会寻求比起现在更稳定、更能信赖的组织。〈Plant hwyaden〉和<圆桌会议>，在这个大和列岛上只剩下二种可能性。这两个组织，不论中间的过程怎样，最后总归是要合并到其中一方的。如果不那样做的话……<大地人>之间也会发生相争的吧？」

看起来颇为遗憾地撅着嘴的濡羽，转眼之间，就突然正经起来，用理智和精明强干的女教师的语气开始说明起来。

「然后要是合并的话，就是以<圆桌会议>为主流吸收<Plant hwyaden>，或者是<Plant hwyaden>成为中心吸收<圆桌会议>，除了这两个可能之外再无他途。……我不清楚我们这次的碰面会把这件事推进到什么程度，不过，将来的话只能变成这样了吧。城惠大人和我都不会接受第三种可能性。」

这个——

这是即便是城惠本人也得不同意的见识。

结合东西方各自的方针，建立合作体制。这样的议论在<圆桌会议>中也在进行着，而正是这次的考察让城惠面向这回的阪南，不过考虑到这前方的话，会被要求比想象中更为紧密的配合吧。原本说起来，要是从跟<圆桌会议>和〈Plant hwyaden〉的中枢没有关系的一般<冒险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上面是一个整体的话更为难得吧。

如果以城惠这种实际管理这种巨大的组织的人的立场来看的话，即便他们先遇到麻烦，基层的人也不可能看到，更不会就此考虑什么。

「所以说，你是不是得到我了？我是不是得到你了呢？——变成这种情况，这可是那一晚的约定。」

听到濡羽恶作剧般的断言，对城惠投以嫌恶的视线。

尽管城惠有着那一晚连自己都在绕着好大圈子说话的自觉，但濡羽似乎是对此怀恨在心。毕竟在关西遇到麻烦的时候袖手旁观，只是集中精力在以秋叶原为中心的<圆桌会议>的体制上面，即便是被记恨也没办法吧。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果然女人都好可怕。城惠此刻根本没法想象这种neta会被对面的女人牵扯到哪里，只有把头低下来默默忍受了吧。

但是，从对话的气氛来看，难道濡羽正在填埋和茵缇克丝之间的鸿沟吗？倒不如说这对话有种让人觉得濡羽的势力在〈Plant hwyaden〉中正渐渐地处于优势的氛围。

这样想的话，也能稍微理解今晚的濡羽的气氛了。恐怕，濡羽也和城惠一样，在这个异世界度过的一年间得到了自己的住处吧。或者是，正在稳步地获得着。

从这个意义上讲，<圆桌会议>和〈Plant hwyaden〉，作为互相得到住处的人之间的新的舞台，终于迎来了让双方的关系进化的新的时期。搞不好（现在的种种情况背后）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

平时一直是露出过于优美而不让别人触碰到内心世界的苍白的微笑的濡羽，仅限今天露出了女孩子一般的微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请您稍待。开战的钟声已经在京都敲响。（关西方面会）掌握<元老院>、倾注〈Plant hwyaden〉的全部，与城惠大人展开谈判（作战）吧。最后的·华尔兹——真是让我心焦呢。」

城惠对濡羽的话点了点头。

反正真正的话，也只有到京都才能进行。

而茵缇克丝和KR也在那里等待着自己吧。

只要能设法构筑好的关系就行了，城惠如此想到。

3.01◆

将黄昏时分的天空染黑的南方的雨云像是覆盖住兰德真领一样立刻让天空黑下来。就在人们认为饱含湿气的风会马上疯狂吹来的时候，细细的雨点毫不间断地开始从天空中落下。

尽管<冒险者>以其所掌握的技术中拿出种类和色彩丰富的光源照亮道路夜行，在这种大雨中却并没有什么看热闹的家伙。<大地人>原本就没有熬夜的习惯。在这个雨夜，不论是阪南还是京都的城市居民都早早地关上门窗入睡了。

同样的雨云似乎也覆盖住位于这两个城市的东南的生驹的上空。

由于没有阳光，所以很难确认，厚厚的乌云在天空中聚集着，每次狂风吹来的时候，都如同波浪一般摇曳着生驹的树木。因为到了半夜雨点已经变得硕大起来，森林被数以亿千万的雨点吹打着，发出荒原的海一样的声音。

因为强雨和黑暗的关系，人们的视野极为恶劣，在山道上更是如此。

名为生驹的区域其实并不怎么宽广，这个区域在作为皇帝的直辖领禁止普通百姓进入的同时，反过来接受森林官的管理，不论是间伐还是植树都位于里山（注：里山位于山林、村庄村落附近，特指柴火、山菜等人类所需品采取的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山。）因为树木牢牢扎根于土中，故不论是塌方还是滑坡都不用害怕，不过因为现场的地面上是黏土质的关系，地面被雨打湿后非常容易滑倒。

？

在这个原本并不适合集团行动的环境中，裹着淡墨色外套的士兵们排着密集的队形在山道上行军。硕大的雨点重重地打湿了他们身上的外套，他们并没有因此隐藏他们那如猎狗般的目光，而是紧贴着地面、以目的地为目标继续前进。

？

不久，士兵们就看到了在豪雨中孤零零地摇曳着的微弱灯光。

「……」

「……」

在不出声地交换着视线确认过彼此的想法之后，从黑暗中冲出两名士兵，向红发女将军那里跑去。

「行宫的情况可以确信。」

「毕竟是这个天气。自然是夜深人静的情况。」

斥候的报告让翠叶「嗯」地点点头，她此刻也和士兵们一样裹着沉重的外套，即便在下雨的现在也投射出锐利的目光。

「照常进行」

「如果是<赤夜特务部队>的话倒是有可能（有一战之力）。至于离宫的仆役之类的家伙，对于乘魔导列车进行了力量等级修正的我们来说根本就不是对手。」

「生驹在城市结界的范围外。城市卫兵根本无法赶到。」

听着就像是双胞胎一样你一言我一句地接着话说的两名士兵的话，翠叶依旧用锐利的目光凝视着远处的黑暗。

「<赤夜特务部队>（你们）的等级还只是六十左右。如果有<冒险者>出来的话根本没有优势可言吧？」

「数量是我们的同伴。」

听到某个家伙始终绷得紧紧的生硬的声音编织出的话，翠叶抚摸起下巴来。数量是同伴——这些家伙的发言——却并没有说以大人数的优势包围<冒险者>就一定能够取胜。一流的<冒险者>有着九十左右的等级，虽说是以六十级的优势人数进行包围，但和<冒险者>的等级

相比，根本算不上压倒性的战力。在这个不讲理的世界中，个人的战斗能力就是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

他们所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十数名<冒险者>进行警戒的时候，如果大量特务部队一拥而入的话，把离宫里面的<大地人>血祭还是十拿九稳的，他们是这个意思。这次的目的就是生驹离宫的混乱和濡羽的性命。濡羽虽然是高等级的<冒险者>，但要是只有她一个人的话，翠叶准备的专用装备还是很有可能暗杀成功的。

「加速前进。立即夺取能够在视野内控制宫邸的一举一动的高台。」

浮现出食肉猛兽一般的笑容的翠叶如此说道。

「——要是濡羽孤身一人的话，我们这边将会处于优势。作为那个女人最大的守护者的卫兵根本没法驻留在他们跑不到的生驹，这可真是松懈到不行啊！」

在<大灾难>中，濡羽能够掌控<Plant hwyaden>和威斯特兰迪的最大理由，就是让阪南以及周围都市的<卫兵>成功成为她绝对的伙伴。虽然不清楚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密约，但让<卫兵>以及负责司掌它们的邦卫一族收入麾下，进而接收大神殿的管理权，成为巨大公会<Plant hwyaden>急速跃进和扩张的背景。

拥有连等级九十的<冒险者>的战斗能力都远远超过并进行物理方面的排除的<卫兵>和大神殿的封锁权，事实上，?就等同于拥有对指定的<冒险者>的绝对封禁机能。而这正是统治西大和的夜之女王?濡羽的权力源泉。

但是，正因为如此濡羽才无法住在阪南。

如果住在阪南的话，濡羽的恐怖政治就会变得非常明显。

为了让公会的营运看上去像是合议制，为了削弱独裁统治的色彩，为了不让世人认为西大和全部都由濡羽一个人随心所欲，<十席会议>

和〈Plant hwyaden〉总部被设置在生驹离宫。如果是这个地方的话，濡羽自然无法发挥其军事力量。

虽然从政治上看来是正确的判断，但如果是从反复从事脏活的翠叶眼中来看的话这个举措简直是麻痹大意。要是总是对任何状况疏于准备的话，就会支付相应的代价。这可是世间常理。

如果朝向前突进的部队轻轻挥手的话，裹着外套的特务兵会全力以赴地把离宫的守卫屠杀殆尽。

虽说同样是〈大地人〉，离宫的守卫和门卫的等级也不过是超过十几级的程度。在等级达到六十的特务部队面前简直如同小孩子一般脆弱。不过并不是所有守卫都是这样的低等级。等级为十的程度，作为贵族的私兵和门卫而言绝对算不上实力不足。以即便是正规的骑士团也只是在等级二十左右的这个大和列岛的标准来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和他们相比）比起使魔更没有生命危险地强制反复提升等级的〈赤夜特务部队〉反而算是异常的存在吧。

处理掉守卫的先遣部队手法利落地把尸体从门那里远离并拖进树丛中。如果是平时的话暂且不提，在这个大雨下个不停的深夜里，他们几乎不可能被人发现吧。

「立即搜索濡羽。一班负责西面，二班负责东面。三班负责北面。剩余的人跟着我。——遇见的侍卫全部杀死。用不着做隐藏工作，伪装成是〈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干的。虽然我觉得不会有〈冒险者〉，但要是他们真的在警备的话，立刻使用家伙迷住他们的眼睛然后马上逃跑，离开离宫。行动！」

进入离宫内的走廊的翠叶掀起身上的兜帽衣。

撩开被水打湿的刘海的翠叶盯着沉沦于夜晚黑暗中的走廊。透过深夜的番灯，可以看见雨幕对面随着灯光和水汽慢慢摇曳着的离宫的中庭。

在大雨和黑暗的朦胧中，出现了一个人影。

?虽然纤细但久经锻炼的身躯，剪齐的金发，眼前的这个青年犹如树枝一样站立着。青年的面孔虽然看上去秀丽，但总觉得有种莫名的高傲和在那以上的灵活的神气，与其说是严厉不如说就是一张文官般的面孔。

?

「原来是濡羽的狗吗？」

翠叶轻蔑出声的对象正是眼前的青年洛雷尔·铎恩。<十席会议>的第九席。是翠叶一行人这次的任务目标之一。

「在这样的深夜居然闻到血腥味。翠叶，你想谋反吗？」

「只是来摘下结出的果实而已。」

从翠叶这边来看这次的邂逅是早已预定好的。

洛雷尔·铎恩是濡羽的亲信。是在〈Plant hwyaden〉成立以前就臣从于濡羽的<大地人>。更是公会成立的核心人物。向濡羽宣誓忠诚、并拥有<十席会议>两席的存在、让濡羽从实际上在最高权力机关内拥有两票的这个方面来看（势力极为）强大。

「前边是我主人的卧室。也就是说你们不可能从我面前过去。」

「你是认真的吗？即便是久尔永出身的你，在这个生驹可没有什么战力。」

眼前的洛雷尔·铎恩手上戴着的并不是平时的礼仪用的手套，而是更为实用的暗色手甲，但不论怎样，就这种程度的话洛雷尔根本无法和翠叶相抗。

「我知道的哟。"近卫长"。你的水平也就是四十多一点。这个数字连我手下的部卒都赢不了哦！」

翠叶在饿狼般盯着洛雷尔的同时，脸上浮现出轻薄的笑容挥了挥手。经过训练的特务兵只是慢慢地四散渗透进眼前的这座暗夜中的离宫。都是为了找到濡羽。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已经动不了的事实，洛雷尔露出僵硬的表情「他们是不是杰雷德老头子制作的玩具？」询问道。

「不是那个狂气的老爷子的事实就这么让你惊奇吗？」

「你之前明明在使用着宝珠的。」

听到此话的翠叶的唇边满溢出笑容。

你在说什么傻话啊小少爷。

身形成长良好的洛雷尔的眉毛因嫌恶而扭曲着，这副面孔对于翠叶来说是如同甘露般无比甜蜜的快乐。

？

如果有能使用的东西的话就用。

杀人的话，棒子可比徒手更好。比棒子更好的是手斧，比手斧更好的是剑。在这么理所当然的事实面前，这个名门的男人又在说些什么傻话啊。虽然（翠叶）拥有（秘武）但（洛雷尔）也更有着从容。这份从容让翠叶不高兴起来。

「是啊。即使是我也在使用着〈从者召唤宝珠〉！如果没有生命危险就能提高等级的技术，即使是身为<大地人>的我们也能一样成为<冒险者>啊！」

大喊和跳过来几乎在同时发生。

吸取不知多少次鲜血的军刀伴随着主人如梅雨般的虚像朝洛雷尔那边杀过去。

「真是麻烦。」

翠叶说了声「天真」的同时猛攻终于变了脸色的洛雷尔。先右、再左、反转后再伸到前面的好使的腿、接着是暴露的侧腹。翠叶自由自在地瞄准着对方的要害，无拘无束地让手中的军刀飞舞起来。

尽管洛雷尔也拔出剑来应战，但其反应速度却远远追不上攻向自己的翠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这个男人是<回复系职业>，同身为战斗上级职业的<战将>的翠叶相抗，双方的战斗力自然是有着压倒性的差距吧。更不用说双方现在更是有着二十级以上的等级差。

「……是<元老院>派你来的？还是茵缇克丝？」

听到这句话，翠叶回答了脸颊和额头被刀砍碎的洛雷尔的问题。

「竟敢直呼其名。你的忠诚心真是值得恭维……，是呢。不过我很怀疑你的主人对你是不是同样关心呢？」

「请不要再侮辱我主濡羽大人！」

「咕哈哈哈哈。现在明明都要死了还这么忠心耿耿啊！」

洛雷尔·铎恩。

<十席会议>之一，守护在濡羽身边的近卫骑士。

被称为〈Plant hwyaden〉最忠勇的男人，但在翠叶看来这个称号半数以上都是蔑称吧。

忠犬——他在京都的酒馆被人们如此揶揄着，这个外号正适合他。他就是一条始终愚蠢而盲目的濡羽的狗。

是翠叶最应该唾弃的存在。

就真正的意义上讲，他比身为强者的<冒险者>还要卑劣、仅仅是因为出身于名门就高傲自负。

他只是翠叶动手抹杀时不需要有任何犹豫的区区障碍物而已。

「去死吧！」

深夜中翠叶牵动着红发，全身化成一把剑一般放出的一击，却在下一瞬发出沉闷的金属声被魔法阵挡下。

「你们好像得到了新的力量啊……！」

「！？」

昏暗之中，出现了身着闪耀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跳动的翠蓝色的<魔力纹>光芒的铠甲的身姿——。

「米莱雷克的睿智成为我的力量，就是这么一回事哟！」

与当初那个威胁着秋叶原的杀人鬼有关的力量正满溢而出。

◆3.02

「那个是……！ 会动的<动力铠>吗？」

呈现在虚空中的魔力纹章的表面，让翠叶释放出的冲击波如同波纹一般地散播开来。那个确实是隐藏魔力的铠甲的功能，不过本质上来说是和<神官>的障壁魔法有着同样原理的冲击蓄积魔法。

那早已见惯的、却又不详的身姿正是都市卫兵身上的<动力铠>。可是眼前的这副铠甲却去除掉有重量的胸甲，只选择了腰铠和脚甲进行了加工。上半身是平日常见的轻装铠，但不知道手甲是不是连接着魔力回路，看上去有些不详的青绿色的边缘的光芒，如鬼火一般照亮了雨夜中昏暗的中庭。

「如果考慮到我的出身的话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对带着充满从容的语气说着大话的洛雷尔·铎恩，翠叶手中的剑第二次、第三次袭去。考虑到等级差的话（杀伤）早就能够到达、不，是实际上应该能够到达的攻击，却不断被半透明的障壁挡开，在空中描绘着波纹。

「这里可没有城市结界！应该不会供给魔力的……。这一点正是在这个地方设立十席会议的理由！明明只是濡羽的小孩子的你，却让谁都无法暗杀」

但是，卫兵之铠正因为魔力而运作着。

那明明应该是必须以巨大的魔力才能够启动的古代的秘宝，如果没有都市结界这个魔力供给装置的话甚至连自身的重量都无法支撑住的。

<Plant hwyaden>并没有将其总部置于阪南的市中心，而是放在生驹的理由正是这一点。这是将卫兵拥有的超越百级的战斗能力置于支

配之下的濡羽，为了不将<十席会议>私有化而做出的措施。然后这也正是翠叶决心进行袭击的成功要素之一。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但是对这个问题，对面回以的却是抿嘴微笑的样子。

然后对面的洛雷尔·铎恩释放出长剑的一击。

自称为濡羽近卫的金发青年所操持的剑是和他的容貌相称的正统的东西。招式也是像从老师那里习得一般的坦率的一击。但这对于翠叶来说让她几乎作呕的成长良好的攻击，却有着压倒性的速度。

不是技能。

只是单纯地因为高等级而获得了的巨大力量，就让这简单却又快速的一击变成了清清楚楚地从斜肩砍下的必杀剑。

翠叶之所以能够躲开，只是凭借战斗经验的差距。不论等级高到哪里，洛雷尔都只是个<牧师>。虽然以<大地人>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少见的拥有<冒险者>的战斗职业，但<回复系职业>却并不是<武器攻击系职业>。

而翠叶拥有的职业<战将>却是专门为了战斗胜利而特化的万能职业。活用两个职业间相性的差距，翠叶成功躲过变成飓风的刚剑。

「……这是继承恩柏特·尼尔列斯的实验吧？」

「向他提供活动资金的是你们的主人<元老院>吧！」

震动秋叶原的杀人鬼。〈供贊一族〉的叛徒。堕落的卫兵。恩柏特·尼尔列斯。连<冒险者>的集团都能够击退的他的强大的秘密，正是卫兵所使用的<动力铠>。受能力提升效果、拥有百级以上的战斗能力

恩柏特，基于魔力供给而驱使耐久力提升和转移能力的一段时间内，将秋叶原都市逼迫至夜间无法活动的状态。

让意志薄弱、被嫉妒所驱使的恩柏特·尼尔列斯染上毒液的正是<十席会议>，而给他手中那把〈霰刀?白魔丸〉的购买资金进行秘密融资的正是<元老院>。

作为组织成员之一和现场负责的武官的翠叶自然知道此事。

本来（有）血腥味（的地方）就是（翠叶）喜欢的地方。

翠叶在脸上露出像是要毫无避惧的笑容向洛雷尔靠近。

带着就像是要把身体放置在如果碰上就会让身体肉裂骨碎一般的攻击面前的气势靠近。

「……魔力！哪里……！！」

没法逃跑。

如果能够继续活下去的话即便持续与濡羽一伙人进行战争翠叶也毫不在乎，但现在翠叶即便逃了，也得不到任何东西。至少如果不探得洛雷尔·铎恩和<动力铠>的秘密的话，那么翠叶就会在某处的剧烈冲突中丧命吧。不，连那个实力不能看清的现在，翠叶甚至有转动脊背的瞬间就被对方猛砍的可能性。

现在最应该优先做的就是收集情报，翠叶一边重复着询问一边让视线左右游走。像是要找出隐藏在某处的导致现在这个状况的暗示的碎片一样。而这正是身为优秀军人的翠叶的防卫本能的流露。

可是洛雷尔·铎恩似乎也察觉到了对面逼过来的翠叶的视线的动作。

「这里可没有结界哟。这个新型铠甲只是搭载了<蓄魔炉>这个东西而已。」

在向弹飞的翠叶刺发出青绿色光芒的魔力的剑的同时，洛雷尔就这样揭穿了谜底。

「那个家伙……」

庆幸拉开了彼此的距离，获得中庭的圆柱的防护的翠叶那构成身体的肉，像打摆子一样奇怪地震颤着，奔走着。

这真是最恶劣最高级的情报。

恩柏特·尼尔列斯确实强大无比。

虽然翠叶最终得到的是他被秋叶原的<冒险者>们成功讨伐的报告，但听说那也是在秋叶原<圆桌会议>停止了都市防卫结界、阻绝了魔力供给之后才获得了胜利。

反过来说，就连那个可恨的猫头的秋叶原的家伙，在碰上恩柏特·尼尔列斯后、如果不阻绝掉魔力供给的话也根本不可能打倒恩柏特·尼尔列斯。

「脸色很坏哟。……你已经吃下了一百级的攻击吗！？」

像是嘲讽般挥舞的洛雷尔的剑，将翠叶躲藏的圆柱击得粉碎。

但这根本算不上是斩碎技，只是单纯的凭借力量的破坏。

但这理所当然的拙劣技，会轻而易举地收割翠叶的生命吧。

「咕咕咕咕！」

翠叶笑了起来。

这真是最高级的情报。

原来是叫<蓄魔炉>吗？

身为军人的翠叶当然不知晓技术方面的东西，如果是魔法技术的话就更不用提了。但是，这是运用蓄积魔力的原理的发明吧。从腰铠延长到背上的背包的膨胀的样子，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像是脉搏跳动一般的青绿色光芒，守护着洛雷尔。

用舌头贪婪地舔着嘴唇的翠叶感觉到自己的欲望。

好想要。

如果有那个铠甲的话，就能跑到更高的地方，就能享受到更多的鲜血吧。但即便这一点没法实现，有着嗜血的战场的这里，对于翠叶来说光是这个就是足够引诱到她的血腥芳香的调查。

「活着的感觉，真是让我沸腾啊！」

「真是个疯子。将死的东西说些什么疯话！」

就像是被这气势压倒的一瞬之后，再次打算吞噬掉翠叶的破坏的旋风肆虐起来。身体翻滚、拥挤扭动着、翠叶的身体飞了起来。

迫近而来的死亡的预告，因为翠叶蛇腹剑的尖峰的刺来而略微错开。随后翠叶半身滑进了因为这而诞生的生存的缝隙，被洛雷尔的剑所斩裂的肉体也避开了致命伤。

翠叶纤细的身体遍体鳞伤，鲜血散布在夜晚的走廊里。翠叶脸上浮现出鄙俗的笑容。

「……好像没法瞬间移动啊！」

双方的剑尖互相交锋碰撞之后，翠叶的蛇腹剑碎裂开来。

如果以武器的等级来说算是势均力敌，但单纯的加速度的比拼为洛雷尔带来了胜利。可是翠叶，拾起了那破碎的剑尖的碎片和剑尖的断面

——以剑尖的断面来说倒不如说她又获得了新的凶器——继续挥舞着。

「这确实是城市结界和卫兵派遣设施延伸出来的技术。——但光靠这个铠甲的强度和速度，就足够把你碾碎了。」

在编制着反而更像是鼓励着自己的话的洛雷尔面前，翠叶积极地裹着战斗的狂气。

「你、完全不明白战斗为何物呢。」

力量完全不及、技能也被无效化、体力和挑战也远远劣于对方。

翠叶今天挑战的便是这样的战斗。

可是这样的战斗对于翠叶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不是这种情况的战斗反而是少数。对于贫民窟出身的孤儿的她来说，她在所有战斗中都难以置信地处于压倒性不利的状态，不绝望是不可能的。所谓绝望（注：小字是可能性很高），就是得付出难以置信的代价才能获得胜利。

「你身上的那些伤口都不是很浅哟？」

「所谓战斗，所谓胜利，可并不是这种事，呐！！」

将身体完全交给体内饲育起来的战斗狂热的翠叶向前冲去。

在感觉到洛雷尔手中的钢铁穿过自己的脸颊的同时，翠叶狠狠地露出可憎的笑容撞过去。在翠叶看来，洛雷尔就是个半吊子、连蛋壳都拿不了的少爷而已。

看到眼前简直是自杀、自残一样的女人回以自己的鲜血，（洛雷尔）不由得皱起眉头，简直像个可爱的孩子。

看着眼前这个因为震惊而暂时喘不上气来的金发的青年，翠叶狠狠地嘲笑起来。

「——你们的秘密，我可是知道了哟。你是<朱雀兽的鬼守>吧？那正是怪物出现在京都的理由！这也是你们与<东之供贊>离散、不，是他们被放逐的理由！」

「！！！」

确信着精神上的优势的翠叶加速着攻击。

即便翠叶自己手中挥动的蛇腹剑——破碎的银刚碎片被打得飞散也毫不在意，倒不如说那些碎片像是要砸向洛雷尔一样朝他飞奔而去。

「你之所以遵从濡羽，是为了离开<元老院>吧？是为了封住东之一族的口，把肮脏的历史隐藏到黑暗中吧！是为了得到毁灭京都的鬼的许可吧！」

「闭嘴！」

杀不了。

对于翠叶来说这是洞若观火一般的事，她很早就明白这件事了。即便心灵的战斗在此刻是如此地处于压倒性地不利，但洛雷尔身上的铠甲现在依然忠实地守护着主人。双方等级的差距就是大到这个程度。

翠叶能像现在这样获得暂时的胜利、却没法就此一口气把敌人干掉，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论如何洛雷尔都能恢复，而攻击的翠叶却要遭受洛雷尔的反击则是不言而喻的。那个反击，很容易就会夺走翠叶的生命吧。

正因如此，翠叶决定放弃局部性的胜利。

她已经用手语向麾下的部队传递撤退的信号。

翠叶的疯狂般的战斗为自己赢得了撤退的时间。虽然收集到的情报没法说是非常充分，但在此获得的情报的价值也堪比千金了。濡羽的匕首、武力劣于她的守护着的<近卫长>——其实力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被评价过。

能够以武力压制阪南都市的卫兵之长。而对他仅有的认识——侍奉在濡羽身边的洛雷尔自己，似乎是被认为只是个迷上公主的装饰的仪仗兵。可是，这柄发钝的剑，却是能够变成杀人的利刃。这个事实让翠叶满是喜悦地颤抖着。

「喂，洛雷尔·铎恩。」

像拂过吹来的凉风一般躲开对面射来的如同瞪着杀父之仇的敌人一般的憎恶的视线，翠叶将可怜和诱惑均等地包含在内的媚笑送过去。

「你的公主，可没有像你这样把你装得满满的哟！」

「……」

没有回答。

「你们狗之一族根本没法来到有阳光的地方。你的公主比起你们一族的悲愿，可是更优先她那秋叶原的朝思暮想的人哟。」

强烈的憎恨在让耳朵都疼起来的剧烈的雨声中维系着两人。

就像是表现出精神上的动摇似的，魔力光的鬼火妖艳地照耀着附近，在鬼火闪烁之间，翠叶立即向外逃去。

这是她获得的唯一的战果。

不论是濡羽的生命，还是其财产，就此次作战目标来说几乎都没能实现的翠叶却非常高兴。她从小培养的特种部队还在身边，而且她还在这次的战斗中，在生驹的黑暗中种下了对方不和的种子。濡羽很强

大，其支配体制和茵缇克丝相比看上去固若磐石。可是不论在何种场合，孤身一人的强者攀登通往支配的道路的艰难和不稳定这一点，翠叶可是知道的。

濡羽是赢家，她也正在获胜，但她能持续抓住那个胜利吗？在雨中隐藏起满是恶意的笑容，翠叶向下一个战场赶去。

◆3.03

生驹、阪南、然后还有京都。（西大和）在有着独立的居留区的同时、该居留区的极近距离上还用着共生关系的都市。为了从生驹到阪南，或者朝京都移动，〈大地人〉操纵的马车花上一整天就能到达。如果使用河川走水路的话这个时间还能够被缩短两小时左右，如果行人是<冒险者>的话时间就更会缩短了。

如果从居住在京都的贵族们的角度来看，所谓的阪南都市是「京都临海建立的后门一样的城市」，而借用将根据地设置在阪南的<冒险者>的话来说京都则是「在山间探索到的废墟一般的城市。」

就这样两地的居民私下里互相说着对方的坏话，然后两地的居民凭借无法割离的生活圈通过物流和人流进行着交流，彼此联系在一起。

拥有长久时间的〈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是个死气沉沉的国家。

虽然盘踞京都的<元老院>统治着这个国家，但他们生活的场所是在西大和。不论是在纪州还是在濑户，在这些地区散布的<大地人>村落赴任、进行实际统治的并非贵族，而是作为其雇员的代官。

贵族们不用去任地进行统治就能索取租税，让熟知地球历史的<冒险者>来说这就是庄园。

并没有骑士团这种武装力量的<元老院>的实际的统治，仅能覆盖到京都以及其周边的一点点区域。可他们却以古老的血脉自傲，压迫剥削着地方的村落。如果从村落的角度来说，没法帮助他们从魔物袭来和天地异变中恢复到过去的生活的统治者之类的只会成为他们的妨碍，但京都的贵族们针对这样的陈情却召集来<冒险者>进行通过发行委托任务的方法持续进行欺骗。这样的体态，已经持续了百年以上。

在<大灾难>之后，虽然<元老院>和<冒险者>一瞬间存在对立的担忧，但双方却最终达成了历史性的联系。这便是〈Plant hwyaden〉的成立。贵族们至此，才真正地获得了军事力量，进而给西大和一带带来了安定。

可是，<冒险者>绝非唯命是从的人偶。

他们虽然也通过京都的贵族得到了地位和生活基础，但就本来的力量对比来说，不论是经济力量、还是武力、还是名声，<冒险者>一方都处于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元老院>这边唯一出色的只有对这个大和列岛的历史和势力关系的知识以及老练的政治手腕。

？

因此双方的关系基于这种情况逐渐地演变，最终变成呈现出激烈拔河的状态。当然<元老院>和<冒险者>之间的争夺绝非这种单纯的图表状态。如果变成那样的图表状态的话，很早以前西大和就会变成由<冒险者>统治的地区了。

就像是<元老院>一样，?<冒险者>也不是铁板一块，执政的乌德尔针对这种情况加入了让<冒险者>自己对立的构造。为此贵族和商人们，进而延伸到居住在城市里的市井草民也都被迫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中。然后，这份的紧张的气氛正是最近的京都都市圈的特色的通奏低音。

？

这个都市圈，现在，正处于沸腾之中。

迎入来自〈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使节团的时候，京都的人们顿时像咕嘟咕嘟冒泡、处于沸腾的边缘的汤一样热烈活动起来了。

之所以会变成这种情况，不只是因为来自东边的客人来了，而是这群客人们带来的风很有可能会让长时间凝固的京都的状态动摇——人们

热烈欢迎使节团的到来，正是这种期望的表现。

〈Plant hwyaden〉一分为二的对立渐渐明确起来，再加上<元老院>也牵涉其中，这种情况，稍微有些机敏的<冒险者>和城市里的<大地人>都能够理解。

或许稍微有一点契机就会一口气让形势出现倾斜、进而一发不可收拾，而在这种状况下，东边的使节团出现了。这件事被人们认为是让西大和全体的未来和在不久的将来清晰起来的预兆。

人们在街头巷尾和酒馆互相谈论着有关这件事的消息，不论是谁都像是消息灵通一样显摆着自己的看法。

作为执政的公爵乌德尔是京都实质上的统治者，是将名义上的主君斋宫家当成操纵的傀儡的巨魁，不过最近推举他是下一代统治者的优胜候选者的声音变得少了起来，至于原因自然不是因为他政治上的实力不足，而是与<冒险者>这样出类拔萃的存在相比的话不论如何都相形见绌而已。

可是，在〈Plant hwyaden〉内部却因为掌管这个巨大公会的两名美女的对立而让情况一下子复杂起来。——由消息灵通的正确的解说来看，作为〈Plant hwyaden〉的顶点掌握<冒险者>的心的〈漆黑之纳言〉濡羽，和实际掌管公会内的一切政事和黑暗的〈万马齐喑〉茵缇克丝，都卷入了至今还没有终结的公会主导权的争夺的漩涡之中。

二人的势力互相争夺并较量着，拥戴着各自的主上的部下和同盟者们的数量和势力也势均力敌，造成了事态绝非轻易解决的情况。有说法声称濡羽几乎已经把胜利握在手中，但反过来说茵缇克丝隐藏的资产不可估量的反驳，成了街头酒馆里永远都不会完结的话题。

然后和可以说是在互相磨棋一般的两人的力量相比，势力不得不说是劣势的乌德尔公爵这个要素也无法忽视。在酒馆里高谈阔论的醉汉中

聪明的就开始侈谈起来，说着乌德尔高调地推销着自己以坐收渔利之类的话。

？

不论如何，伦迪浩斯和冬弥并行在这般沸腾热闹的阪南都市中。给你做保镖——两人就是带着这样的理由跟着宗次郎来到这里。依靠关系的冬弥如果不向宗次郎介绍对方的话会很麻烦。正确来说的话，是冬弥不会感到麻烦的要件却是伦迪浩斯应该感到麻烦的要件。

说起来伦迪浩斯看起来似乎颇为紧张。虽然平日里吵吵闹闹根本静不下来，但此时的他露出一副僵硬的表情急切地看着路。

「不要紧吧，鲁迪哥？」

「嗯。……难道，我露出了一脸麻烦的表情吗？」

「嗯。」

看着坦率地点着头的冬弥，伦迪浩斯惊慌失措起来。

看着这样的两人宗次郎哧哧笑了起来。

「你们两人的关系真的挺好啊！」

「算是吧！」

「因为我们俩是好友啊！」

在宗次郎面前，两人炫耀一般地互相用手挎着彼此的肩膀，嘎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对冬弥和伦迪浩斯两人来说这是「帅气的热血战士的姿势」，不过如果以旁边的人的视角来看简直就像是大型犬互相嬉戏玩耍一般的景象。

在慢慢落下的夕阳中，性子急的店铺一个接一个地提前挂上〈萤火灯〉。现在到了模糊的灯光开始点缀街道的时候了。在塞满街道的筹措晚饭的〈大地人〉和去繁华街的〈冒险者〉拥挤互相的人流中，三人逆着人流前行。

冬弥手中的地图经过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确认，终于让三人抵达了一个名为〈鴨川亭〉的料理屋。面向后街巷口的是一个小小的门，低头一般穿过，呈现在三人面前的只有区区数米的庭院。

日式居酒屋本身的入口也很小，在往来错身时有注意（别撞上）的必要的程度的狭窄走廊口，垂眼角的〈猫人族〉女子出来迎接着三人。

「冬弥大人和伦迪浩斯大人，以及大人您。请跟我来，另外烦请您稍微等候下。」

「好！」

根本不明白这种地方的礼仪规矩的冬弥气势满满地应答，然后跟着侍者的背后进入了这家日式料理屋。

狭窄的道路在柔软的灯光的照耀下，出现了好几次曲折的情况。冬弥等人产生的「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麻烦的构造」的疑问，在他们三人通过与原来地球世界的隔扇拉门相似的栅门、进入到个人房间后瞬间冰释。

房间内从脚下到面对着庭院里的窗户那里都镶着小小的木材甲板。

在侍者礼貌地低下头退出后，留在房间内的三人被眼前的光景所吸引，忘记了坐在地上。

被紫色和白色的整洁的花交错的庭院，在薄雾和个人房间中露出的灯光中，浮现出一种幻想式的光景，非常美丽。这个居酒屋，大概有四个到五个面向院子的个人房间提供给顾客吧。为此连接个人房间的道路才成为弯弯曲曲不自然的形式的吧，冬弥感佩道。

「好久不见。<西风>家的。那边的两位在秋叶原也见过几次，脸还是记得起来的。」

从庭院中的景象中收回目光转过头来，发现穿着便服、露出稍微有些复杂的表情的男人——亚因斯已在看上去有些高级的桌子前坐好。

「久疏问候，亚因斯。对这边的水（土），已经适应了吗？」

冬弥被爽朗地微笑的宗次郎微微吸引住了。

据冬弥所知，这个名为亚因斯的<冒险者>，是曾一度领受西边秋叶原公爵的爵位任命，同时通过建立<秋叶原政府>的方法，将<圆桌会议>分裂的人。冬弥本人完全对亚因斯不抱以任何想法，因为在这之后的秋叶原的气氛并没有恶化，而且冬弥觉得亚因斯似乎似乎并没有打算在秋叶原大闹一番、将秋叶原搅得天翻地覆的险恶用心，但在经历过那次的事后还能像宗次郎这样毫无任何芥蒂地亲热寒暄，冬弥觉得宗次郎好厉害。

在冬弥看来，宗次郎是仅次于直继的（如果仅限于刀术的话就是最厉害的）师傅，不过冬弥觉得其内在有着无论如何也无法模仿的深度。冬弥也从莽和特托拉那里收到了「倒不如说千万别学这个！」的警告。

「生活倒没有什么不自由的。秋叶原看上去也挺好的。」

「因为亚因斯给我们留下了好多东西啊。」

是吗。

像这种亚因斯回答的简短的对话，怎么看都像是心情的整理。显露出警戒和挑战的颜色的亚因斯的眯眯眼，忽然松弛下来，现场顿时出现了和善的氛围。

什么嘛，亚因斯比传闻中更像是个好人嘛。

(自己这么想) 真是失礼啊 , 冬弥如此想到。

就在众人都坐下的时候 , 再度现身的侍者 , 将手中托盘内看起来有些高价的蜂蜜颜色的饮料和点心送上。坐下来的冬弥等人向亚因斯投来询问般的视线。

在这种正式的场面中 , 冬弥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因为听从伦迪浩斯的希望对宗次郎一再请求的是冬弥 , 所以他深信必须要制造谈话的契机。冬弥头咕噜咕噜地转着 (思索着怎么开口) 的情况恐怕宗次郎也已发现了吧。

「今天不论是我还是亚因斯都是代理人一样的角色。」

宗次郎说着倒了一杯水。

冬弥稍微有些安心下来。「有事相托的是鲁迪哥——不对。是<记录的地平线>的伦迪浩斯。」

随即冬弥就这样给亚因斯介绍起邻座的金发友人。

「想要拜见藤利大人啊……」

「伦迪浩斯·寇德。在此拜托您了。」

伦迪浩斯从座位上起来、优雅地低头辞谢的动作非常洗练。

此刻眼前的金发友人与平时那个互相嬉戏的冒险者同伴的鲁迪哥形象不同 , 但看起来好帅啊。

伦迪浩斯的形象一直都是和冬弥配合进行突击 & 歼灭的迷友 (迷宫攻略中的同伴) , 但像现在这样好好地显露出整洁和优雅的样子还是让冬弥禁不住赞赏起来。

五十铃姐姐要是不能坦率地承认这样帅气的部分的话恐怕也只会永远地留在原地踏步吧 , 这么想着的冬弥在心中抱着胳膊恩恩地点起头

来。

「有没有什么要紧事呢？」

「我要进行<奈恩提尔自治领>……灭亡了的寇德家的始末的报告。并且可以的话想要代为继承寇德家的爵位。」

伦迪浩斯简洁地传达了自己的愿望。

也没有就此弯下腰、而是隔着桌子互相凝视着对方的伦迪浩斯和亚因斯之间，时间慢慢地流逝着。

冬弥觉得从庭院中传来的微弱的虫鸣声让耳朵清澈起来了。比想象中还要容易，伦迪浩斯接触阪南的掌权者一事成功了。虽然也有宗次郎全力相助的原因，但光是现在这样心里就跳得不行。当然这样的担忧，不用说城惠和宗次郎，就是伦迪浩斯本人都不能安坐。毕竟首先就目的来说算是顺利进行了。

「……明白了。就由我来传达吧。」

亚因斯点点头。这个决断，让冬弥所属的<记录的地平线>获得了与奈恩提尔地区的细小的联系。暂时有了初步的了解的三人开始整理起之后进行详细面谈的准备。

◆3.04

然后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城惠一行人造访了京都。

说起来京都和阪南的距离非常近。众人是带着留在据点的几天的行李的情况下移动来到京都的。

第一次造访的京都的印象比想象中还要静悄悄的，一开始就是使节团的众人在<大地人>的官员的引导下在早晨时分径直穿过中央大道而已——这就是使节团这边对京都的彻彻底底的第一印象。

众人到达了被称为<白砂御所>的政厅，据说欢迎<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使节团的仪式和宴会是在这里开始的。

虽说如此，也并不是说让使节团一众刚到达就急急忙忙地赶去参加欢庆庆典，众人首先被引导至特别设置的等候的一角先行休息。休息的地方有着比中小学的教室都要大的空间，不过家居风格度却是最小限度，好象这里是城惠这群<圆桌会议>特使的等候之间。与之相邻的另外的大厅则是伊瑟路斯那群<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等候之间，这里说是等候室，但却比等候室的建筑物更有规模感。

只要是第一次看，都觉得脚下的这个御所是个美丽的地方。正如其名<白砂御所>一样，数个绿意盎然的庭园由雪白的白砂做成的小道连接着。

原本就没有美学素养的城惠，觉得这简直给人一种结婚仪式的场所的感觉。

就现代日本人来说，对仪式用建筑物而言并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每周都去进行礼拜的人当然除外，不过对于不是宗教徒的人来说，对于仪式用建筑物的认识也就是对学校的礼堂和体育馆这种勉强用来作为集会用的大型空间感到熟悉的程度而已。如果没有提前整理（关于）

仪式用的建筑物的特定的方向性（的认识）的话，排在他们熟悉的仪式用建筑物第二位的则是婚宴礼堂和丧葬仪式场吧。就这样的意义来说，城惠的指摘并没有什么偏颇的。

「预定变更了吗？」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联络。说是要再错开二小时。」

在有着某种吵闹的气氛的本殿中一边竖起耳朵听着动静一边通过的城惠等人接到了这样的通知。

「那个——也向伊瑟路斯公子他们那边传达了吗？」

「那边也是一样。收到了总结的联络。」

「嘛，毕竟是这样的典礼，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边最好应该配合京都方面的指示。,不过，什么啊，他们做得真不怎么高明啊。」

看着稍微有些震惊地叙述着看法的卡拉辛，大厅里的每个人都露出赞同的表情。

城惠、卡拉辛、宗次郎、艾札克四人，然后还有他们各自的副官都穿着淡蓝色的<圆桌会议>制服。虽然众人是以姑且穿一次的心情来穿制服的，不过即便是以穿衣时间的角度来说，和<大地人>的贵族们相比还是简单得多了。把精心梳理头发都算在内一小时就够了。从众人早上开始就持续待命的房间中，漂浮着一股涣散的气氛。

对于觉得反正就这样吧的城惠等人而言，因为带着的<魔法背包>里除了小食品还带了桌椅，所以就房间居住的环境来说并没有达到恶劣的程度，但在平素就不曾习惯的绚烂的礼堂般的气氛中，众人也根本静不下来。

「总觉得有种洋里洋气的感觉。」

耸了耸肩的雷萨立克的话，让集中坐在一个沙发上的城惠等人看了过来。

「我想对方应该是发生了争执。」

摇着手指的太郎继续说道。

「稍微打听了一下。似乎是濡羽和茵缇克丝关系恶化，然后是贵族们的茶茶进来，在仪式上先称呼谁的名字啦？还有谁应该和谁坐在旁边啦？据说是出现了诸如此类的异议才导致准备推迟了。」

「真是无聊。」

听着穿着短裤的圆桌制服的太郎的报告，啃着水果的艾札克以和平时一样的语气甩出这句话。

「究竟会变成怎样呢？」

随后卡拉辛带着并不怎么烦恼的语气插嘴道。

究竟会变成怎样呢？

城惠下意识在心中重复了这句话。

当然卡拉辛说的是「今天的会面仪式会变成怎样？」吧。不管怎么深入理解，这句话充其量只是「京都的贵族们打算把我们怎么办？」的程度轻微的疑问。

可是听到他的发言的城惠的心所映出的疑问，却是「今后阪南会变得怎样呢？」

东边派出作为<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盟主的舞滨大公的嫡子的伊瑟路斯公子出使西边，在?<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和<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历史上可算得上是一项划时代的决断。〈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可以说摊出了就现状而言最好的牌吧。

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在〈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中姑且算是暂时结束了。以伊瑟路斯公子为代表的友好使节团以及派遣将〈圆桌会议〉卷入的〈冒险者〉的决断，把球传到了〈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这边。不论是同〈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握手言和也好还是拒绝也好，现在，应该做决断的是〈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

政治（家）的角色，自然就是为进行这种决断负起相应的责任。

因此〈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应该进行这种判断。——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所谓的〈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其实质上的统治机关〈Plant hwyaden〉的〈十席会议〉正陷入分裂中。

然后在这个场面下，〈十席会议〉的主导权之争，就这样与对〈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对应判断直接相关联。既然作为争夺一方的濡羽主张与东面绥靖，作为其政治的对立面的茵缇克丝恐怕会拒绝和东面言和吧，至少她会做出和濡羽的主张方向相反的决断吧。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两人的争论点就没有了。

濡羽说「请再稍微等一下」。就这个意义来说，她有着获胜的自负。

城惠想起那个夜晚的庭园。

她打算获得胜利，也有着胜算吧。那一夜的濡羽并没有悲壮感。虽然她身上有着紧张和恐惧的感觉，但有着想法和打算。

而另一方的茵缇克丝又会怎样呢？

虽然城惠并不知道她最近的动向，但城惠并不认为她是厚着脸皮硬为一场必输的战争而突进的性格。至少在〈放荡者的茶会〉中她不是这样的人。

城惠也不知道究竟两人中谁会获得胜利。

城惠现在并没有干预这场争夺的打算。在城惠这群秋叶原的居民看来，<十席会议>的争夺是关西人自己应该处理的问题。城惠之所以会这么想，倒不是说他有因为插手太麻烦所以悉听尊便的想法，相反，他有着如果这场较量的主要成分是由自己这边插嘴的话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顾虑。在有着像这种对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的未来置喙简直就是傲慢的看法的有着现代日本人精神的城惠和秋叶原的代表团的心中，（一旦真的插手关西自己人的争斗）总觉得有种抱歉的心情。

当然严格分析的话，城惠现在可以没有插进拼个你死我活的两个女人（而且不论是哪边都被归类为美女）之间的气概。即便城惠自认稍微有些无情，但对女人的对立的仲裁的处理方法之类的知识和手段，在城惠至今为止所取得的单位中可没有。

「茵缇克丝在期盼着什么呢？」

「城惠前辈不明白的东西我自然也不明白啊。」

城惠内心的想法与叹息一起泄露出来，没想到竟然能够得到宗次郎的回答。该说宗次郎莫名地喜悦吗？就连和城惠四目相对的时候都「唉嘿」地挠头。

「主公也有不明白的事吗？」

「因为对方是女性。」

面对晓的指摘，城惠像是投降一样愁眉苦脸地举起双手。这个样子让艾札克有些痴呆地「啊一」了一声，代替了他想要说的话。至于这个「啊一」到底是「我同意不明白女性的意见」还是「城惠这货太无能了」，城惠也不知道。艾札克的意思——前者的话稍微好一点儿吧，不过城惠觉得后者的可能性也很高。

「毕竟主公是日本人。」

「晓知道些什么嘛？」

「我可是优秀的忍者，早就开始调查了。」

回嘴也就能回到这为止了吧？这般笑着的城惠，听到的却是晓意外的回答。晓竟然从身上的<圆桌会议>的制服的某处缝隙中拿出了一枚小小的卷轴，随即摊开。看样子这是她的专属特色的笔记本。

「原本<Plant hwyaden>的公会长濡羽在除了成立公会以及活动之外从不在外显露身形，实际上<Plant hwyaden>似乎是由茵缇克丝这个副公会长进行实际的运营。」

晓挺起胸膛读了起来。

在到达阪南后的一周内，经常消失身影的她似乎是活用她的特技收集着周围的传言。当然类似的情报即便是城惠和卡拉辛的组合也能够得到，但晓能够自主收集并整理情报真的是让人感动。

「尽管如此，在最近的事件中，濡羽全面出来获得了前线的指挥权。从那件事开始二人的关系似乎恶化起来。另外茵缇克丝在推动实行票证制度。」

「票证制度？」

「就是饭票。吃饭需要得到那个东西。」

对草率提问的艾札克，晓也粗略地回答。

城惠决定还是出言相助。

「所谓<Plant hwyaden>公会成员，也就是西大和的全体<冒险者>。而对<Plant hwyaden>公会成员推行票证制度，也就是对这些人实行发放独自发行的身份证制度。具体来说，就是按照身份证件的等级，对持有者免费配给食品、药水和箭等消耗品的制度。」

「虽然听说过，不过真是个可疑的制度啊。」

艾札克粗鲁地打了个响鼻。

看来似乎这也是属于他的风格的感想。

「说实话的话，就是将<冒险者>公务员化哟。由怪物素材制作的道具全部由<Plant hwyaden>购买，取而代之的则是按照交货的数量和质量得到身份证件，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

听到承担了后半段的解说的卡拉辛的说明，晓拿着卷轴歪着头疑惑起来。即便明白调查的是怎么一个规则的存在，但为了理解其目的，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对于缺乏大规模副本战斗经验的晓来说是很难明白这一点的吧。

「我想目的有好几个。比如基于计划生产的效率化，实体货币的节约，以及由于生活经费得到保证而让公会成员的情绪得到稳定等目的。」

城惠能够预料到的目的中看上去温和的几个全都说出来了。

——生活物资化以及生活环境票证制度化，将会导致集中，进而提高<Plant hwyaden>的权力并让对造反者施加制裁成为可能。

——假定能够把<Plant hwyaden>内部的经济自<幻境神话>游戏原本的货币系统中割离出来的话，就能让<Plant hwyaden>在东西双方之间发生经济战争的情况下也具有高度的防卫能力。

虽然这个票证制度的建立有好多充满欲望和血腥味的理由，但现在在这个房间里的成员中，卡拉辛是能够明白其中微妙之处的吧。

果然，卡拉辛把嘴歪成ㄻ字形、同时却不开口。如果从<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和秋叶原来看的话这个票证制度真是个麻烦的手段，但如果从<十席会议>的立场来看的话这却是一招妙棋。

把日常生活的买卖转移成积分制，<十席会议>就能把手中以金币为基础的现金收入的全部使用在地区的垄断收购和维持上。以丰富的资金为背景的话，土地取得的效率将会大大超过秋叶原吧。

这是基于同样的<冒险者>的压力的警戒的防御行动。

「叭一！即便是质朴的样子也闪耀着的偶像登场咯！」

完全无视现场的空气现身的是特托拉。

姑且意识到仪式庆典这种存在的他（注：原文是她）暂时凑齐了<圆桌会议>的制服，但头上小藏青色的制服帽和深粉红的线并列奔走的领结，同时以下身挑战性的长度的极短裤配合高筒袜，明明是同样的制服，但在场的众人却因为看到舞台装的服饰风格而不约而同地说不出话来，特托拉趁着众人失声的时候麻溜地接近，然后在沙发的缝隙上突然下腰，弹跳了两三下。

「这样可不行哟。隐蔽处的地方也得变一下，大家都变成黑眼圈了，一彦也没发来联络。可爱的我要是被忘记的话可是会丧失自信的哟！」

「是吗，那么就取得联络，加油吧！」

城惠重新审视了眼前的同公会同伴。

城惠看着眼前该说是累了吗而哎呀呀地夸张叹着气的特托拉思索了一下。窗外的太阳正高。该不会还是中午吧。

庆典推迟两小时的话或许<十席会议>中负责准备的某人恐怕现在已经会在会场了吧。不，如果将城惠这群人硬塞入等候室内的现实考虑进

去的话，濡羽也好，茵缇克丝也好，即便不在庆典会场的<声明殿>，也应该已经现身于某处专门准备好的等候建筑物里了吧。

——去见茵缇克丝。

就像是斥责到刚才为止信心全无而踌躇不决的自己一样，城惠下定了决心。有着野心的茵缇克丝在阪南地区有着强大的统治力量这一点，城惠已经从报告中知晓了。

虽然城惠并不是可以单方面指责其中一方的圣人，但也曾是和加奈美一道战斗过的同伴。自己对她应该是有什么要想说的东西。

城惠知道茵缇克丝是不会持续没有胜算的战斗，如果城惠所料不差的话，她的身边应该有着巨量的资金和战力。即便茵缇克丝和濡羽不得不决一胜负，至少也希望能够像城惠和亚因斯那样，以残留着希望和修复彼此的关系的形式进行对决。

有着承蒙亚因斯的善性的自觉的城惠，正因为有着这份自觉，所以才能够在必须和茵缇克丝对话时挺起腰来。

「去寻找老朋友吧。」

庆典刚刚开始，还有从容的余地。

留下这句话后的城惠靠着对<白砂御所>的探索来到外面。

现在的这个地方，大和姑且不提，能够决定阪南的一切命运的重要人物都已经到齐了。交换话语这件事绝对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城惠如此想到。

◆3.05

「主公，总觉得好紧张啊。」

「怎么了？」

对晓的嘟哝，城惠老实回答道。

就在这件事让城惠觉得挺高兴的同时，晓也依旧怯生生地向四处张望着。如果真的能看起来更像是一名忍者的话会很帅的吧，但晓理所当然地没有在原来的地球世界受过专门的训练，而是自我流派的形式，即便是窥伺周围的情况也没法说是精巧吧。虽然因为是<冒险者>，晓不论是体术还是身体的轻盈程度上都非常厉害，但忍者的侦查技术自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看上去那边似乎并不是起了什么骚动，不过，看上去就像是骚动前的预兆一样。」

即便如此，晓也活用着变得敏锐的耳朵，向旁边的主公——城惠做着报告。

两人行走着的是被称为<白砂御所>的巨大建筑物的地盘上的一角，如果要说明方位的话大致是西侧的庭院。

要说为什么连报个方位都会有这种暧昧的表达，是因为眼前这个被称为<白砂御所>的地方，在广阔的地盘中有着十几栋巨大建筑物和把它们连起来的红色走廊，然后不论是建筑的主题还是设计都怀抱着各种各样的庭园。用晓的知识来说看上去像是学校礼堂和体育馆似的建筑物们各个都被漂亮地装饰着，如果住习惯的话也能成为指路的标记吧，但对于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两人来说根本没有帮助。

<冒险者>的身体能力的增加也惠及到五感。

晓当然也应该受到了身体能力的恩惠，拜其所赐，周围无数的人声和嘈杂声传到她的耳中。

迎面走过的女官虽然稀少，但似乎并不是塞进这个御所的人本身就很少。只是因为占地面积广大而导致人的密度变低了。它的证据，就是从有着墨色的瓦的礼堂中传出嘈杂热闹的人声。

城惠似乎也发现了这点。

「是在忙于准备吗？」歪着头疑惑起来。

晓一瞬间停止了活动就这样失神地仰视着城惠，但立刻回过神来继续警戒起来。

晓在关于自己的事情上并不是那种明于人情世故的人。她不擅长交朋友，向不亲近的对方打招呼也需要下定决心才能做到。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幻境神话>的独行玩家吧。

虽然城惠本人说起来也似乎同样地不擅长交朋友，说是这样，不过在晓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时候她就不会有「主人真的感觉迟钝」的想法。

晓虽然不明白与人的交往方法，但说是不明白，但晓觉得自己有着自我防卫的敏锐感觉。也就是说，晓有着为了不接近麻烦的处世策略。虽然晓觉得这很差劲，但和人扯上关系这种事果然还是很可怕，为了不接近可怕的集团和可怕的人，这份敏锐还是需要的。为了避开别人也需要解读气氛的能力，虽然晓不知道对方对自己这边的希望，但唯独自己希望不要待在这里的想法和自己快要被卷入某种事情中的预测还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和主公城惠一起去那里的话，晓的警戒心就会变低。

虽然那边有好多惹人厌的目光和困惑的微笑，但即便如此晓也不在乎和别人扯上关系。

当然晓完全没有责备这样的城惠的意思，如果主公城惠没有这个本性的话，也不会去帮助实莉和冬弥了吧。所以这份善良真是让晓感到高兴，但也对主公对危机感的薄弱感到困扰。城惠现在全然不顾<白砂御所>正处于混乱的情况。

即便如此，本次晓的任务是护卫。

作为护卫就要守护在城惠身边必须保护住城惠的行动自由才行。

老实说在这次旅行出发的时候，晓和直继订立了一个密约。上次的旅行（前往北海道的艾佐那次）直继都陪着去了，所以这次陪伴的机会就让给了晓。要说为啥那个笨直继会同意，自然是连老师和特托拉都说了人情，真是让他们费心了。

被周围的人如此鼓励，晓对这个任务自然不能疏忽。

说起来，据说直继让出这次的机会的一半理由，也有他自己的情况。说着「因为玛丽艾儿的天然呆，我和她根本没啥进展嘛，连说话都别扭起来，简直就像是参加祭典一样」握紧了拳头，但明明能够和她一起出门，直继却还是没能好好地说上话，直继的对人能力也有着局限性呢，这样想着，晓扑哧笑了出来。

两人脚下白砂的道路有好几次呈直角弯曲了起来。虽然两人上面只有被漆成朱红色的支柱的屋顶，但脚边遍布砂石，左右能够看见绿意盎然的庭园。简直就是渡口的道路一样不是吗？朝着人声吵杂的目的地前进的两人，如果穿过眼前的庭园的树木的话或许会更快吧？但在特意招待的地方还做这种没礼貌的事会让两人过意不去的。

说是沿着道路前进，其实两人只是绕着庭园不断地迂回兜着圈子，要是不找一个知情人的话怎么着也没法到达了吧。

然后，终于找到了第一个人，在他面前，城惠和晓停了下来。

「一彦！」

城惠之所以会停下来，似乎是遇到了故旧这个理由，但晓却不一样。当然这个名字晓从城惠、直继和喵太班长这些<放荡者的茶会>的成员口中听说过，但听和看可是大大不一样。

「城惠。」

露出疲惫般的苦笑的这个男人是个有着一副钢铁般经过锻炼的身躯的剑士。比起他和服全发的日本浪人风格，比起他挂在腰边的刀，其鹰一般的样貌和以肩膀的宽度错开半身的脚的位置更能释放出如漩涡一般的压力。

虽然晓没有抽出小太刀，但她感觉到自己的全身一瞬间转变为战斗态势。

不是<冒险者>。

至少其身上释放出的压力和战斗能力与晓所知道的那些<冒险者>不一样，不如说作为存在来说他更接近于在涩谷对峙过的<典灾>。虽然不明白只是个<冒险者>的这家伙为什么有着如此压倒性的迫力，但其规格之外的战斗能力让晓都忍不住后退起来。

「停在这就可以了。」

停留在距双方五米左右、以对话来说稍微有些远的距离的一彦游走的视线让感觉到他的视线的晓不由得咽下唾沫。

自己的估计还是太天真了。

他比<典灾>更可怕。

不论是涩谷之战，还是秋叶原公会会馆之战晓都没有感受到这种程度的威压感。这种感觉，并不是玩某个游戏、而是作为现实中的敌人、即便是输给他也丝毫不会感到气馁——晓此时要感谢自己那没有根据的自信。

「从班长那儿也听说了吧？城惠。马上回秋叶原去。」

「为什么？」

听到一彦的话的城惠轻松地以平时的语气反问道。觉得城惠有顿感程度的晓，听到此话后马上就后悔了。

虽然城惠在奇怪的地方只能用莽撞来形容，但刚才晓感觉到的与其说是以前感觉到的顿感，不如说故意选择了做出那样的应对。这并不是对自己受伤的事感觉迟钝，而是在某个时候下定某种决心的时候，对对方采取最短距离的诚实行动。

据说对面那个叫一彦的人是城惠的旧友。

据晓所知道的，包括城惠在内的那个名为<放荡者的茶会>的伟大团体的成员们都曾并肩战斗过。如果试着想起城惠说起回忆时的温柔的声音的话，晓立刻就明白这对于城惠来说有多么重要。而与这样的同伴中的一人交战，听到喵太老师的话的城惠不可能不烦恼吧。

在进行这次前往<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旅途时，即便城惠做了一番觉悟，对于晓来说也不足为奇。

当她注意到的时候脚自然地向前迈出半步。

比起躲在城惠身后，站在城惠旁边虽然让晓感觉到不可思议，但却并没有让她感到害怕。

「城惠你最好不要牵扯进来。」

一彦带着像是埋在地里几百年的岩石一般的沉重的语气如此相告道。对这张脸即便是不想微笑也没法隐藏住剑气了。

这句话让城惠选择了沉默。他似乎也不在意一彦的拒绝，而是带着询问般的视线长久地看着旧友之后，「可能不可能的，也许是这样吧」这般回道。

「但是在这之前我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

「顽固的混蛋。」

晓悄悄把意识转移到小太刀上。城惠此刻显露出的气魄中有着不惜一战的觉悟，但他肯定没有「不惜一战」的觉悟被干掉的精神准备吧。所以在紧急的时候晓必须立刻出动。

城惠既然同样作为<冒险者>，自然也有着相当不错的反射神经和体力，但正因为同样是<冒险者>，（城惠与）身为物理前卫系职业的晓（相比）大大不如。

「如果一彦住手的话，我还有去的必要吗？」

「你的那份可爱都消失了啊。」

虽然一彦露出苦涩的笑容，但与他开玩笑般的感慨相反，一彦丝毫没有空隙可言。反而像是要束缚住晓一样纠缠般地释放出阴气。

「因为我成为了公会长。」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把你放弃——如果我那样说了你会怎样？」

「这样的话那就做给我看看吧——我会这样回应你。」

晓产生了城惠大大地向前迈出一步的错觉。

世纪上他的身体根本就沒动，但刚刚脱口而出的这句话等同于宣战通告。在或许已经做出了觉悟的城惠和晓面前，毫无任何预兆地、发出了像是撕裂固体状的空气一般的悲鸣声。

「哼」

恐怕这种混杂了牵制的一击并没有认真的成分吧。

但即便如此，晓也感觉到了剑速上的可怕。

一彦的职业是<刺客>。和晓一样。两人更有着就连装备都一样使用东洋刀的共通点。晓是擅长来自暗处的奇袭攻击<暗影之刃>类型的，而一彦则是手持双手剑进行攻击的<讨伐者>类型的。然后，正是因为是同样的职业，晓明白一彦那深不可测的强大。那是彼此的偏差仅仅超过五级就无法说明的压倒性的杀伤力。

是<惩戒处刑>。

虽然该技能以使用双手武器为前提，但它在<刺客>所拥有的数个攻击技能中有着最大级别的威力和低概率的即死效果，这一点晓清楚地知道。因为这是自己的职业技能。但是，对面的一彦使出虽然有着同样名字的技能、但却带着和记忆中完全不同的攻击轨道，如彗星般急袭而来，晓迅速跃起，堪堪躲过了一彦的剑闪。

随即晓带着如同技能字面意思那样舍身的气魄使用<绝命一闪>进行迎击。作为<刺客>的代名词的发出极大伤害的这个技能，只是为了利用躲开对手的攻击而使用什么的晓从来没有想象过，但这却是必要的。

「正因为茵缇克丝正在掀起一场骚乱，我更无法停止（和她）说话。」

「停不了的话就不要说！」

城惠以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使出<星光拘束>。这是使用魔力炼制而成的锁链束缚住目标行动的移动阻碍魔法。随即在下一瞬间，从地面突然伸出的锁链，被一彦的白鞘日本刀一扫而光。

虽然这是如果施术者和目标之间存在等级差的话就能够成功抵抗的魔法，但晓从来没有看过城惠的这个技能被如此容易弹开的景象。

「但是，即便如此我必须和她见面。晓！突破！」

「——你」

晓瞬间杀到，城惠的援护则支援着她的侧翼。<迷惑>，<精神休眠>，<脑钳攻击>。虽然全部都是非杀伤性的拘束魔法，但在<赋予术师>的操纵下全都是强力技能。

但是即便如此也追不上一彦。躲开城惠的牵制和晓的攻击的一彦丝毫没有陷入防御战中，而是势均力敌地反复放出攻击，倒不如说，在动手的时候还有留情的迹象。虽然麻烦本身并没有极端地增多，但一个接一个的攻击的威力大到连晓这边也必须以大招迎击的程度，所以一彦身上的麻烦并没有增加。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双方的较量被破坏，一股极为暴力的旋风吹过来。

<圆桌会议>的藏青色制服上，不知何故裹着天蓝色羽织的剑士宗次郎像是在趴在地上疾行的雷蛇一样杀了进来。随即他的左手把手上的刀深深地插入地面，弄出像是被割裂般的口子。为了停住宗次郎急速突进的势头，需要像这样刹车。

反手拿起打刀指向一彦，宗次郎带着像是要斩杀吞噬一切的声音清楚地宣告道。

「城惠前辈。赶紧去吧。」

「宗次。你也给我退下。」

「我可不会退下哟。不管一彦前辈说什么话，都已经阻止不了我了。只被一个劲儿地守护是不行的哟。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呢。——城惠前辈。」

挡在浑身缠着阴气的一彦面前，宗次郎隔着肩膀回头看过。这大概是让城惠「早点离去」的信号吧，但似乎也有（传递想法的）途中对晓微笑一般的想法。

晓知道宗次郎是怎么面对那个鲁格利乌斯的（注：鲁格利乌斯，即在秋叶原杀人鬼事件中附身于卫兵的那个传说中的英灵）。在不论如何都无法敌过的敌人面前该如何战斗，晓在秋叶原只见过一个人做过。宗次郎在那场战斗中对晓显示出<口传>。宗次郎显露出来的不只是他的<口传·天眼通>，更显露出了「<口传>这种东西」。宗次郎显示出了它的光芒和极限，换句话说，宗次郎显示出了<口传>的意义。

晓虽然因为笨拙所以不是很清楚，但这些都是为了守护城惠为被托付的剑。不只是现在支撑着晓的右手的<噬铁虫·多多良>，晓被托付的东西还有很多。

像是要穿过砸向地面般的大范围扰乱魔法<精神冲击>吹起的紫色雷击和暗云一般，晓发动了<口传·影遁>。平时为了回避攻击和为了瞄准敌人背后的假动作而使用的这个技能，在用于逃走的时候也发挥了其威力。被晓紧紧握住手腕的城惠在一瞬间就察觉到她的意思了吧，两人像是被引导一样地往<白砂御所>的庭院那里飞去。

「不论一彦前辈有多么强大，要是能阻止他们两个的话就尽管来好了。」

「你真是做了一件无益的事。打倒你、阻止城惠轻而易举。」

在（城惠和晓的）背后发出较量的声音。

「说不定确实如此呢。但是，即使是一彦前辈你，现在也必须如我所想的那样看看我的剑哟。——来吧！」

现场顿时发出与其说是刀剑相交、不如说劈开寺庙的梵钟一般的轰鸣声。即便背后受到接近爆炸气浪一般的冲击，晓和城惠还是就这样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去。

两人前进的前方应该正是一彦所隐藏的东西。

或许这份丑恶会伤害到晓的主公也说不定，但正因为此，晓想和主公一起面对。也许，这就是被直继他们托付的任务——晓在此时有着这样的确信。

◆3.06

被称为大朝堂的伽蓝是欢迎<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特使一行的宴会会场。在这个对于<冒险者>来说，与其说是大厅，不如说是巨大的大厅和干脆有着像是体育馆一般的规模的建筑物内，被擦得锃亮的地板闪烁着米黄色的光芒。

如此大规模的典礼也让其准备工作变得庞大繁杂起来。事实上，<白砂御所>在数日前就被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的混乱包围了。对现场的清扫和经营就不用说了，各种各样的家具的运入、烹饪的准备、还有食品的带入等准备工作（让现场忙个不停。）

原本此次的宴会是由<元老院>主导的。

如果是<冒险者>的话自然不会这么花费工夫，但毕竟开头说了（主导宴会的）是为了门面而穿上华贵的衣服的贵族们。在有着举办盛大的宴会是显示出自己权势的意识下，光是这次欢迎庆典的预算就让<Plant hwyaden>这边出动（的人）干劲十足。而另一方面，对于（作为拿出预算的金主的）<十席会议>的<冒险者>们来说，麻烦的准备交给别人来做的话根本就不会在意小费程度的金钱也是不争的事实。

将文官、侍从、仆役、女官、出入的工商业者、工匠、工人都统统卷入的狂欢混乱般的庆典准备（的情况）从以前（的类似活动）开始就一直持续着。一时间甚至连这个大朝堂的重建都被纳入了讨论的范围中，而这正是为预算无限制这句话狂喜到手舞足蹈的贵族们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会自他们制定参与进项目的工商业者那里收受回报的贿赂。

这个计划之所以会暂停，并非是<十席会议>减少了相关的预算、而是给出了一旦真得实行了重建大朝堂的计划的话，这边的准备会赶不

上<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使节团到达的日期这个理由。

那群贵族们原本愉快的心情在这几天内突然急速下降起来。

因为茵缇克丝和濡羽的关系终于恶化起来。

从<月蛾>事件起，这两人的关系恶化起来这件事原本还只有只能从<Plant hwyaden>的上层部分那里听到情报的人知道，随后，连稍微富裕点儿的市井间的<大地人>都知道这件事了。

积极地理解<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并试图助其一臂之力的濡羽派，跟与其如此、倒不如说增强<Plant hwyaden>的力量试图与东边一决雌雄的茵缇克丝派，双方的错过逐渐演变成龟裂的关系，随后彼此更是变得愈发疏远起来。

可是并没有担忧着这个险恶的局势的贵族。倒不如说他们反而对此极为欢迎。自古以来，贵族们便以宫中这个诞生恶人的温床为舞台、进行交涉和有胆识（的行动）为生。

<冒险者>们比起铁板一块，还是不和比较好。这样的话贵族们便可来回游走、游刃有余、最后坐收渔利。十个人中有九个都是这么想的。这就是贵族。

但要是能够与<冒险者>保持距离的话便能弄得更加自由了吧。

所以这次的欢迎庆典和以及宴会就变成了<元老院>的隔开（<冒险者>单弄）的情况。

所以要是这次庆典及宴会出了什么麻烦，那就是所有贵族的错。如果（在这段期间）茵缇克丝和濡羽之间的争吵哪怕只产生一次，最重脸面的这些贵族的自尊就会像破布一样撕个粉碎了吧。

在这群贵族中，出现了谄媚的声音，向在这个时候总是能够可以依靠的一彦拜托、希望他可以居中调停下，但仅限于这次得到了「这是你

们希望的宴会吧？」这种冷淡的回答予以拒绝了。至于总是不可靠的KR甚至出现说出「咱们打个赌吧，要是使节团下车的地方弄错的话，你们的小费就要放在桌子上咯？」这种话，侮辱商谈者的情况。

被委托准备这次的欢迎庆典的贵族们，对仆役和文官乱骂一通，甚至严令他们想办法在濡羽和茵缇克丝两人之间制造纠纷，但因为这些贵族们没有制止两人的力量，所以文官们也做不到这一点。

贵族们绞尽侍从们所没有的智慧，试图弄出让两人被引导着离开要宴会的桌子的方法，可这样的话，以北为上座的坐席该引导至哪边呢？换句话说，把谁配置在哪边，然后对贵族们、关键是对代表东边诸侯的伊瑟路斯公子先介绍哪边这个问题，负责准备这次欢迎庆典的贵族们难以决定下来。

通常的话，这种细微的差异与赋予贵族们在贵族社会的等级有关，这应该是他们最喜欢的工作才对。

比如，在庆典当日，比起濡羽，向伊瑟路斯公子先介绍同样在场的茵缇克丝的话，就会给<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那边带来茵缇克丝这边的<十席会议>居于上位的印象吧。到时候贵族们就能给被介绍的茵缇克丝使用诸如伊瑟路斯公子这种自己之外的名号，进而邀买茵缇克丝的欢心，讨得中介费和便宜了。这可是在贵族们的收入中占据较大比例的买卖。

可这种彻底的关照，必须要在得到不受到濡羽的报复的保证的情况下才敢做。在没有报复对象的小舞台占小便宜赚小钱才是他们想要的，但要是变成这种规模巨大的舞台的话情况也会不一样。当然如果成功的话，在这舞台上获得的功绩和信用将成为这名在舞台上长袖善舞的贵族一生的财富吧，但在这次这种有两只巨蛇相争的宴会上，不论归附哪边，或者光是哪边都没归附这种理由，就可能在一瞬间受到不论是自家性命还是家族存续完全断绝一般的报复。

只要能够把南北方向的坐席安排下的话，干脆放在东西方向怎么样？年轻的文官如此建议道，但随着乌德尔「如果把席次桌子放在你说的东西之类的方向上的话，那我们这边看起来不就是对<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阿谀奉承了吗！」的这声怒喝，这种想法立刻就中断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把伊瑟路斯公子及<圆桌会议>派遣的亲善使节团放置在会场东侧，会场西侧则是<十席会议>以及<元老院>的显贵名门的配置就行了，但这个配置方案本来就是最初方案，那样的话就会出现濡羽和茵缇克丝既同席、彼此桌子的位置也极近的烦恼，根本没法解决所有问题。

尽管对使者的接待是属于治部省的管辖范围，但突然降临的特权让许多贵族都想尽办法寻找借口将自己的部下和有着关系的商人塞进来。至于官吏和女官们，本来是为宴会的准备作业而增加的，但再加上对不明情况就硬闯进来的人，导致负责准备的人被迫对这些闯入者进行同样的说明直到他们口干舌燥为止，结果就是让进行的准备工作变得疲惫不堪起来。

在这种规模的欢迎宴会中，就连细小的礼物和装饰品都有其意义。

(东道主)个人的喜好之类的也很重要。虽然心中是真的不知道，但要是在有着濡羽讨厌红花这样的情报的情况下还插上鲜花上宴会的话，那就会变成对濡羽的明确的敌对声明了。与此同理，客人喜好的花，客人喜好的颜色和料理，这种款待暂且依照前例并不奇怪，但是另一边确认(己方的准备)有没有越过界一边做出决定的话，即便是专门司掌外交使节的款待的治部省也没法立刻解决准备工作吧。

结果他们找出的解决方案是，把<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使节团放在宴席的东侧，同时把<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这边配置在宴席西侧，然后在<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中的濡羽和茵缇克丝之间设置出为身为<元老院>重镇的乌德尔公爵及其一派的席位。

当然根据这个配置，下级官吏们有惹乌德尔公爵不高兴的可能性，但说起来原本这个宴会的准备陷入如此困境，都是<元老院>的贵族们

寻求特权惹的祸。要是这样的话，去追及身为<元老院>的领袖的乌德尓的责任的话，肯定不会有错的。

之所以会在有可能得罪乌德尓公爵的情况下还这么安排，自然是建立在大概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濡羽和茵缇克丝产生冲突让欢迎宴会变得险恶起来的情况下，能够说上话的除了同样身为<冒险者>的一彦和KR、纳卡尔纳德等强者，贵族这边就只有乌德尓公爵这样的现实之上的。

即便是被公爵责难，也好过被冷血和刻薄的茵缇克丝盯上——这就是侍女和仆役们的判断。

总之，像这样包含着动乱的预兆的宴会的准备正在逐渐进行着。

虽然有基于时间紧张到根本来不及了而推迟宴会开幕的判断，但应该还是能赶上月出时分这个原本规定的时刻的，想尽办法去加紧准备，虽然会让仅表示出最低的讲究和品味的欢迎宴会的实行可能流动起来，但不论是谁都觉得准备的过程手忙脚乱的。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他们所愿）。

他们的准备，就像是掉在地板上的鸡蛋一样非常容易就变成一场空。

◆3.07

濡羽伸脚踏入了明亮的阳光照入的朝堂。

在快到下午的这个时候，间隙甚多的威斯特兰迪风格的建筑，像是被小刀切割的蛋糕一样射入阳光。还在处于准备中的这个大伽兰被充满活力的噪音包围着，不过在这些杂音中似乎连乐师用手指弹奏的琴声也包含在内，这个声音就像是随风漂浮的蜘蛛丝一样传到了濡羽那里。

濡羽仅仅露出微笑。

周围的侍从和出入的小人物们都因为这迷人的微笑而感到舒畅，随即欢愉地嘁嘁喳喳起来。

现场既有抱着摆在桌子上的桌布的女官追着前面移动着桌椅的男性官吏，也有运用于遮挡视线的屏风和巨大花瓶的人。这些人每每在与濡羽擦肩而过的时候都像是变成雕像一样停了下来——他们都被濡羽那散发着香气的艳丽姿态给贯穿了。

如果是半年前的濡羽的话，即便这些人在宫中与她交错也不会这样。那时候濡羽即便是有着和现在同样的美貌，但那双对世界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的死掉一般的双眼，连旁人对她看得入迷甚至是憧憬这样的情感都拒之门外。但这数个月来濡羽简直就像是羽化的蝴蝶一样释放出闪耀的光芒。濡羽只是人们的统治者。

濡羽一边对在看得入迷发呆、随即又醒了过来的人们像是发条装置一样低下头的<白砂御所>（里的准备者们）轻松地致意，一边继续前行。虽然离宴会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濡羽现在就来到会场的大致的理由是巡视一圈会场然后慰劳一下会场的准备者们。

她来到这里的真正理由，只是单纯的好奇心发作然后确认一下而已。

老实说的话濡羽实在是难以放松下来。她至今还不擅长在众多的人面前显露出身姿。濡羽的心中的某处像是引擎般隐隐作痛，这个地方不适合自己，甚至濡羽在心中发出好想快点逃离这里的呻吟声。

可是另一方面濡羽正在取得胜利。

茵缇克丝是多么愚蠢、因为膨胀严重的缘故，濡羽没法掌握她的活动的一切，但其末端的行动却差不多大致都已掌握完毕。包括偏袒着她的贵族们的动向，*<冒险者>*小组的活动，都处于濡羽的监视之下。就算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能切实针对其前兆进行补救。

茵缇克丝虽说掌管着*<Plant hwyaden>*的财政，但也只是掌管着那个部门而已，随着时间的流动，（对于濡羽来说）就算是资金的额度巨大、就算是其痕迹残留在某个地方、也没有顺应其的资产。

而且茵缇克丝——这一点就算是濡羽也是一样——根本就没有可以称得上是私兵的武装力量。从属于*<Plant hwyaden>*的远超一万名的*<冒险者>*确实是一大战斗力，但他们并没有向茵缇克丝宣誓效忠，不如说现在他们反而更为崇拜濡羽吧。

就个人雇佣的战力这个意义上讲，虽然茵缇克丝有一彦和KR，但他们也没法突破守护着濡羽的洛雷尔·铎恩。以前只是作为都市结界内部的战力的洛雷尔，在*<动力甲胄>*改良之后，连生驹离宫都成为其活动范围。自己根本不需要害怕。

虽然这里还有作为第三势力的*<元老院>*，但应该警戒的只有乌德尓公爵吧。可是，那个老人的全部企图现在濡羽都知道了。就连*<元老院>*从小饲养的谍报部队、甚至是其指挥系统「冷血的女仆」的位置这些东西，只要根据情况启动濡羽布置的棋子就行了。

换句话说濡羽在以*<Plant hwyaden>*为赌注的权力之争中正在赢得胜利。在通过人们对自己的崇拜确信这一点的濡羽，安心地朝宴会会场那里走去。

「给我退下茵缇克丝。」

所以即便知道她在走进濡羽也没停下来，更不会转身逃跑。

濡羽眼前出现的是<十席会议>的第二席、在锐角的眼镜伸出隐藏着刻薄的瞳孔的身为<Plant hwyaden>宰相的军师。今天她身上的衣服是有着细长的衣襟长度的鱼尾礼服。

有着作为女性而言的平均身高的茵缇克丝，在高跟鞋和细长的体型完美的相衬下，看起来个子非常高。像是俯视着对方一样总是浮现出冷笑的妖精族<妖术师>毫不客气地走近到濡羽面前像是要把话语斩断一般地对濡羽清晰相告道。

「好过分的话啊濡羽。被阳光引诱从窝里爬出来了？」

「胡说八道些什么呢。你来跟公会长打招呼就是为了说这几句瞎话吗？」

心里像是被连续敲响的警钟一样咚咚地剧烈跳着。

不论多么安全，不论居于何等有利的地位，濡羽还是没法制住自己的怯懦。即便是现在，口中那有如金属一般令人不快的腥味也依然如往日遇见茵缇克丝时那样在嘴里蔓延开来，连喉咙都快变得不自然了。拼命控制住变得想要偏移的视线的濡羽兀自继续逞强着。茵缇克丝根本就做不了什么。她既没有巨额的资金也没有兵力，像现在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什么都不做到。充其量也只是挖苦而已。只不过是不可能赢过濡羽下的不服输的挣扎罢了。

「呼呼呼。是那样吗？是那样呢。濡羽。只是个傀儡的你，只是只肮脏的臭老鼠的你，切断支撑着你的身体的线随自己的心开始挣扎起舞起来，我说的没错吧？」

「——」

所以濡羽只能以死死地盯着对方来作为回答。

紧紧咬住快要撞出声响的牙齿。

茵缇克丝的话全部都是计谋。她肯定是打算引出濡羽的失言。她像是毒液一样把恶意与害意紧紧地涂抹在对手身上，只为了以对方的不快为目标。自己没必要对这种家伙害怕。好几次、好几次攥紧了拳头的濡羽抵抗住了茵缇克丝的压力。

「是的。我非常高兴。能够违抗你让我非常高兴！」

像是黏着起来一般的声音充满了诱惑。

「<Plant hwyaden>已经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样了。阪南也是一样。」

「恩，是呢。但是你也一样哦！」

射入阳光的大厅里像是被冻结了一样陷入死寂中。大量的侍女和仆役，宛如被抽出生命一样，但他们还是把仅有的意志寄宿在双眼中死死地盯着濡羽和茵缇克丝，根本没有人再支配着这个城市的两位掌权者的直接对决中插嘴。如果因为做了什么而冒犯到眼前的这两只巨鳄的话，那么瞬间会消失的便是自己了吧。而且即便是离开，也无法转移视线。光是这样，就有可能看到（或许自己可能被）不愉快地斩首这种恐怖的事情。

简直就像是人偶挖出来的深渊一样，将热情、视线、意志、善恶都吸入般的空虚——就是人们眼前的那个茵缇克丝。这个恶意的聚合体浮现出如裂开的新月般的笑容，释放出丝毫没有隐藏的估价一般的轻蔑的视线。

「茵——」

「喂」

为了甩开眼前这个令人憎恶的家伙而放出决定性的一句话的濡羽，突然被茵缇克丝那粘液一般的声音盖过去了。

「喂，濡羽。你不知道你自己干了什么嘛。不，你是忘记了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如果还记着的话，早就应该躲进阴暗的下水沟里了吧？喂～濡羽。你竟然忘记了啊。」

「——啊」

被那双瞳孔吞噬的濡羽失去了她要说的话。

从很早以前开始，自从那个建议以来濡羽已经被这威胁的语气紧紧地束缚住了。（最近）明明应该甩掉的恐怖和此刻身上产生的溺死般的压迫感牢牢地束缚住了濡羽的舌头的运动。

「担任<十席会议>第二席的<炯眼>茵缇克丝在这里告发！滋润这美丽大地大和的天地神祇可鉴我之忠诚！这个女人濡羽是带着支配大和的欲望而建立了公会<Plant hwyaden>，（这肮脏的女人已经）通过欺骗和虚伪已经吸取了众多的生命和财产！」

突然抬头仰望的茵缇克丝大吼起来。

「你……说些什么……」

简直像是无视被吓倒的濡羽一般背对着她的茵缇克丝，如（洒出）泥浆一般单手一挥，聚集了听众们的视线。

「奈恩提尔的玩家都市——中洲都市现在处于<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统治之下。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在紧接着<大灾害>之后被<元老院>的骑士团和初期的<Plant hwyaden>的<冒险者>进行强迫迁徙作战？正是因为<元老院>的统治西大和的野心，濡羽才出卖了<冒险者>啊——」

体内流动的血液变冷。

濡羽根本不知道茵缇克丝在说些什么。

因为眼前的女人那如破钟般响彻的声音而听不清楚。

但从濡羽的双手处有某种东西流出一般的感觉。

在遮住吵闹的噪音的同时，濡羽伸出手来。为了让茵缇克丝安静下来。

「哎？」

「是那样吗？！」

「居然会是这样！」

尽管不知道眼前的女人在说些什么，但濡羽的耳边听到了这样的窃窃私语声。在扭曲了似的大厅中慢吞吞地举起来的自己的指尖，让濡羽觉得自己与应该在附近的茵缇克丝像是隔了数百米一样。

「证据的话自然是有的！正是由我做下了此事！我是奉了乌德尔公爵的命令干的！我还得到了濡羽挑唆的<冒险者>的支援！对坚决主张想造中洲居住的<冒险者>的住处放了火的，正是我！而且我还因为那个功绩被赐予“东伐将军”的名号。对吧，公爵！」

在濡羽看不见的地方，沉重的金属音和如同被伏击、被痛揍一般的声音响起。如果把视线看向声音响起处，发现红发的女军人露出像是斩断人首一般的笑容解下了身上的军刀。

濡羽对这个气味有着记忆。

那是生锈般的温热的气味。

「你这混蛋！忘恩负义！你把光荣的<威斯特兰迪皇王朝>理解成什么了！来人，来人啊！把这个粗鲁之辈、把这头对<元老院>造反的饿狼！给我抓起来——噫！！！」

被斩断了。

有濡湿的某种东西落地的声音。

现场顿时想起好多哀鸣声。

然后重又陷入死寂。

「……根本就没有那种名字的国家。不过是死人的梦罢了。」

把大和最顶端的权威当成垃圾一般的嘟哝声，让濡羽向前踏出一步。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引诱了一样，就像是被什么东西邀请了一样。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被说了什么。

但是有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失去的感觉，有必须想说些什么一般的心情，让濡羽拼命向前。

只要没有耳边的轰鸣声的话就能更冷静地思考对策。

是咒歌吗？像是不定期闹腾的水库的放流声一样，承受着暗夜的暴雨的大河般的杂音让濡羽皱紧了眉头，随后喊出「大家请听我说！我——」的话的濡羽试图大声说出来。

「什么啊这个气味儿！」

「熏得我鼻子都要歪了！」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

但第三次被中断、从像是恐慌一样动摇着破裂开来的人墙中，吐出了满是脏污的一群人。

「我来介绍吧。他们是知道秘密，或是弄脏了手，或是情况变得不好——他们都是被濡羽关进<大神殿>的人们。他们全部都是濡羽的恶行的证人！这是只肮脏下作的老鼠！原本的话根本就不许进入这个被阳光照射的伽蓝大朝堂中的下贱种！不论出生还是成长都卑劣不堪的私生子——正是你们眼前这位犯了的不被宽赦的大罪的告发者！！」

濡羽明白了。

在濡羽耳边响起的那个轰鸣声，正是濡羽的心跳和血液流动的声音。

正是濡羽自己对就像是馊味一般的气味感觉到恐怖的声音。

「不是这样的一一。不是这样的！」

在濡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被召唤出来的，正是现在这样的审判现场。不明就里的濡羽就这样被孤身一人留在这里，连保护身体都做不到一般地被嘲弄着，被侮辱着。

为了提出异议而扯开嗓子的声音却发不出来，正因为如此濡羽的反击才会被茵缇克丝轻易撕碎。

「不错！这个女人只是偶然利用<大灾害>后心灵受伤到颤抖的大家的不安，用花言巧语夺取了大家的财富和自由！大家难道不记得了吗？大家在<幻境神话>得到的贵重的魔法道具和素材，不是上交给了公会吗？大家难道不是被<Plant hwyaden>夺走了吗？咱们大家难道不是被无视了自己的愿望而被隶属进<Plant hwyaden>了吗！」

像舞台女演员一样轻松地走着的同时，那边的侍女、这边的仆役都死死地盯着茵缇克丝的眼睛。看着像是难以忍受其威压一般，现场的听众们满满地点着头同意的样子，她露出满脸的一一像是魔女般的微笑寻找着下一个赞同者。

「不是这样的！」

像是被抛弃的偏僻的酒馆的传单一样，现场无人回应单薄地撕裂着的濡羽的反驳声，现在现场只有倾听着茵缇克丝的告发的听众，而茵缇克丝正面对着他们继续说着。

像是享受经过不错的调音的乐器演奏一样，带着无限刻薄的自大的视线，茵缇克丝从每个人那里收购到了同意。他们成为了他们自己都不希望的陪审员。

然后这一票，比现实中小刀都更深深地伤害着濡羽。

「这个女人先用色相骗得邦卫一族，然后以让京都的核心同<朱雀兽的异界>相连来威胁。这女人试图通过这虚假的威胁让他们认可自己哟！」

「那是乌德尔公爵的——」

「抱歉啊。公爵已经不能说话了。」

如悲鸣般的濡羽的自辩，被带着咕噜咕噜的声音突然朝自己飞过来的不停地转动的球状的一部分打断了。然后濡羽自觉到自己正（跪下）用手拄着地。

在鸣响的心跳的轰鸣声和扭曲的视野中，浑身是血的濡羽发现饮恨的乌德尔公爵的头颅正仰望着自己。

「只要是为了自己不论谁都能张开大腿——」

「不是这样的……呜……呜呜……」

是从体内往上冲的恶心吗，还是悲鸣呢，还是呜咽呢。

「是这样吧？喂，濡羽？」

「啊。……啊啊」

只顾着忍耐拼命涌上喉头的痛苦，濡羽仰视着眼前的黑影。浮现出像是把一切都能冻成坚冰一般的疯狂的笑容的茵缇克丝，带着一如平日那样与其说是温柔不如说是甜蜜腐烂的声音，把名为话语的利刃，深深地刺入濡羽体内。

「喂，你的沙土城堡。感觉好不好啊？你觉得它不会坏掉吧？就算你的城堡坚固，你自己又怎样呢，啊？」

「不要。不要……」

抓住不觉得是自己的东西、如孩子般拼命忍住哭泣的话的濡羽的留海的茵缇克丝，对濡羽说出连濡羽都没有想到、但却真的发生了的最后一句话。

「看看吧。看后面。……瞧，要迎接的人来了。」

通往持续着的歪斜扭曲的地板的出入口的直线上，害怕着茵缇克丝的不满的人们活动着人墙凿开了一条路。在明明很远却又很近、明明很近却又很远的疯狂的距离感中，濡羽看到了从路中走出来的人，冻住了。

那是自己本来所憧憬的有着很温柔的双眼的人。

那是濡羽立下将来进行对峙的誓言的约定的人。

在简直就像是四方形的画框一样的门口站着黑发的青年，城惠。和濡羽视线相交的他，露出困惑一般、又像是痛苦一般的表情。

然后濡羽崩溃了。

她被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的感情所触动，手足无措般地、突然冲了出去。

濡羽逃跑了。

从应该值得纪念的欢迎<自由都市同盟伊斯塔尔>的使节团的庆典的宴会会场中，受到同伴的告发，发出不争气的悲鸣声，放弃了一切，逃跑了。

然后因为她的逃亡——她的罪行成为了被<神圣皇国威斯特兰迪>的万民所确定的事实。